



文明病

上海西風社編輯發行



西風社編

文
明
病

上海西風社發行

文明病目錄

第一輯 文明而黑暗

文明國的酷刑·····	默然(三)
洋鬼子的暴行·····	默然(一一)
德國虐待猶太人慘狀·····	中流(二二)
德國政治犯的生活·····	陸文表(三〇)
美國苛捐雜稅·····	默然(三五)
明捐暗稅·····	沈吟(四二)
紐約的貪官污吏·····	默然(四九)

第二輯 社會的黑幕

- 煤礦參觀記……………張沛霖(六三)
- 破壞罷工的機關……………默然(六九)
- 破壞罷工的魔王……………默然(七七)
- 奴隸市場……………畢松(八八)
- 慈善機關黑幕……………默然(九六)
- 婚姻通訊社黑幕……………袁學中(一〇三)
- 好萊塢的騙局……………夏楚(一一二)
- 紳士國的走私……………朱詩(一二〇)
- 走私妙法……………黃中(一二五)
- 口頭宣傳廣告術……………熊正瑾(一二九)

第三輯 文明的疾病

防病未然·····	詩 者(一四一)
醫院療疾記·····	藍萍心(一四九)
小病化大病·····	郭聲宏(一六一)
文明病·····	莫淦明(一六九)
可怕的梅毒·····	國 榮(一七九)
滯除梅毒·····	葉今醇(一八九)
花柳病·····	會維明(二〇〇)
花柳病院訪問記·····	嚴大椿(二一一)
黑肺·····	吳明庵(二二一)
痲瘋病人的哀音·····	藍萍心(二二五)

吞『維他命』的傻瓜……………潘君牧(二三四)

第四輯 文明的毒物

戒烟妙策……………羅一山(二四三)

酒鬼須知……………許以牧(二五〇)

英國的賭風……………張沛霖(二五七)

吃角子老虎……………顧造時(二六二)

賭徒的懺悔……………洪 鶴(二七〇)

殺人不見血的毒物……………郭聲宏(二七七)

第一輯 文明而黑暗

文明國的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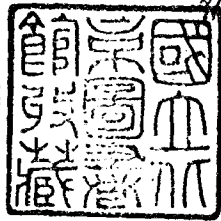
默然

(一) 英人在印度

一八五七年英國陸軍印籍軍隊的叛變。摘錄自 F. de Valdezen 所作的英人
與印人（一八七五年出版）。

〔印籍兵士組成的英國陸軍第五十五聯隊，全部叛變。英當局派尼古生上校的軍隊去圍剿，將之擊散，捕獲印叛兵一百五十人。這些俘虜被押回拍紹阿（Poona）——近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譯者註，〕判處死刑，此判決後來改為每三人中處死一人。〕

六月十日黎明時分，拍紹阿的英籍軍隊及土著軍隊，在廣大的操場上排成隊



伍，站滿三邊；空的一邊列着十尊大砲。五十個被判死刑的叛兵，給重重的鐵鍊鎖住，集合在一個角落裏，或站立着，或蹲伏着。雄壯的軍樂，嚴整的軍容，和鮮明的武器，造成一個驚心動魄，慷慨激昂的莊嚴行列。

卡頓旅團長及其隨從到場之後，在場上巡行一週，軍隊鳴砲十響致敬。副官宣讀死刑判決書，行刑手續於焉開始。

英兵把十名俘虜縛在那十尊大砲的砲口上。砲隊司令官將手中的指揮刀向下一指，大砲齊發，在濃烟迷漫中，頭顱、手臂、腿腳、及其他可怕的人體支離部分，向空飛舞。觀衆都聞到一股由燒焦的肌肉所發出來的臭味。

大砲一共開了五次；在場的兵士目擊這種殘酷的景象，戰慄不止；中人欲嘔的氣味幾乎把觀衆悶殺。

在這種可怖的酷刑中，那些被繳械的土著兵士默默地站立着，一動也不動。被判死刑的俘虜，差不多都是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的；這種臨死時的英勇沉着的

態度，在印人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

一個身體壯健的二十歲土著軍士，用滿不在乎的態度，一邊以手撫摩那尊要轟死他的大砲，一邊說，『大尉大人，不必縛住我。我沒有逃走的念頭。』

〔印度土著會長拿那於六月二十七日，把孔坡（Compoes）的英國衛戍軍趕走，屠殺城中的歐人。幾百歐洲婦孺，被囚於一間平屋裏。後來拿那聽見英軍大隊迫近，遂於七月十三日，把監禁中的婦孺全部殺死或槍斃。〕

已死和臨死的婦女在那個屠獸場裏堆積了一夜。翌晨印兵把屍體拋進附近一口井中。接着便是慘無人道的景象！

前一日沒被兇徒殺死的幼孩，在死屍堆下爬出來，帶着血肉模糊的身體，在井邊像瘋子那樣地亂走亂爬着。拿那派來收拾死屍的僕人，連殺死這些脆弱的東西也覺得麻煩，只爽爽快快地把他們一個個活生生地拋進人肉堆裏。這一次歐人全部死亡，沒有一個倖免逃出。

〔英軍於七月二十五日克復該城，由奈爾上校發出下列的命令：〕

那口堆滿可憐婦孺的屍體的井，必須慎重封妥，築成一個墳墓。……拿那叛軍屠殺婦孺所在地的房屋，不應由死難者的同胞打掃乾淨，亦不應重加油漆。

將軍決命令那些被處死刑的叛兵，用舌頭把無辜受難者的每滴血舐淨，然後就死。

等因奉此，副官將死刑判決書宣讀之後，行刑者須將每個劇犯押至婦孺被殺的房屋，命之以舌頭舐淨地板的一部分。你們必須澈底實行這道命令，使每個劇犯都得違背他們宗教的信條，心中苦不堪言。必要時儘可用鞭子痛打。劇犯做完此工作之後，即刻押至附近的斷頭台受刑，萬勿延誤。

(二) 法人在北非洲

一八三六年後法軍在阿爾及尼亞 (Algeria) 的戰役。摘錄自 Lucien de Mon-

Janac 上校給其叔父，姊妹，及朋友的書信集（一八八五年出版）。

菲立浦村，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阿刺伯人給基督徒砍頭！這種舉動對阿刺伯人心理上影響之大，是你們料想不到的：他們相信阿刺伯人如果給基督徒砍頭，便不能入天堂。所以，在阿刺伯人的心目中，一個人被砍頭，比死了五十人更可怕。

我久已懂得這個道理，因此經過我手中的阿刺伯人，很少逃得出這種溫和的處置。在我管轄下的好軍人，都受過我的訓示：捉住阿刺伯人，馬上砍頭，切勿生擒，違者必受鞭打處分。……至於當衆斬首，那是平常的事。

我的好朋友，和阿刺伯人打仗便得用這種方法啦。把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殺死。捕獲婦女兒童的時候，便把他們裝在船上，送到瑪蓋撒羣島（Marquesas Islands）或其他地方去監禁。總而言之，殺死一切不像狗那樣在我們脚下爬的東西。

瑪士加拉，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你在前信中問到我們處置女俘虜的方法。我們留下一小部分爲質。其他的拿去換馬匹，或當載重的牲畜拍賣；我們在此國度裏，就是這麼尊重『大自然所創造的人類美麗之花的』！

阿刺伯人有許多很漂亮；可愛的孩童也不少。這些可憐的孩子真有趣。在我們四個月來的軍事行動裏，有些景象給具着鐵石心腸的人看來，也會覺得不寒而慄。不過我們已經看慣了，無動於中，所表現的態度僅是沉着的冷靜。

(三) 美人在菲律賓

摘錄自 Henri Thurot 所作的阿奎因納道與菲律賓人（一九〇〇年出版）。
一個在馬尼刺僑居過的英人說了以下的話：

有些美國義勇軍的行爲有如土匪，完全不像兵士。他們每以搜查違禁品和武

器爲藉口，搶劫民家，強姦婦女，偷竊珠寶，縱火燒燬鄉村。有些兵士在潘達堪上岸，搜查嫌疑犯。他們燒燬民房及當地的禮拜堂；他們在街上遇見一些迷路的婦女，抱着患天花的孩子逃亡，便把孩子由其母親的臂間強奪過來，拋進火裏取樂。

(四) 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羣島

摘錄自 *Barthélemy de las Casas* 神父所作的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羣島的專

橫和殘酷。 *Jacques de Mirode* 譯成法文，一五八二年出版於巴黎。

在海地

那些帶着刀槍的西班牙騎兵到處屠殺，行爲之殘酷令人寒心。他們結隊開進市鎮及鄉村，碰見了土人便用刺刀剖腹，將屍體割成碎片，好像在殺羊一樣；幼童，老人，孕婦，和瀕盆的女人，也都未能倖免。

他們用種種的方法打賭；例如，誰本事最好，會看準土人腹部正中，一刀割開；誰的斬頭手法最妙；誰會一刀把五臟一古腦兒挖出來。

他們把孩子由母親的懷中奪過來，捉住兩腿，使孩子的頭顱和石頭撞擊，腦漿四濺而死；有的把孩子拋進河中，以爲消遣。當孩子沉進水裏時，他們總哄笑着說：『放你去超生吧。』

他們更用利刃向婦女小孩的身上猛戳。有時裝置一些長絞架，使那些無辜受難者的脚差不多觸着地面；每個絞架懸十三人，據說是以紀念耶穌及其十二門徒的。他們把一切安排停當，然後縱火把那些懸着的人活活燒死。

至於那些他們不願殺死的人，他們總是把他們的雙手割到幾乎和臂膀脫離開係，只留下一層皮連繫着，要斷不斷地，然後釋放他們，對他們說，『把這些信條帶去，把你們所受的待遇告訴那些逃入山中的土人。』

(譯自巴黎“Capouillot”)

洋鬼子的暴行

默然

人類歷史上充滿着酷刑和殘暴行爲的記錄；西班牙宗教裁判時代，中世紀，法國革命，及其他大時代的酷刑和暴虐，是大家認爲平常不過的事情。可是很少人知道酷刑是我們今日所謂高尚文明社會的一種重要工具。現代行刑者手段之毒辣，技術之高超，真要使西班牙宗教裁判時代的行刑專家覺得自歎不如，甘拜下風呢。

暴行之能夠代代相承，流傳至今，大抵是得到宗教勢力和政治勢力的鼓勵，同時也獲得刑法的暗中幫助。酷刑的效用，隨人類物質文明而發展，今日已經成爲政治上的一種主要工具了。

由歷史的觀點上看起來，現代西方國家的酷刑中心是蘇聯，義大利，德國，

和美國。

讓我們先由蘇聯講起。在一九一七年，當克倫斯基（Kerensky）在蘇聯革命政府裏掌權的時候，則秦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名字還沒有人曉得。一年後，他被政府委任為「撲滅反革命，怠工，和曠職行動的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名字便一躍而成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恐怖代名詞。這個委員會事實上是政府的密探總機關，普通叫做 Cheka。

這密探機關在蘇聯內戰期間極為活躍。據可靠的統計，在那八年中，它所殺死的人，每年平均都在二十萬以上。這機關共有工作人員數千，政府官員也須非正式地和它取得聯絡，隨時報告從事反革命工作的個人或團體，以便對付。

在這個環境之下，錯誤，暴行，和冤枉的慘事，是不可避免的。這裏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當時因錯誤致死，含冤莫白的可怕情形。這故事是由一個前任蘇聯政府人民委員（一九二〇年在蘇聯任職，今則僑居國外）一部未發表的回憶錄

裏摘錄出來的：

「我記得在一九一八年，蘇聯人民委員會曾舉行一次大會，討論鐵道工人糧食的問題。則秦斯基常常跑來列席，一語不發地坐着，傾聽委員們的議論，聽了一半，便靜悄悄地溜出會場。這天他又來參加會議，坐在離列寧不遠的地方。這場會議非常枯燥乏味，可是當時所討論的問題十分嚴重，所以大家的情緒都很緊張。」

「列寧在參加討論會時，舉動常常很隨便，不拘細節。他不大注意各委員的演說，時或站起來散散步，坐在別人的身邊談話。他也常常寫些紙條，叫人送交各委員，彼此筆談。」

「這天，他寫了一張紙條給則秦斯基，問道：『獄中現在有多少政治犯？』則秦斯基覆道：『差不多一千五百。』列寧讀後在這數目的前邊劃上一個十字，又把紙條送還則秦斯基。」

「於是一樁奇怪的事發生了。則秦斯基站起來，目不旁視地走出議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那張紙條或他離場的舉動。到了第二天，大家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情。原來則秦斯基以爲列甯所劃的十字是一道行刑的命令，當天晚上便把那一千五百個政治犯全都槍斃了。

「可是列甯並不要他槍決這些政治犯。則秦斯基誤會他的原意了。列甯往往在報告上劃了一個十字，表示他已經閱過。於是，當委員們正在討論鐵道工人的糧食問題時，一千五百個政治犯不明不白地被殺了。」

有個名叫伊撒培 (Isat'eva) 的人，曾搜集到許多關於這時期蘇聯密探機關暴行的故事。他講到一個名叫潘克拉托夫 (Pankratov) 的農夫，曾親手殘殺過幾千人。這個担任密探工作的農夫，外表上是個很恬靜和平的人，生性則陰險暴戾。他那種忠於職守的精神，真是罕有。他甚至把每天領到及用掉的子彈數目，詳細登載起來，以供參考。他在行刑的時候，往往殘忍無情地把犯人鞭打一番，

接着用手槍在他們的臉上痛擊幾下，然後才心滿意足地開槍，結束他們的狗命。

奧德沙 (Odessa) 地方有個名叫約翰生 (Johnson) 的黑種巨漢；他的刀割手術，非常巧妙。他只要很敏捷地把刀使用了幾下，便可以把人身上的皮肉割得有條有理，筋肉畢露；到這時候，無論多麼堅強牢固的筋肉，也儘可以寫寫意意地用手拉出來了。

伊撒培又講到一些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其中有一個名叫格勒賓紐考伐 (V. Grefennikova)。這女「英雄」開頭拜上述的約翰生為師傅，可是過了不久，已經另外創造了一種凌遲犯人的妙技。她有方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把犯人的身體割成碎片。為珍護自己的衣服起見，她在行刑時，往往脫盡衣服，赤裸裸地一絲不掛。這女人也許很缺乏羞恥的觀念，可是氣力和殘酷的心腸，却是一點也不缺乏的。據說，她在六星期內，一共殺死七百人，平均一天殺十五人！

蘇聯十月革命之後，革命黨和保皇黨的鬥爭，並沒有完全停止，雙方勾心鬥

角，陰謀詭計還是有增無已。則秦斯基在一九一八年，發覺一個組織嚴密的反革命團體。這秘密團體的領袖，是個極聰明的陰謀家，名叫沙文考夫（Shvilkov）；他一方面組織暗殺黨，謀刺革命政府各領袖，一方面又計劃在莫斯科實行武裝暴動。

則秦斯基偵知沙文考夫在莫斯科；可是這人行蹤詭祕，神出鬼沒，無論用甚麼方法，都捉不到。恰巧則秦斯基部下有一個小軍官，曾在莫斯科波克羅夫醫院治過病，跟院中一個看護婦發生戀愛。有一天，這看護婦跑到密探機關，慌慌張張地報告說，那小軍官曾在暗中告訴她：有人計劃在莫斯科實行幾次有組織的暴動，目的在推翻政府，屠殺擁護政府的人員。那小軍官叫她暫時離開莫斯科，以避免萬一的危險。

則秦斯基立刻派出暗探去監視那小軍官的行動。有一天，他們曉得他到馬利勒新斯基街一座房子裏去，馬上通知總部，派大批警探到該處抄搜。原來那裏便

是『國家與自由防禦同盟』的一個辦事處。這次的陰謀，計劃得非常草率，一包包的重要文件，塞在書桌的抽屜裏，炸彈與手槍則堆在床底下。警探抄獲這些重要證據，同時捉去十三個叛徒。三天後，他們探知該同盟總機關的所在地，又捕獲許多要員。沙文考夫逃至外省，銷聲匿跡，不知去向。這叛黨機關的人員，幾乎全數被捕，在密探總機關的地窖裏受刑就死了。

今日西方各國最流行的酷刑，大都是許多世紀以來所用的方法。現代的人類在這方面當然也有幾種『新發明』，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祖宗是酷刑的妙手哪。

17

德國國社黨和義國法西斯黨最常用的兩種酷刑，都很簡單，而且歷史也很悠久。這兩種酷刑是長時間的鞭打，和灌蓖麻油。蓖麻油數量普通是由一品脫至一夸爾。把這麼一大杯的蓖麻油吞進腹裏，結果如何，可想而知。此種酷刑有一個妙處：就是這一大杯蓖麻油，可使腸胃五臟破裂，流血不止，外表無甚異狀，而

且可以延至三四天後才死，報告上儘可寫着『病死』，或『壽終正寢』等字樣，不至留下甚麼酷刑的痕跡。

然而，這還不能算是德義兩國的『正式』酷刑。要看驚心動魄的『正式』酷刑，還得到『集中監獄』這一類政治犯監獄去。下面一段話是郎何夫（Wolfgang Langhof）在集中監獄裏過十三個月監禁生活的經驗談：

『他們的面部到處是傷痕，兩耳破碎，嘴唇裂開，眼睛滿佈着血筋，紅腫得怕人。……獄吏的木棍，雨點般地打在我的身上，我的身體、鼻孔、嘴巴、都流着鮮血。我動也不能動，頸部和臂膀腫起來了，門牙全部打落，全身皮肉脹得很痛，皮膚上紫、藍、黑、青、紅，各種顏色都有。……』

那些不幸跟『阿利安』（“Aryan”）種的德國人發生肉體關係的猶太女人，所受的酷刑尤其可怕。行刑者第一步先把那女人的衣服脫得精光，然後用鞭子痛抽一番；接着把她的頭髮剃光，迫她喝下一品脫的蓖麻油，最後用一種擦不掉的液

質，在她的裸體上寫了一些猥褻的詞句。到這時候，刑罰的「儀式」才算完畢；奄奄一息的可憐女人，被拋在一邊待死了。

義人發明了一種的新酷刑，其功用是把一個人打成碎片！他們特製一種大頭棒，尾端比中部較重，頗為柔韌。使用這種木棒的行刑者，均訓練有素，用假人練習過，所以技術極為精良。

經驗豐富的行刑者，總把木棒向犯人的臉孔下部打下去。他們為避免打死犯人起見，普通總不敲破頭顱的。擊碎牙牀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牙牀破碎了的犯人，半死不活地躺了幾個月，除呻吟之外，自然不會痛罵他們的獨裁者了。

至於在所謂自由國度的美國，酷刑也是司空見慣的玩意兒。不過，美國的酷刑，不以手段之細膩見稱，而是以氣勢的雄壯見長。酷刑的滋味，嚐得最深者莫如黑人，因為在美國南部，私刑，塗黑油，甚至炮烙之刑，都是常有的事。

可是在美國其他各地，曉得用酷刑的人還多着呢：監獄當局，匪徒，破墻罷

工者，和警察，都各有其巧妙的技術。最近有三個居住密西西比河岸的黑人，因犯罪嫌疑，被捕入獄；監獄當局爲迫出他們的口供起見，把他們吊在樹上，脫盡衣服，用釘有金屬扣子的皮帶痛抽，弄得背部皮開肉綻，血肉模糊。三個黑人被打得死去活來，只好含冤莫訴地供認了。後來最高法院發見他們無罪，才沒判定死刑，可是他們這一場苦，已經吃得夠了。

匪徒和破壞罷工者以鞭打槍殺爲拿手好戲。可是他們在施行這些技術之前，總要先把仇人的耳朵和舌頭割掉；用扣針和牙籤插進他們的指甲下；又用香烟點火器燒灼他們身上的嫩肉，才覺得心滿意足。

此外，警察局鞭打犯人的手段，也得提起來說一說。你願在不飲，不食，不睡的狀態下，一連給偵探們輪流審訊九十二小時嗎？你喜歡被人家強迫張眼注視一盞幾千燭光的電燈，一連幾小時不准閉一閉眼嗎？你喜歡讓人家用木棒痛擊喉核，一直擊到口吐鮮血嗎？

這些痛快的玩意兒，可以在美國的警局裏面看到。還有一種酷刑，叫做「輕擊」。行刑者把犯人縛在椅上，然後用一條橡皮管敲他頭顱，使他的頭腦裏感到一種震盪的劇痛，同時不使他失去知覺。差不多每二十秒鐘敲一下，不急不徐，跟機器一樣準確。犯人翌晨到法庭去受審問時，這種傷痕是看不見的；可是他的頭腦，覺得非常靈敏，這種不舒服的感覺，至少要繼續幾星期或幾個月，才會消失。

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裏，這一切暴行和酷刑，居然還存在着，而且有變本加厲之勢，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之事。可是這還不足為怪；頂奇怪的現象，倒是社會人士似乎很少知道這種事情，而且，縱使他們知道，他們也是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的。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各國報章雜誌的時事評論）

德國虐待猶太人慘狀 中 流

反猶太的怒潮由東邊又蔓延到了西邊；納粹化了的維也納現在是青出於藍的勝過柏林了。那兒的人民祇要沾到了猶太的一點影子，都要遭到無情的虐待。據維申希安（Vincent Sheean）的估計，自納粹跨進了奧地利的版圖以來，上兩萬的猶太人被捉進了集中營。他們的產業悉遭沒收，他們的肉體受到最橫暴的凌辱。如果不是親眼瞧見，簡直不能令人相信：虐待是會那樣的殘酷。在近世紀中，從未有一個國家會野蠻到如此地步，去滅亡她自己的人民，去摧殘文化和人道。我不勝，而且不忍去敘說這麼許多罪孽，這裏，我祇將我在大使任內，遇到的最顯著的幾樁事實說一說。許多是我親身經歷的；有的都有真憑實據；其餘的也都來自非常可靠的情報。

這震撼了歐陸的反猶怒潮，其實，全是喬里斯曲 (Julius Streicher) 的衝鋒報 (Der Stürmer) 上一手煽動出來的。在那張報紙的封面上，印着一行永久的標題：『猶太人是我們的國蠱。』在這生動的命題之下，新聞欄中便載滿了各種『萬惡猶為首』的事實，下自一個猶太店員，因娶了一個基督教女子，便算『汚沾』了亞利安種 (Aryan race) (註) 的尊嚴，被執行了閹割的刑罰；上至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和布區斯特兩處地方大捕著名猶太學者和科學家的消息，都詳細的描寫，淋漓盡致。自然，全部的報紙乃充滿了反猶的情緒。

任何人祇要不同意於納粹的政綱，便被命名為『國際猶太種的嘍囉』。斯曲氏譏諷我們西方的民主是『猶太的渣滓』，照他的說法，道威斯計劃 (Davids Plan) 是一個猶太人的計劃，道威斯的真名是達維登生 (Davidson)。因為摩根

(註) 亞利安種 (Aryan race) —— 德國法律規定凡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以後沒有猶太祖宗的為亞利安種。

(J. P. Morgan) 幫助了德國的敵人的財政活動，他的名字便「證實了是摩金司登 (Morgenstern)」。斯曲氏甚且認為大主教也是猶太人，他的真名是弗克斯丁 (Finkelstein)。

今日的每個德國城市中，在飯館和商店的門窗上，都掛着挺大的標語：「與猶太人談話或交易者卽德奸」；「猶太人到此格殺勿論」。當去年反猶怒潮高漲的時候，大批衝鋒隊無緣無故的闖進了各家飯館，把裏面的猶太人全抓了，關進牢裏。老年的人遭到羣衆的毒打；一個很有地位的猶太婦人給自汽車上拖下來，被逼迫着掃街，「如此才算顯給世界上看看，半個猶太人也逃不出德國政府的手掌。」猶太人常常在開得飛快的火車上，給推下來，常常當着他們孩子的面前便毒打或槍決；當他們出現在街頭時，不是遭罵，就是挨打。

猶太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常常被召到警署裏去詢問和檢查。「詢問」是用嚴刑拷打的；「檢查」便是劫奪猶太人身上的珍貴物品的代名詞。當他們在等

候傳問的時候，他們得面壁站着，一次要站上好幾個鐘頭，常常要到他們力竭不支才能。即使是那最輕的『犯法』——像向亞利安人說話，或碰了亞利安人吃的東西——他們也要被判很重的罰款或關進牢裏去。

法庭很少有爲猶太人伸雪的；一個商人給衝鋒隊搶去了值一千六百馬克的貨色，結果判決賠十二個『分令』（Pfennig）。在馬得堡（Magdeburg）一個猶太青年因爲請一個亞利安姑娘一同去看了次電影，便被判徒刑四星期。在巴拉斯來（Breslau）一個猶太律師因爲躲避羣衆的毆擊，跑到警署裏請求保護；結果，反被逼着跳足露體，搨了塊寫着『我以後不再請求警察保護了』字樣的木牌，在大街上遊行示衆。一九三六年時，放逐了的猶太作家史丹福勒克司（Selma Lurk），在國際聯盟大會前開槍自戕，便是爲了抗議這些慘酷的事實。

這種虐待的範圍，並不專限於猶太人的領袖人員，或是妨害希特勒政權的人們。不論是孩子，老年人或殘弱的人，全一體待遇，沒有寬容。在一九三七年四

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納粹秘密警察自三十三個猶太人的孤兒院，保養院和養老院中，把上千的人逐了出來。幾百個孩子全流浪在街頭無家可歸。兩百個老年的猶太人，原都是規定了一律供養到終老的，全淪成了市井乞丐。同時，還有二百五十個猶太女工，全自克金漢區 (Kanger heim Home) 逐了出來，爲了那兒要改作衝鋒隊的營房；但這些被搯了的青年女工却無人過問。

在德國的公園裏，一類長椅上全漆着黃色，『專爲猶太人使用』。祇有猶太參戰軍人的後裔才能進公立學校讀書；而他們也是坐在後面的黃色長椅上，靦靦的讓人家呼着『猶太！』今日的德國法律已經明白禁止了猶太人擔任較上等的職業。在德國，孟得梭 (Men delsohn) 和其他猶太的歌曲全不准演奏，猶太家著的書全公開的放火焚燒了。

在德國和波蘭城市中的猶太人商店或住屋，常常遭到人們擲石子，搶劫和焚燒的厄運。孩子們都受飢寒的交迫，憔悴得失去了人形了。他們全是靠着在美國

的親戚或友人的接濟度日子的，但那些接濟送錢的方法，又異常困難；經過幾手一轉之後，最後到達他們手上的數目，真是微乎其微了。

德國又訂出了一種最嚴厲的『條例』，蓄意要把猶太人的商業逐出去。在紐倫堡，每家猶太商店的前面，都給貼上了一張大標語：『買猶太貨者即是不忠於日耳曼的德奸。』去年十一月裏，但澤的警察把猶太人的財產凡上五十萬元的都沒收了，說是爲了『要避免猶太資金的外流』。

在那『條例』之中，還有一個惡毒的方法，便是所謂『檢定稅額』的。納粹的人員均有特權可以任意跑進一家商店，去驗貨物，『以便決定稅額』。這『檢定』常常會『檢』上好幾個星期或月頭，而最重要的，便是在這『檢定』期間，受『檢』的貨物，一律不准出賣。於是乎，等到『檢定』完畢，這家商店也只好關門大吉了。

猶太的亡命客，乘火車到邊境的站上時，還要付一筆『出境費』。而且差不

多每天都是一般的，一批一批的押到警署裏去混身上下大搜一番，看有沒有私帶錢幣出境。據在從前德奧邊境的納粹檢查員說，常常一天的收入要達三千萬『錫令』(Schilling)。

猶太的亡命客，如果說了幾句反對希特勒的話，即使他身在外國，也是凶多吉少的。德國的著名哲學家萊森教授 (Professor Theodore Lessing) 已經被逼亡命在捷克了，但結果仍然給納粹的獵犬找到而暗殺了。一九三五年，一個叫福密斯 (Rudolf Formys) 的宣傳員，棄職逃到了勃拉格，納粹人員狙擊了他五次，最後終於把他打死。

當希特勒上台的時候，德國也祇有五十萬的猶太人，不到全德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在五十萬的數目之中，近十萬人是在大戰中效過力的；有三萬五千人還受過勇敢的勳章的。著名的德國天字第一號飛將軍里却森芬男爵 (Baron Manfred von Richthofen) 便沾着猶太的血統的。

我的提供這些事實，即在證明納粹黨人說猶太人是不知廉恥的蠢賊的話，完全毫無根據。猶太人也根本沒有『排擠』亞利安人的一回事。今日在德國，猶太人只剩了四十萬人了，多麼少的數目啊！並且，我們應該指出德國的猶太人並不是外人，他們祖居在德國已經好幾百年了。

這些事實足夠證明了德國今日的反猶運動根本不是一個合理的行爲，而且，也並不會得到全部德國人民的贊同的。這不過是希特勒一己玩出來的花樣。他見到戰後德國的慘狀，人民頹敗每况愈下，於是乎，乃想到移禍江東之計，在國內掀起一件新的刺激目標，讓人民們的情緒重新鼓舞起來。

這一張不幸的紙牌落到猶太人的頭上了。希特勒檢起了歷史上的反猶運動變本加厲的加以發展，使之成爲一帖納粹政權的強心劑。希特勒預測到一九五〇年時，猶太人便在德國絕跡了。不是給逐出了國外，便是給殺光哪。

(William Z. Dodd 原著)

德國政治犯的生活

陸文表

大凡文明國家對於政治犯都較普通囚犯爲優待，但在德國則不然。政治犯的生活不但不較普通囚犯爲優，而反更苦萬倍。最近有一個被釋放的德國政治犯丁君，他在一九三四年三月被判三年六月的徒刑，在這三年六月中他曾歷盡人間最苦痛，最悲慘，最殘酷的生活：下面便是丁君出獄後告訴人家關於這三年六月政治犯生活過程中，所見，所聞，所受的大概：

判決書下後第二天，我便被解到近荷蘭國境巴本柏 (Papenburg) 地方的囚犯營裏看管。這是一個低濕的地區。各處都是淺澤和小樹林，沒有鄉村，沒有居民，我們囚犯營的四週都密佈電網，中間有十間黑暗而不通風的矮屋，每間容納一百個囚犯。囚犯們日間工作，晚上便被塞進這些矮屋裏睡覺，床不用說當然不

會有的，一堆稻草便是我們的墊褥，稻草差不多每年更換一次，所以不但憐得可憐，並且還生惡臭，中人欲嘔，睡覺只許五小時，不准多睡一分鐘，晚上睡時，絕對禁止囚犯離開房屋一步，或任意將窗開啓，若是不慎犯了這過失，躲在黑暗裏的守衛兵便立刻會送你一顆子彈，因為囚犯晚上不准離屋，於是達到大小便急時，就只得便在室內。屋內的空氣本已很惡濁，外加了這些大小便氣味，可以令人中毒而死。獄吏對待囚犯可說再兇也沒有，動不動便是惡罵，繼之以腳踢，或是鞭撻。囚犯每日的工作一點意義沒也有，所以設這種工作的目的，也無非使囚犯多受些苦而已。

每天吃的東西惡劣得可憐，麵包壞得不能下咽，進營後，我從沒吃過一葉新鮮的菜，所以到了那邊的人，誰都患胃病。有一次上面發下腐魚佐膳，第二天三百多囚犯便同時臥病不起。囚犯的食物遠不及幫助守營的警犬的食物好，所以我們有時冒着絕大的危險去偷警犬吃的東西，若是不幸警犬已將食物完全吃去，我

們便將吃剩的肉骨頭拾回去放在嘴裏細細咀嚼辨味。人不及獸，這是我們人類的恥辱！

我們那裏的氣候非常寒冷，除了夏天外，不論在春天或秋天，冬天不必說，我們總是覺得惡冷。原因是因為囚犯的衣服太單薄了，並且一年四季始終是這一套，從不更換。有時因為奉命在水中淺沼中工作，把衣服弄得濕透了，晚上回去沒有衣服更換，便只好將濕衣完全脫下，讓風吹乾，預備明天再穿。這一夜便只得赤裸裸沒有衣穿，冬天也是如此。

過着這種非人生活，誰不想逃。記得我剛進營時，五號屋內有幾個囚犯，設計越荷蘭國境脫逃，但是內中有一個囚犯突然變了心，作奸細，將這計劃向營官暗中告密；營官得息後，乃假裝不知，讓這幾個囚犯按照預定計劃脫逃。但是當他們逃至半路時，埋伏在路側的守衛兵的機關槍已連珠般的向他們掃射，結果圖逃的五個囚犯二死三傷，受傷的三個重被拖回營去，科以最殘酷的刑罰，使他們

跟隨着已死的兩個靈魂一同往天堂去。此事隔了一年後，又有一個四號房內的囚犯設法圖逃，行未幾步，被守衛兵發覺，一顆子彈打傷了他的腿後。他便跌倒地上。守衛兵走近他身旁，毫不遲疑的又送了他一顆子彈，結果了他的生命。

營中責罰囚犯最普通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飢餓，不使囚犯吃東西，連水也不許喝。第二種是鞭撻，鞭撻的方法非常特別：普通在工作完畢後舉行，營官先命囚犯挨次站立，囚犯背後站着兩排國社黨兵士，三架重機關鎗，瞄準對着我們，重機關鎗後還有輕機關鎗和自動來復槍。在我們面前，安放着一架鐵製的鞭撻架。一切都預備好，營長便開口宣佈這天應受鞭撻囚犯的名字，和其罪狀，宣佈畢，兩個營卒便將第一個應受鞭撻的囚犯用繩牢牢縛在鐵架上，然後由另一人取出一根長一米遠，粗如手指的皮鞭，（皮鞭平時放在盛水的白鐵盒內，囚欲使鞭子保持柔軟性，易於揮動，）猛力往囚犯身上抽去，鞭到身上，皮肉立刻裂開來，血從褲管溢出，受鞭撻時不准叫號，還須高唱德國國社黨黨歌，若不願唱，

鞭子便不停的往你身上抽，抽得你屈服了才能休。歌唱完了，鞭子也停了。但是普通囚犯唱了兩三句後已失去了知覺。剛到營來的囚犯，看了這種慘無人性的酷刑，也時常會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每星期這種鞭撻的慘劇，我們得時常看幾次。

不但男子時常會遭受這種酷刑，女子也是如此，有一個同伴告訴我說在何漢士丹地方有個女子監獄。這監獄暗而臭，犯人除了水和硬麵包外沒有別的東西可吃，獄卒對待女囚如同牲畜一般，雖是年紀已老的女囚，也時常會遭受鞭撻。年輕的女囚更可憐，除了怕遭受鞭撻外，還怕遭受污辱。不久以前，有一個名字叫蘭士（Lea）的女囚，被副獄長姦污，全獄的人都知道她已懷孕了。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被解到另一獄去，以後便從沒有人聽見過關於這不幸女人的消息了。

（譯自法國“Vu et lu”）

美國苛捐雜稅

默然

美國某小鎮的報紙曾刊登過下面的一封信，署名者爲「約翰唐奈」(John A. Doney)。

「先生，——現在我再也沒有力量可以繼續定閱惠特尼岬報知新聞了；我的經濟狀況已經墮落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了，因我受了聯邦法律，大母娘 (Mother-in-law)，不法之徒 (Outlaws)，州法律，郡法律，和團體法律的夾攻，踐踏，蹂躪，軋扁，壓榨，不但已經體無完膚，而且也已經粉身碎骨了。我不知道我是甚麼東西，也不知道我在甚麼地方，更不知道我爲甚麼存在。這些法律強迫我繳納商人稅，資本稅，存貨稅，地產稅，財產稅，汽車稅，煤氣稅，自來水稅，電燈稅，雪茄稅，烟草稅，街道稅，學校稅，地氈稅，和狗稅。政府把我的商業完全

統制了，弄得我糊裏糊塗，不知道我的商店是屬於甚麼人的。我受人家的猜疑，檢查，輕蔑，抄搜；我須獻出金錢以滿足人類的一切需求，慾念，和期望；因為我不願去乞錢，借錢，或偷錢以供給人類的需要，於是我受人家的咒罵，議論，非難，排斥，制裁，批評，誹謗，讒言，責備，貶損，蔑視，和搶劫了，弄得我一敗塗地，不能自拔；所以我現在對此生還戀戀不捨，不願即死，其唯一的原因乃在想想看這一團漆黑的世界還會弄出甚麼新花樣來。」

這並不是在說笑話啦！

克魯特 (Samuel Crowther) 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星期六晚郵上，用驚人的簡潔句子說出今日美國捐稅和納稅人的確實情形來。下面是他文章裏的一些扼要的話：

美國自從推行復興運動以來，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開支浩繁，經費預算大為增加，使你再也沒有財力可以繳納日益繁重的捐稅，再也沒有力量可以負擔政府

的財政了。現在政府所用的款子有一半是由借債而來的。這些借來的債款將來當然還要你們這些老百姓以加稅的方式清償的。

美國共有二十多萬個聯邦的，州的，和地方的收稅機關，都虎視眈眈地在等候你的銀圓。在一九一三年，你所賺的每十五元五角僅有一塊錢付捐稅。到一九三二年，每五元就得付一塊錢的捐稅，在復興運動的新政下，每四元就得付一塊錢的捐稅。以現在的增加率而論，不久你賺了四塊錢就得付一元五角的捐稅了。

美國政府現在一年的經費約達一百五十萬萬元，其中三分之二須由那些每年入款在五千元以下的國民負擔——在這些國民中，有許多還以為他們沒有付甚麼租稅呢！世界上最古舊的政治玩意兒，是把事實上付捐稅者的雙眼掩蔽起來，使大家以為捐稅都由富翁負擔。捐稅只能由所出產的東西得來，不管寫付稅的支票者是甚麼人；例如，捐稅不是由土地徵收起來的，而是由土地所產生的東西

——如房租或五穀之類——徵收起來的。因此壓榨一間大公司，便是等於壓榨公司中的工資階級：一間大公司不過是一條自來水的總水管，使資本，貨物，和勞工可以集中起來；自從捐稅率超過商人的贏利之後，貨物和工資也必須繳納捐稅了。工資平均佔出品成本的百分之八十五，這麼一來，捐稅終於把工資的購買力完全破壞了。

你在購買東西時須繳納（一）公司入款稅，（二）額外利潤稅，（三）資本存貨稅，（四）汽油稅，（五）製造品國產稅，（六）私人入款稅，（七）貨物執照稅，（八）職業執照稅，（九）電燈稅，（十）交通運輸稅，和（十一）保險稅。有些貨物除這些稅之外，還須付別種的稅；其他的貨物則可以少付幾種稅。

在你電話賬裏，你每年平均須付六元七角六分的稅。你打電報時所付的賬，大部分是捐稅；因為電報公司的純利，有百分之六十是納給政府的捐稅。如果你

是煤油公司的股東，你每股平均只能得到一元零二分，而政府所得的捐稅則達五元二角三分之多。

當你在汽車添油店買汽油或煤氣時，你除付看得見的捐稅之外，還另外須付二百種看不見的捐稅；你如果有一輛小汽車，那麼你第一年平均須付六十二元七角二分的稅；一塊麵包到你的餐桌上來，沿途至少須付五十二種稅；每塊麵包平均須付兩分錢的稅，麵包師和麵包商人所得的利潤還沒有這麼多呢！

你由藥店裏買來的一瓶藥水，在製造者的手中須付九十四種稅，在藥店老板的手中又須付七十八種稅。當你買香水，化妝品，和香粉時，你所付的錢有百分之十是捐稅。當你買牙膏和肥皂時，你所付的錢有百分之五是捐稅。當你在吸香烟時，你所吸的大部分是捐稅啦——政府所得的比農夫，製造者，和零售商人都多。當你買一座鬧鐘時，你須代製造者付百分之十的奢侈捐，以及另外三十多種稅。辦理一次葬禮須付一百五十七種捐稅；其中五十六種由棺木等必需品的製造

家繳納，五十一種由殯儀館繳納，五十種由墓地管理人繳納。

如果那麼多錢不拿去付捐稅，你知道你的收入或進款共有多少嗎？一間僱用一萬六千人的公司，每年須代每個僱員繳納一千五百二十五元的捐稅，而僱員每人每年平均只得一千七百二十五元的報酬。

在社會安全法令的推行下，各種貨物的價錢將增高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因為政府要舉辦老年恩俸，為僅佔居民百分之三的老人謀利益啦——事實上這些老人家能否獲得利益，尙屬疑問。如果不提高物價，還有一個辦法便是減低工資和薪俸。兩種辦法結果都是一樣的，這種無其名而有其實的捐稅，可說是最殘酷的，最可怕的捐稅。

政府徵收一種捐稅，其意義不外是：政府比你更曉得怎樣用你的錢。現在捐稅佔國家入款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如果捐稅增加，佔國家入款的百分之三十五，那麼社會主義的制度便實現了——也許無其名而有其實——那時你便

要變成政客的抵押品了。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你所賺的錢不是你的而是國家的。

(節譯自倫敦“Medley”雜誌)

明捐暗稅

沈吟

美國的生活程度，從前一向被稱爲是世界各國中最好的，但是現在也受到嚴重的打擊了。這打擊全是由於稅收的增加，統計這些稅收對於我們飲食衣着一類必需品，每天徵收至二千二百萬金元之鉅，這使貨物的成本增高，將我們的購買力削低百分之十二，平均每年每人增加了五十三元八角至六十九元二角四的捐稅。

這種負擔日重，使一班美國人和他們的家庭，尤其是一班每年收入二千五百元以下的人（這一類的人佔全美人口百分之九十一），經濟的狀況日形不支。但是，美國人自己還莫明其妙，而現代捐稅之改頭換面，朦朧欺人，其特點也就在此啊。

現在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他們所收的捐稅，平均百分之六十都是暗稅。那就是說：人民買貨物時，實際上雖負擔了捐稅，但是一點都不會覺察出來：因為各種捐稅都已算在物價內了。在普通的一班美國家庭內（包括那班每年收入一千二百元至一千八百元的家庭），間接的捐稅可達到三百元之鉅。就是收入較豐的人家，那付稅的情形也不見得大好，每年的薪俸若為五千元，那麼其中一千元都付了捐稅，跑到政府的國庫裏去。

現在且讓我們窺探一個美國人家的經濟情形，再看財政部怎樣用那些暗稅，將這家大部份的收入剝奪一空。

讓我們這樣設想一下，假設這家的主人是某辦事處的職員，每月薪水是一百五十元。他今年三十三歲，家中除他和妻子外，還有兩個孩子。全家有四個人，所以預算家用有三分之一的款項須用在飲食一方面。他的妻子於是極力節省，務使一文錢都不浪費。

譬如有一天她上菜場去買菜，她因為想要省錢，所以特地走到附近的一家聯號雜貨舖內去買。她一共買了三磅糖、三磅牛肉、兩個麵包、兩盒火柴、兩塊肥皂、一管牙膏、兩包香烟。她不禁慶幸自己會節省，因為她一共不過花了一塊九角二分錢。但是，她（以及美國千萬個當家的婦女）要是知道這一元九角二分錢中，有多少是地方捐稅，州政府的捐稅，以及聯邦政府的捐稅時，她一定要被駭呆了。

但看白糖一項，每元就須付一角八分三。換一句話說吧，若買三磅糖，每磅售一角六分，那麼買主就須付二分九的捐稅。她買了三磅牛肉，共付八角七分，而其中捐稅却佔了七分錢。那兩包香烟的捐稅，聯邦政府就須徵收一角二分。她所買的麵包，所付的價錢中，捐稅佔四分錢；肥皂，捐稅佔一分二厘五；火柴，捐稅佔五厘。這位女主人，在一天中，祇購買了這幾件東西，已付了二角七分錢的捐稅了。假使沒有這些暗稅時，她用不着花一元九角二，祇須一元六角五便夠

了。

這家對於衣服一方面，每年平均要用一百八十元，丈夫以爲：春季、夏季、秋冬季，每季至少須有一套衣服，方夠替換，因爲經濟的關係，他祇能買便宜的衣服，而便宜的衣服可又不經着。所以他花了十七元，製了一套夏季的衣服，又做了兩套，預備春季和秋冬着的，每套二十二元，一共花了六十一元。政府對於衣服所徵收的捐稅，稅率達百分之十點四九，所以他對於衣服雖僅祇付價六十一元，而捐稅却已付去六元三角九分。他的妻子買了兩件衣裳，每件十九元，還有三件，每件四元，一共五十元。婦女的服裝稅，抽百分之二十八，所以她單買了五十元的衣服，已付去十四元的捐稅，這數目之龐大，委實可以驚人了。

這家預算衣服的費用爲一百八十元，然而僅夫妻二人的服裝，已用去一百一十元。所餘祇有六十九元，憑這區區的數目，還要替孩子購置衣服，替大人買帽子，買鞋子，買襯衫，買外衣，買其他零星物件。

就是這些鞋帽零星物件，收稅的人還要大肆剝削，還是不肯放鬆。譬如鞋子吧，每人平均每年需兩雙，這一家四人就需八雙。一雙鞋平均五元五角六分，八雙鞋就得四十四元四角八分。而暗稅每雙就收去一元五角六分。此外要備置的東西尚有帽子，大衣，其他的物件，若皮鞋一項沒有暗稅的話，那還有三十六元餘款，現在經暗稅剝削，祇剩下二十四元五角二分丁。

至於家中其他的費用，仍脫不了暗稅的影響。譬如房租吧，他們每月付廿四元。而暗稅所收，幾佔該數三分之一：八月一月，九十六元一年。他們每月的電費平均為三元三角五分，每年約合四十元另二角。電費的稅率為百分之十七，所以即此一項捐稅，每年已須六元八角三分。還有電話，每年捐稅約為六元七角五分。

但看他們的收入，這麼許多都消耗在捐稅中，所以娛樂的費用所餘無幾了。他們的娛樂，大半寄於那一輛汽車上。但是，就是這一項費用，還要遭稅吏的層

層剝削。譬如他們全年對於汽車的費用爲一百六十五元，而捐稅已佔七十四元二角三分，平均每星期爲一元四角二分。祇就汽油一項，已有一百十一種暗稅，結果出一元錢本來可以走着干路程的，至此當然不得不大大的打上一個折頭。

無論到那家電影院去看電影，一張票若賣到四角，其中捐稅已佔了全數百分之十。買藥時（稅吏對於病人和健康的人是沒有『歧視』的，一律平等，）有些藥的暗稅極多，最多的達到一百七十二種。孩子們生日，若買一副棒球棍和手套作禮物，其中的捐稅佔售價百分之十。

目前一班消費者對於這暗稅的問題，因不堪剝削，已開始謀應付之策。譬如今年三月內，就有一個代表團組織成功，代表紐約五百個團體，反對當時正在提議的法案，因依該項法案的規定，物價還要增高呢，這條法案就是所謂史華德法案（Schwartzward Bill），它要向每一組連環商店（chain store），徵收一項課照稅，這稅的數目視各該組所包含的店的多少而定，由十元起，至五百五十元不

等，所以一班管家務的婦女、農夫、地產商人、工人，以及其他各色各類的人；聞此訊後，羣起反對。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連環商店若按律照付此項捐稅，勢不得不提高物價，物價飛騰，受損失的當然還是一班消費者。

希望廢除一切暗稅，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不過這樣想想罷了，就是想將大部份的暗稅給豁免掉，也是辦不到的事。因為我們現在所付的直接捐稅，無論政府怎樣節省，經費仍感不夠的。但是，既向我們徵稅，就應當將這些稅目公開，不應當使我們早餐桌上的火腿納稅，我們的房租中納稅，在我們的汽車費用中納稅，甚至於在我們身上所着的衣服中納稅，而納稅的人却蒙在鼓裏，一點底細都不知道。

(P.M. Seabone 原著)

紐約的貪官污吏 默然

世界上浪費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尤其是紐約一埠。紐約自來水的水源，是在一百英里遠的地方，水管經過一座大山和兩條河流，建設不可謂不偉大，可是自來水漏掉了三分之一，因為鉛管和自來水龍頭都有毛病。紐約的水果和蔬菜，是由三千英里外的地方運來的，可是據說有一半到目的地時，已經爛了。紐約的商人爲了莫明其妙的妒忌，不用市政府所建的碼頭，情願用別種方法去運輸貨物，結果一年多花了美金一千四百萬元，而費用浩大的現成碼頭，反而幾乎無利可得。

49

至於市政府，據市參議員哈維的統計，一年浪費美金一萬萬元，佔全部經費五分之一；據市參議員勃拉脫的統計，一年浪費美金五千萬元，不過這僅由於市

政組織的不健全，駢支機關和冗員之多，職員工作的敷衍馬虎，以及市民的漠不關心，所造成的浪費；至於官吏舞弊，侵吞公款，做投機事業的損失，還沒有包括在內。據專家的統計，紐約市每年的浪費數平均如下：

交通方面	五萬萬元。
煤煙	九千六百萬元。
舞弊	五千萬元。
市政府組織不健全	五千萬元。
港埠運輸	一千四百萬元。
水	七百三十萬元。
建築用的鋼鐵	六百萬元。
遺失的牛乳瓶	二百五十萬元。

紐約爲甚麼有這種浪費呢？原因大約有二：（一）不知道；（二）不介意。

在第一類中，最可怕的浪費是舞弊。官吏舞弊是『古已有之』的行爲，而且不僅限於紐約一埠，芝加哥及其他美國城市，中古時代的倫敦，上古時代的羅馬，都有這種腐化的情形。可是紐約的腐化情形有個特點，值得一說：手段之美妙與效率之高超，是登峯造極，前所未有的。貪官污吏的妙技，是跟着時代進展的。他們不再用造假賬，定僞合同等笨方法了，因此很難破案。而且，縱使東窗事發，局中人也不一定吃虧，有時反是升官的捷徑呢。

職業化的現代舞弊法可以分爲兩類。(一)大規模的舞弊，例如假造職員數目；多支薪俸；竄改賬目和合同；徵收『保護費』；賤價購置地產，然後由市政府以高價賣去；以市政府的名義購辦大批不必要的東西，然後以拍賣的方法自己認購。(二)小規模的舞弊，小官僚徵收放入私囊的『稅』，例如，爲了幾塊錢的賄賂，准車主隨處停放汽車，准小商人暫時不必裝置救火設備，准食品商違背衛生局的條例。

第一類的舞弊很難找出證據來，因為貪官污吏的手腕委實厲害，只有在分贓不均，局中人自動投案時，黑幕才有暴露的危險。紐約在最近幾年中，接連暴露了幾個大舞弊案，都是局中人自己拆穿的。現在舉出兩案來談談。

第一個是牛乳大舞弊案。紐約有個名叫但基吉的流氓，綽號『牛乳大王』，設立一個機關，強迫全市牛乳商人按期繳納『保護費』，並遵照該機關的規定，把牛乳及其他乳類食品中的乳量減少。這種減低牛乳分量的行爲，違背市衛生局的條例，對市民的健康影響甚大；可是但基吉是和一些貪官污吏通同作弊的，所以他敢這樣明目張胆，胡亂爲非。這個『牛乳大王』的機關，勢力極大，組織嚴密，政府無從取締。後來有個牛乳商人，不願繳納『保護費』，暗中通知當局，設下一個圈套，引誘『牛乳大王』親來收取賄賂。結果『牛乳大王』當場被捕，證據確鑿，無從抵賴，黑幕才暴露出來。

據前任衛生局長哈理士的調查，『牛乳大王』的機關，有一時期每天送出一

百二十萬「夸特」不純淨的牛乳，「這種不合衛生的東西，其所造成的悲劇，真是無從說起。」有個串同舞弊的小官僚後來供認說，他跟該不法機關合作之後，第一年得美金五萬元的報酬，第二年得七萬至八萬元。另一個衛生局的職員不敢把這麼大筆入款放在銀行裏，不得不把九萬二千餘金藏在閣樓上。此機關用以賄絡官吏的金錢，大約有三百萬元之多；可是由「牛乳大王」那方面看來，這些錢是花得很合算的，因為據衛生局的調查，牛乳商人違背衛生條例之後，每年可多得三千四百五十萬元的利益，全市市民每日平均被騙去九萬餘元。該機關居然也設有私人法庭，以審訊及處罰那些違「法」的商人，可謂大胆之至！

第二個大舞弊案發生在紐約市政府的街道清潔局裏。這一次，外界的人們又是蒙在鼓裏，毫不知情，結果還是一個參與舞弊的人自行供認，才把內幕拆穿。此人名叫老喜得，係街道清潔局的一個監工。據他的供詞，紐約市清潔局在某區裏，三十年間因舞弊的損失，當有美金一千萬元。另外兩區中，也有着同樣的情

形。他個人每星期可得二千五百元，但他須和地位較高的舞弊同志均分此款，所以他事實上每星期的特別收入只有五百元至一千八百元。他每年總計須分五六萬金給他的上司。舞弊的方法很多：如浮報工人數目，多領工資；以清潔局的垃圾車私自出租，做別種生意；偷出垃圾車裏的汽油變賣等等。

這種大規模的舞弊勾當，居然無人知道，可見市政府司賬人員的糊塗腐敗，和納稅市民的冷淡漠然。如果各方認真整頓起來，這種不法的行爲，一定可以根本消除。

小規模的舞弊行爲較不引人注意，所以消除比較困難。大批的小職員，天天在揩公家的油水，恐嚇詐財，敲竹槓，花樣日新月異，變化無窮，真是使人防不勝防。公家被榨取的利潤暫且不必提起，只看大小商人所吃的苦頭也就夠了。例如有一家百貨公司，決定裝置新的電器設備，因為不知道本地某政治團體也在做水電生意，竟把工作交給另一家水電公司承辦。一兩天後，便不斷地有人前來干

涉該公司的行政，設備，和業務；不是巡警斥責該公司的運貨車阻礙交通，就是救火會職員來嫌屋中救火設備簡陋；不是稽核員來查問帳目，就是調查員來巡視各種裝置。這些人似乎都有點故意吹毛求疵，把公司當局騷擾得沒有一刻安甯。他們於惶惑不解之下把實情調查一番，才發見自己的錯誤，於是便趕快和那家有政治背景的水電公司做生意，另外還送五千塊錢給那些後台老板買酒喝，一切就立刻平靜下來了。

又有一間大公司，決定在紐約建築大廈，可是因為打地基的工程沒有包給『適當』的建築人，竟至困難叢生，無從開工。這間公司在世界各國勢力極大，可是在『當地』却一籌莫展，不敢惹那些小政客，豈非怪事？

至於那些『小傢伙』，小商人，更是給那些無賴吵得沒有一刻平安，房屋建築不合法啦，違背衛生條例啦，要假造這種罪名當然是很容易的。錢一拿出來，情形便立刻變了。在這種制度之下，紐約有些人是永遠在憂惶恐懼中過日子的。

工人大約都曉得每週得把幾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裝在信封裏，放進某個不知屬於何人的箱子裏，工作才有一點保障，否則隨時有失業之虞。到市政府尋找工作的人，參加必要的考試，辦完一切手續之後過了很久，還沒得到甚麼回音，頗覺不解。後來有人給他一點暗示，他才恍然大悟。他把一百塊錢——當然是普通的鈔票啦，因為支票有點不妥當，——放在適當的地方，一切便十分順利；他終於有工做了。接受賄賂的人們，在某種限度內是很有信用的，因為如果不然，生意是會清淡下去的啊。

當貪官污吏還有相當信用時，那些『小傢伙』知道無法可想，只好依經濟能力所及，情情願願把錢交出來。一代又一代，情形總是這樣。紐約小規模的舞弊者，很懂『鵝生金蛋』的寓言的道理。他們所要求的，並不超過那些可憐的『小傢伙』經濟能力所及的範圍。一個吃過虧的人歎了一口氣說，『他們的計算，比政府所定的稅率，還要適當準確呢。』現代『舞弊學』以統計的精確而論，也許

有點科學價值；可是除此之外，它代表千萬金錢的浪費——這些錢沒有一個銅板不是直接間接由普通市民的腰包裏強挖出來的。市民雖則納了兩重租稅，可是他們還不能享受應享的市政利益；因為市府大小官吏的職位，都是以金錢買來的，大家自己也覺得沒有好好做事的必要了。

紐約市的預算表確也是現代統計學的另一偉大表現，可惜細究內容，很有令人生疑的地方，可謂美中不足！這預算表是美國最大的，經常費每年平均五萬萬元。市府職員之多，竟與美國全國常備軍數目不相上下；每年支出薪俸計共二萬萬三千五百萬元。

收支款項已是如此之大，預算表照理應該是很有系統的了。可是事實上情形並不如此。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紐約的會計制度不會有人注意研究過，也沒有人發表過報告；——只有一次給一個中國留學生拿去做博士論文的材料。

紐約的預算表每年由「預算分配董事會」製定之後，依手續交給市參議員審

查。可是那六十五個市參議員，都是極端懶惰而懵懂的笨傢伙，對預算表是從來不看的。事實上那近四百面的預算表，厚厚的一本，內容全是冠冕堂皇的詞句和數字，確也難於引起這些市民代表的興趣。依預算表的規定，教育局有個神祕的職員，沒有官銜，也沒有一定的工作，可是每年却可寫寫意領到七千五百元薪俸；市府公用的汽車，每英里需五毛錢費用，而普通汽車祇需三毛錢；對這一類令人生疑的地方，市參議員全都忽略過去。一個參議員說得好：『這預算表由許多專家製定，當然很是妥當。我們何必煩心？』真的。他們一點也不煩心。法律規定二十天的時間，給他們通過預算表，可是他們有時祇需二十分鐘的工夫，你說爽快不？

市參議員每週開會一次。預算表的通過的情形，可以證明他們的工作效率之高。他們每人年俸是五千元，（他們都有自己的職業，這不過是兼職吧了，）外加辦公費，汽車，秘書等費用，每年合計需款五十萬元！紐約市的錢便是這樣花

出去的。關於該市的浪費法，讓我再舉幾個例子來。

紐約市有許多薪俸甚高的冗員。例如，除掌理全市財政的財政局外，還有所謂市會計處，其唯一的工作，是決定市政府的進款應當存在那一家銀行，及簽支票。此官的年俸是一萬二千元。這種拿錢不做事的官吏，真是寫意極了。名稱不同的祕書處共有三個，分理文書；辦公處中多養冗員，坐領乾薪，實行『有飯大家吃』的好格言。

當納稅的市民對市政漠不關心時，貪官污吏永遠不會消滅。

(John Bakeless 原著)

第二輯 社會的黑幕

煤 礦 參 觀 記

張沛霖

煤坑頂上有一個狹狹的籠，二十英尺長，擠擠軋軋只容十個人；你一走進，鐵門關上，小巧的機件轉了起來，你就下去——下去——一直下去了。

機關一開，你先就給它突然一震，所以開了以後你也理會不到那速度之驚人（每小時約三十英里），等到籠子快要到底時，速度忽然慢下來，這是分明可以覺得的。

以前常有慘劇發生，例如鐵鏈斷了，或者上面開的人就指針上算錯了籠子的位置，機關一鬆，便如山崩似的一直衝到底。於是這十個人一齊慘死，他們也知道必定是機器出了毛病，非栽死不可了。

但這一次可是太平無事。大家都到了坑底，距離地面約莫四百碼的光景。

抬頭一看，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幾百碼挺堅的岩石，滅了種的野獸的骸骨，底土，燧石，生物的根，綠茸茸的草，還有牛在上面吃着——這一切都矗立在頭頂之上，只用小腿那麼粗細的木柱撐住。

大約是因爲籠子下降得太快，沿着坑道又是一抹黑的緣故，所以，你到了那裏，總還以爲未必深似倫敦比開地利街的地下隧洞 (Piccadilly Tube) 呢。

在另一方面，地下橫闊的範圍實在令人驚奇。那些狹長的路，又熱又窄，往往綿亙至三里，有時只一里，偶爾甚至有五里長。平坑道上面的天花板低得很，挺直了身子走路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彎着腰走，而頭却非抬起來望着前面不可。

這樣，頸項的筋自然吊得難過，但是跟腿部和膝部的苦痛一比較，却又不是道了。這樣走上半里，才真夠你受的呢。

空氣那麼炎熱窒塞，路程又是那麼艱辛阻滯，自始至終，滿鼻孔吸進的是煤

灰，脚下踩的是潮濕泥濘的土，還要時刻當心避開那條來回拉着煤桶的小鐵軌，穿來穿去總在那些撐持整個結構的梁柱之間。

你當然不可丟了你的燈，而且如果因為頭抬得太吃力了，把它一垂下來，那麼你的脊骨可就要碰在棟梁上了，這事情即在來去走慣了的礦工們，也是難免的。

你要走這麼一英里，得花上個把鐘頭；這在有經驗的礦工，廿分鐘可以走到了。但是走回來卻往往更甚苦事，因為走的多是上山的路。

以上所談的不過是礦工預備上工而不是正在工作的情形。想想看，一個人在上工以前先要走一里至五里不等的路——這也就夠費力的了；再想一想，這不是清晨在鄉村小路上散步，乃是在這些狹窄暗黑的平坑道上曳着滯緩的脚步向前走呀。

礦工每天工作七小時半——除了換班時有一二十分鐘可以偷空吃吃帶來的一

塊麵包和冷菜外，可以說沒有一刻休息的時間。

這七個半小時是從他們開始剷煤算起。至於下去到煤縫的時間——走下去實在談何容易的一件事——不在其列。

礦工多半是些小個兒，但是身材粗壯結實，筋肉異常發達。孔武有力的闊肩膀，以下漸漸瘦削到腰。每天七小時半，他們在熱烘烘，灰塵飛揚而有一定限制範圍以內工作，眼、耳、鼻無一處不是頃刻不離的煤灰。

他們剷呀剷的，自上工一直剷到放工。即在普通環境之中，這種工作已經夠苦了，在這些低低的天花板之下，只好跪在地下剷煤；這樣比較站着剷要省力得多，全力集中在兩臂和軀幹的筋肉上面。

這班礦工工作時繼續不斷嚼着烟葉，據說最可以解渴的；他們身上除了一雙木屐，一副膝墊，和一條薄薄的棉襖袴以外，甚麼也不穿。在較熱的煤礦里，連這襖袴也要脫掉。

還有那聲音真嘈雜得可以！輸送帶把煤運走的時候不斷地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來。

在煤霧瀰漫中，只見一列幢幢的人影；他們堅定沈着的工作着，雙膝永遠跪在地面，狠命地把煤剗起來，甩在背後的輸送帶上，那輸送帶是條橡皮帶子，慢慢地轉動，把煤倒進木桶裏去。

在大一些的煤礦裏，這條皮帶每分鐘輸送幾噸的煤。帶子轉到大路邊某一部分時，便在每一只桶里裝進半噸，桶子是用鐵索沿着那小小的軌道拖開，到了車軸那里，便進籠子，吊到地面上去。

煤都是藏在極大的岩層之間的薄縫裏面。過去礦工就這樣跪着鑿開，只用一根撬和一根鐵棒。

這種非常的工作現在已由機器來擔任了，初步的斫煤是用一架通以電流的剗煤機，這機器好似一種極大的腳鋸，厚厚的二英寸長的齒，把煤鑿切下來。先在

煤面上鋸來鋸去，把煤鋸鬆了，一直鋸進去有五六英尺那麼深。

有的地方，煤質好像花崗石一般的硬，那麼就應用爆炸的方法了。一個人拿一把小鑽先在表面鑽些洞孔，塞些炸藥進去，然後人跑開二十五碼遠，接通了電流把煤縫炸裂開來。

有時候火藥性太烈了，連「上煤層」一齊沖倒下來，那麼報紙上又是一段煤坑慘劇的記載。

平均每年九百礦工中有一人死亡，六人中有一人受傷，傷勢大都很輕，但也有不少成了四肢殘廢。

每回有一個礦工殉職了，其餘的礦工個個認募遺族撫卹捐，通常是每人一先令。這錢從薪工中扣算，扣了以後在薪工支票單上蓋上一顆「死亡費扣訖」的圖章。

(Walter C. Harland 原著)

破壞罷工的機關

默然

當一個工廠老板決心要破壞工人的罷工陣線時，他並不在工廠門口掛上一個『招請工人』的告示，開始雇用新工。他打電報給一個破壞罷工的機關。——其實這有時也是不必要的，因為破壞罷工機關早已會派人上門來招攬生意。破壞罷工機關所做的，是一種殘忍流血的生意，其中的幹員都是無賴流氓，殺人不眨眼的硬漢。從事這種生意獲利甚厚。世界上現在只有美國有人做這種生意。

今日最著名的破壞罷工機關是『紅魔』(The "Red Demon")。老板是一位名叫柏果夫 (Paul L. Bergoff) 的先生。這機關所用的方法很可以表現這種職業的特殊技術。

紅魔把他的幹員分在三部中工作：(一) 密探部——部員均係男女工人與機

匠，主要的工作是偵查工人們的行動和計劃，作準確的報告；（二）職工部——供給職工，使工廠在罷工期間可以繼續開工；（三）保衛部——由有訓練的硬漢組織，專門保護生命財產。

保衛部的幹員多數是匪徒，其工作在保護和監視工人的活動。這些被雇罷工期間工作的工人，常常不大靠得住。這種工人有一半是生活鞭撻下的失業者；他們因為曾在罷工期間工作過一次，所以再也找不到事做，餓得無法可想，只好再冒這種大險。另一半是懦弱無能，不求上進的傢伙，或是罪犯型的壞蛋——小偷，大賊，強盜，殺人犯都有——；他們在罷工的混亂局勢中，可以找到許多搶劫的機會。這種工人曾在某牲畜廠罷工期間大偷東西，鉛管一類的用具也偷，值五萬塊錢的獸皮也偷。可是頂不誠實的還要推在電車罷工期間工作的工人。他們一到電車上服務，便大偷票資，兌換銀幣時少給零頭，自作主意，把電車開到搭客最多的街道去做生意。

這些工人不能獨享偷來的東西。在罷工期間的每小時內，保衛部的幹員都有好處可得。工人們那裏敢不源源報效他們？破壞罷工機關給這些匪徒的報酬可說是很微少的，所以他們不能不由工人方面剝奪一些利益。

在罷工期間工作的工人，成羣結隊在收容所裏休息，其生活的不自由，和囚犯相差不多。他們不敢冒險出去買香煙，喝酒，或尋找甚麼娛樂，因為他們隨時有被罷工工人殺害的危險。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均由工頭代為購辦。賭錢是他們的消遣。只要十個工人聚攏在一塊兒，骰子便滾起來了。骰子都須由保衛部的幹員供給；這種骰子常常是裝鉛的偽骰子，可以作弊獲利。此外，獲利最豐的生意是收容所主任所弄的玩意兒。他叫那些被壓迫的工人每天付二角半至五角的宿費，担保供給他們睡覺的地方。他往往故意少預備十幾張舖位，使工人在競租舖位的爭奪中，情願付給很高的代價。

工人有時可以避免鉛骰子的無理剝奪，但沒有方法可以逃出收容所主任的圈

套。另一個小霸王在收容所裏排了一個香煙雪茄攤，做專賣的好生意，東西的價格至少比外邊高一倍。

破壞罷工者的功用並不在代替罷工工廠中的全部工作。破壞罷工的工人僅須使工廠顯着一種積極活動的樣子，便可以破壞罷工工人的士氣。同時，那些在保衛部工作的匪徒，會在罷工隊伍中造成恐怖的局勢，或醞釀暴動，使社會輿論或軍警當局，不能不出來制止罷工運動。

柏果夫破壞九次大罷工的死亡紀錄，可用下列簡單的統計去代表：

罷工者被破壞罷工者所殺，十七人；破壞罷工者被罷工者所殺，六人；男女老幼被破壞罷工者汽車碾死，二十一人；路人被破壞罷工者殺死，一人；破壞罷工者工作時被殺害，一人；破壞罷工者在收容所被同伴殺死，四人。

破壞罷工專門工作的範圍是很廣的。美國各大城市都有私人的偵探機關，隨

時可以供給破壞罷工的密報員，工人，和衛隊。紐約一城有五十個有執照的偵探機關，專門承辦破壞罷工的生意；其中有幾個機關曾幹過很激烈的事情。

錫爾曼公司正在創辦一種最新式的破壞罷工事業，口號是「防止罷工」。其工作大綱如下：

「我們派遣代表到工廠裏去，對工人說明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激烈煽動家的宣傳會造成甚麼嚴重的局勢，會使他們的生活發生甚麼危險。」

賓克頓全國偵探機關在美國各大城市中均有辦事處，據說是最有力量的偵探局。明士國際偵探機關在三十二城市設立辦事處，而且有特別工業部和特別急進部。

然而在破壞罷工事業的發展上最有希望的機關要推鐵路核算檢查公司了。這個專門幹「核算，設計，和檢查」工作的公司，據說是由紐約街街的銀行家布朗兄弟創辦的。它雖已有二十六年的歷史，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內部情形。它能夠代

資本家幹最圓滿的破壞罷工工作，隨時可以供給偵探，工人，流淚彈，或小機關槍。它曾為各地的交通運輸公司，車輪公司，煤鐵公司，汽車公司服務過。

聯邦實驗所是鐵路核算檢查公司的主要駢支機關。這機關專門販賣軍火，在古巴和南美各國十分活動，結果引起美國國會的注意，於一九三四年組織委員會調查該公司的軍火貿易。這機關於一九三四年舊金山大罷工中，曾賣出值三萬元的流淚彈，同年又曾在匹刺堡的工潮中做過七萬五千元的生意。

破壞罷工的事業應運而生，今日已經成爲一種偉大的企業，可是這不見得是美國實業界之福。勞資雙方，在罷工的相持中，無論結果如何，總是兩敗俱傷，得到勝利和好處的，永遠是破壞罷工的機關。破壞罷工者最輕視的是那種情願妥洽的有理性的雇主，和不願罷工的保守的工會。破壞罷工的企業是靠猜疑和衝突而發展起來的。

頑固的美國商人願以很高的代價去買偵探的報告，而且相信這種報告：這是

很可怪的事情。因為那些情願做偵探和密報者的人，常常缺乏道德觀念。他們如果得不到重要消息，往往會杜撰報告以塞責。據說有些破壞罷工的機關，有時會叫它們的職員『把報告做得聳動聽聞一些』。偵探的報告，有時是由機關幹員在辦事處嚮壁虛造，添枝加葉地寫出來的。事實上，雇主如果開誠佈公地和工人談判，一定可以探知偵探的報告所說的一切。

破壞罷工者比偵探還要靠不住。一間東部大運輸交通公司的經理說，『破壞罷工者並不能制止正在醞釀或已經爆發的工潮。』罷工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在於工人要求較大的生產利益。雇主如果想解決這類難題，應該找出較根本的辦法，利用偵探和破壞罷工者，可說是最無效的方法。

雖然如此，破壞罷工的機關還是生意興隆，前途遠大的。它有堅固的地盤，一方面固然因為社會不斷需要它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因為它在法律上享有很大的自由。這種企業受政府調查機關非難最甚，同時也最不受法律的干涉。

社會從來不想禁止工人在罷工期間尋找工作，因為根據人類一種根深蒂固的舊觀念，一個人有隨時隨地尋找工作的權利。所以依法律的規定，破壞罷工者可得軍警的絕對保護。然而當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的工作，不斷破壞罷工運動時，騷亂和暴動是不能免的。如果政府能夠通盤籌劃，制定一種適合國家需要的生產制度，資本主義的衝突也許可以消滅。

(Edward Levinson 原著)

破壞罷工的魔王

默然

你是工廠的經理。你已經在工廠的經理辦公室裏睡了六夜。你不敢回家去。一星期前，你的工人提出要求，限你在七天內，把他們的工資，由一天四塊錢增加到一天四塊半。否則……

十二小時後便是宣告死刑的時刻。你在夜間輾轉反側着，聽見時鐘得篤的聲響，聽見工廠的玻璃窗被打碎的聲響，聽見流淚彈的爆炸聲，也聽見機關槍可怕

的射擊聲。

一人五毛錢，一千人五百塊錢一天，十三萬元一年：這些數目，不斷地在你的腦海中溜過去。你的頭已經漲痛了四日四夜。

那傢伙說他要多多少錢呢？如果你給他五萬塊錢，他絕對保證可以破壞罷工，

解散工會，使你做工廠的真正老板。給他五萬塊錢，可是要打破多少頭顱呢？

一般工廠經理，在發生工潮的時候，腦筋總是在這種混亂不安中受罪的。他在恐懼，憤怒，和疲乏的環境中過日子，聽見各方面不同的勸告，越聽越糊塗，猶豫不決。但最後如果他決定要和工人鬥爭，他可以打電話給紐約柏果夫公司的柏果夫先生 (Mr. Pearl L. Barzoff)。柏果夫先生已經做了二十七年生意，是破壞罷工職業上頂頑強的硬傢伙。如果你要到他的辦公處，你得由鐵門上的小洞裏把尊姓大名通報進去。他隨時可以幫助雇主解決工潮，馬上招募五千破壞罷工的工人，而且供給他們膳宿和費用。

柏果夫是個短小精悍的人，四方臉，赤頭髮。他說起話來若斷若續，滿口鄙穢。他的母親是信天主教的美國人，父親是信新基督教的荷蘭人。當他在五十二年前出世的時候，他的母親發見他是男孩子，頗為失望，因為她希望生個女孩。她已經定了 Pearl (珍珠) 這個女孩名字，便也馬馬虎虎，把這名字給他了。

他於二十幾年前，在紐約做著名建築師懷德（Stanford White）的保鏢。後來懷德被人暗殺，柏果夫便改行做私人偵探。

私人偵探在工潮中當偵探，獲利甚豐，雖則須幹了許多醜聞事。柏果夫就向這方面發展。他當然是個賊頭賊腦的神祕人物，可是你不能叫他做偽善者，他承認他唯一的目標是金錢。在破壞罷工的職業上，競爭生意的人確也很多，可是由活動的規模，陣容的強硬整齊，天良的麻木泯滅等方面說起來，沒有人能夠與柏果夫爭一日之長短。他已經承辦過一百七十二次破壞罷工的業務，美國幾十間重要的鐵道公司，和交通運輸公司，都曾做過他的主顧。

有一點得說明：世界上只有美國才容許柏果夫所幹的事業，也只有在美國才看得見這種事業。其他的國家，也許會發生工潮，可是絕未看見那種有組織的破壞罷工舉動。在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電車公共汽車全部停駛時，那些執筒子弟，只好脫去大禮帽和花領帶，親自出馬，暫時維持一部分的交通。破壞罷工的

人，都是非職業者。

然而美國的情形却很不同。紐約的環境造成柏果夫的事業。在一九〇七年，該城三千垃圾車夫罷工。全市因此臭氣冲天，不可嚮邇，市政當局束手無策，只好求助於柏果夫。他着手招募大批黑人，爲避免危險起見，使他們夜間在一條輪船上露宿。這些黑人工作八天之後，工潮立即解決；柏果夫得到二萬四千餘元的報酬。

這是他事業的開始。此後的十幾年中，勞資糾紛時起，工潮澎湃，使柏果夫獲得發展的良機。當時勞資間的糾紛，都不用調停的方法去解決。雇主一遇到工潮，便採用破壞手段。所以柏果夫每做了一次生意，社會地位就更加重要起來。

柏果夫在一九〇七年又做了兩筆好生意：破壞曼生輪船公司一千碼頭腳夫的罷工，和伊里鐵路公司多數司機和機匠的罷工。此後別個鐵路公司，便成爲他的好主顧。他在一九一〇年，幫助費城迅速運輸公司解決工潮。在這次罷工中，破

壞罷工者的技術和理論，全都表現出來了。

技術——你如果要做有本領的破壞罷工者，必須具着行政的才幹。柏果夫招攬到費城那次的生意，因為他一聽見醞釀工潮的消息，便趕到費城去，向運輸公司担保於廿四小時內招募到一千五百工人；他實踐諾言。他馬上打二十封電報給紐約的扈從，叫他們向那些硬漢和失業者宣傳，說費城有許多報酬豐富的穩定工作。他在離費城以前，已經在運輸公司的車間，預備二千五百人到五千人的膳宿和保衛設備。

他立刻回紐約去出動他的部隊，到夜半時，已經雇到兩千工人。他送他們上一列十四節車的火車到費城去。翌日清晨，運輸公司已經有三百輛電車開到街上去維持交通了。

理論——破壞罷工不大需要工作的技巧。柏果夫在費城的舉動，不外是募集一隊流氓和惡棍，供給他們膳宿，叫他們便運輸公司表現一種維持交通的形式。

有效率的交通是不必要的。柏果夫的目的，純粹是心理上的：使罷工者相信停頓交通事業的計劃，沒有辦成功，使他們覺得還是脫離了工會，重回原職好。這種破壞罷工陣線的目的，常常是十分成功的。可是破壞罷工者事實上做很少工作，雖則他們對交通事業感到很大的興趣，因為除薪金之外，車票的收入，也歸他們均分。因此，破壞罷工的工人，叫這種罷工做『耶穌聖誕大餐』。

年復一年，柏果夫的地位越發重要。他的生意在工廠生產量增高，勞資糾紛常起的時候便好起來，在工人供過於求，罷工事件減少的時候，便清淡下去。他說，一九二九到一九二四年之間，生意『非常之壞，弄得我們不得不出賣兵工廠和糧食局的設備。』

站在柏果夫公司上頭的，是總司令柏果夫本人，下邊有他的『隊長』和『副官』。那些隊長，都是才思敏捷的人，辦事的時候，能夠隨機應變，自出主意。他們的職位是固定的，永久的。那些副官，幾乎全是臨時以電話招募來的。他們

普通都是匪徒，使用棍棒和手槍的經驗，十分豐富。據新近紐約滿哈坦電梯罷工的調查報告，破壞罷工者十分之一曾犯過罪。這種比例，在破壞罷工者羣中，是很平常的。

在柏果夫的破壞罷工的隊伍中，出租汽車夫佔最多數。他們做車夫的報酬很低，一天平均只能得二元半的工資，所以他們很願意做幾星期破壞罷工的工人，得三倍的報酬，外加膳食。出租汽車夫身體壯健，脾氣粗暴，是柏果夫的理想徒弟。大多數的工人來自慈善機關收容所。其餘的就是街上漂泊的無賴漢。這種工人，必須頑強不怕死。他們須簽定合同，身家性命發生危險時，由自己負責，與柏果夫無干。柏果夫一天給他的工人五元到十元的報酬，而開給雇主的價格，至少在一倍以上。當他的屬下須攜帶武器時，他常常設法使他們暫當警官。

柏果夫和他的公司，的確表現了美國勞工關係的陰暗面。美國勞工運動，有一個惡劣的特徵，就是不惜妨害自身的目的和利益。一個在表面上忠於工會的工

人，常常情願多賺一塊錢，做柏果夫的偵探，把罷工委員會的祕密計劃，和盤托出。柏果夫得到這種消息之後，便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暗中煽動雇主，使工潮更有爆發的可能。

柏果夫甚至設立一個『營業部』，以招攬生意，因為據他說，老板們常常猶豫不決。一個老板在工潮將起的痛苦時刻中，需要人家的鼓勵，告訴他應走的道路。柏果夫的幹員，往往勸主顧們積極去和罷工工人鬥爭，於是柏果夫的機會便來了。

況且，一個真有才智的破壞罷工者，能夠一方面扮演破壞罷工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工會組織者的角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紐約發生一次電梯工人的罷工工潮。這次罷工結果雖沒有成功，但在理論上，很可以表現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的藝術。如果你想嘗試這種策略，你可以這麼做：

你第一步須先把電梯工人組織起來。進行的方法，是派一批匪徒到一間大樓

裏，拿兩三個電梯工人痛打一頓，使其他工人在恐懼之下，不敢不加入工會。當他把工會組織成功時，你的工會，便可以來一次罷工。於是你除去僞工會組織者的假面具，以破壞罷工者的角色露面。你可以去找雇主，勸他請你幫忙。這麼一來，你便可以派出一隊保衛隊和破壞罷工的工人，去開電梯，寫寫意地賺一筆錢，然後讓工潮消滅。

這是壞蛋在勞工關係中縱橫捭闔，爲非作惡的好機會。破壞社會治安的煽動家，不斷地在玩這種欺詐的把戲。這種人的理論和軍火商一般無二：如果勞資糾紛不發生出來，挑撥煽動一下吧；如果生意不好，派幾個煽動家到工廠裏去激動工人，然後在相當的時候，跑到雇主那邊去，對他說，危險的激烈分子在工人中活動着呢。

柏果夫也設立一個「罷工預防部」，這機關歷史不長，但是發展甚速。其技術是派遣一些「具有偉大勸導力」的男女，到醞釀工潮的地方去活動。他們說他

們代表貿易局或市商會，到工人的家庭，去跟工人的老婆閒談；他們說她的丈夫在罷工的時候，隨時會受傷，給人家抬回去的。他們有時到酒店去喝酒，勸工人反對那些過激的煽動家。他們也利用毆打煽動者的方法，使後者失去了工人的信仰。柏果夫很驕傲地說，預備罷工的計劃，十九是成功的。可是雇主很少願意花錢弄這種未雨綢繆的虛玄。

柏果夫覺得不景氣的時期，已經漸漸過去，他的生意又要好起來了。這個機敏的策路家，這一次也許弄錯了，因為雇主們的態度，已經漸漸改變。這一種改變，一部分是由於美國實業家開明思想的進展，一部分更由於政府方面的壓力。美國的工潮，漸有減少趨勢，也漸有以妥協方法解決的趨勢。勞資的糾紛，如果以調停的辦法解決，破壞罷工者便沒有活動的地盤。密爾窩基市政府於一九三四年捕一百五十個柏果夫工人入獄，因為他們企圖破壞電車公司的罷工。在舊金山碼頭大罷工中，柏果夫又在政府的調停政策下，吃了一次苦頭。他派他的隊長，

乘飛機到舊金山去活動，可是工潮早已解決了。

社會人士漸漸相信柏果夫實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不能長久和實業安甯的理想共存共榮。奸詐的計謀和惡意的破壞，終究不能得到開明社會的容許。

(節譯自美國幸運雜誌)

奴隸市場

畢 裕

不久以前，著者立在摩洛哥的一個市場上，四圍土牆子，一頭好太陽，親眼看見一輩男女老少，黑也有，白也有（白的是摩爾人），像牛羊一般的被人家拍賣，賽似希臘的戲劇。那傷心慘目的一幕，是以七個販賣人念誦禱詞來開幕的。他們爬上人堆裏的高台。手挽着手，爲當天的營業喝着好口采——『靠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上帝的名頭！』

在這寬闊的市場內，或蹲或立的聚着好幾百衣衫漂亮的人物。一個販賣人縱縱跳跳的跑過，一手拉個肥瘦適中的年青黑炭頭，另一手拖個修短合度的摩爾大姑娘——『偉大的上帝——啊，諸位老爺，瞧這沙漠中人的猛勁兒和俏勁兒啊！』——那時有一位看客打招呼了。我們的販子飛也似的跑到他的面前。這位老爺輕

輕的把那女孩子查看一番。出價是三百塊錢。拍賣人又飛也似的跑開去，一壁拖着那一對可憐虫，一壁高聲喝價：『有沒有人加價錢，買我這粒寶貝夜明珠！』在中央的一張粗桌子上，坐着幾個懶皮懶骨的書記員，收進錢財，寫出賣身的生死文契。

現在有十五個國家做着奴隸的買賣——內中有幾個還是國聯的會員啦！在國聯的一分子的阿比西尼亞王國裏面，奴隸和農奴們制度已是根深蒂固。它的統治者，海爾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是個新派的思想開通的人物，可是在他的國境內，至少有二百萬的奴隸，從內地的種族中強取豪奪而來。黑夜裏，千餘火鎗手和投槍手侵進一個村莊，吹起了尖銳的號角，一邊狂叫，一邊放鎗，鬧個天翻地覆。然後縱火燒屋，在混亂中達到了老頭子就殺掉。生病的和衰弱的就讓他們死在倒下去的地方，給野獸當點心。年青的男女和孩子們全給他們圍起來，套上繩子，縛在車上，做一大串人的尾巴。有一次，有多至八千的圓顛方趾之輩，被縛

掠去充當『國內』市場的貨品。

在政治上更含危險性的，乃是那班有組織的阿比西尼亞人，在英國的領土上出沒擄掠。過去幾年，這種事件至少發生了兩百次。牛羊被他們趕走；象牙和人口被他們拖着跑。凱尼亞 (Kenya) 和索馬利蘭 (Somaliland) 也受過同樣的劫掠。在又髒又熱的阿比西尼亞的低地上，到黑人村莊上去捉新奴隸乃是常事。皇帝的勅令，只能叫這些犯罪的勾當，來得更鬼鬼祟祟。那大皇帝是用盡了方法去禁絕奴隸貿易的。他曾經在阿京設立了一個禁止奴隸的機關，而且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去和這累世相承的奴隸制度相搏鬥。

無論是把奴隸當作絕對的產業，像在亞拉伯一樣，或是用農奴制度，勞役償債，強制服役等樣式來遮遮掩掩，像在南美洲和葡萄牙殖民地上一樣，大家的目的都在利用奴隸去做工。

但是，非洲終究是『這一行勾當』的大商場。巴黎晨報的訪員說，阿比西尼

亞的低等種族，常常以兩腳獸供給阿京和其他國內市場。他們可以用擄掠也可以用談判的方法去得到奴隸。一個亞拉伯的販子對馬丁報的訪員說，「當一個村莊窮到了透頂，或是它的酋長不願意繳納租稅，我們就替他們了結那一筆租稅帳，由他們徵集奴隸來償還。我們把那些奴隸安放在一所山石磷峒的山莊裏，假使我們出一筆款子當費用，他們的武士就會來替我們看守貨物。」

他們引領那些白人們去看一批奴隸。穿着狹窄的甬道，這幾位參觀者經過了許多沒有窗子的牆壁，然後踏進了土院子，院內立有全副戎裝的看守，守護着神祕的地窖。有一個看守「掀起了地板，我們就向下望去。在這地方，我們看見四個睡着的女人。在另一個黑獄裏又是三個女人，在又一個黑獄裏是四個男人。他們都是連眼皮兒也不動的：那時候，他們一定是已經半死不活的了。」

「我們今夜動身，」那亞拉伯人對他的法國客人說，「我們只在夜間趕路；這樣比較來得穩當些。」

那些法國人跟隨他到意屬索馬利海岸外的一個島上，他們的奴隸就在那裏發賣。爲了安全起見，那販子替他一艘的『牲畜』打好了阿京的護照。他們現在是裝作向聖地前進的回教的參聖者了！

這是歐洲的軍艦設法要撲滅的無恥商業。英國海軍的防範，使世界最熱的海上發生了無限的緊張。小兵船在波斯灣中游巡，防止人口和槍械的販賣。英國的船隻，受了意大利砲船和法國小艦的助力，在販運奴隸的要道紅海上守候着。可是，她們的努力爲效還是甚微。

『我們有時也捉到運送奴隸的帆船，』一個在亞登（Aden）的海軍軍官對我說。『但是它們的行動真是敏捷得可以。他們也有他們的密探組織，而且還有我們不能跟進去的淺水的礁湖，作爲躲藏的地方。每個船主都是潑天大膽的水手。他可以不用一點燈光在黑暗中行船。他貼着岸邊飛駛，在沒有別的船隻能夠安全渡過的多石的淺水中穿過去。我們捉到一隻船時也許已經有十幾隻船在亞拉伯靠』

岸，把他們的活貨色，出卸到麥加（Mecca）和泰府（Tali）兩個主要的市場上去了。」

有一艘英國貨船的船主，在清晨瞥見了一艘這種運送奴隸的船隻。「強壯的黑人，密層層地坐在敞開的甲板上的橈子上，他們的腳踝，顯然是縛在船底的。十二個或十四個人肩摩踵接地擠成二十行。那就是說一隻船裏，就有二百至三百的可憐蟲。」在這種情形之下，那英國的船主也是無能為力，只好拍出無線電，報告這運送奴隸的船隻的地點，希望三國的軍艦中，有一隻能捉住它。

世界上有四十個國家，在國聯的禁止奴隸的協定上簽字，但這協定的力量是薄弱而鬆懈的。英國張伯倫爵士想要制定一條法律，把偷販奴隸當作海盜的行徑，把犯這種罪的人處死或淹死，而且把他們財產充公。但是反對的始終反對，結果是，當亞拉伯的經濟情形進步了時，這營業益發來得興盛。英國禁止奴隸機關中的一個退職官說，每一年運過紅海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千人，其中有許多還

是從英國的領土上運來的，

奴隸們能夠苟延生命，挨到亞拉伯國境內拍賣的，時常被當作家人，受到良好的待遇。聖地的神學學生常和亞拉伯人所擁有的女奴結婚。但是由這種結合而生的子女，依夏烈亞 (Sharia) 的宗教法律，是屬於女奴的主人的。同時，新的奴隸，不斷的在一個佔有歐洲三分之一的廣大的國境內登岸。依着一九二七年的傑達條約 (Treaty of Jidda)，亞拉伯王曾經努力和英國合作，去抑制奴隸的買賣。但是像阿比西尼亞的國王一樣，他也是獨力難支。回教允許其三萬萬的善男信女畜養奴隸。所以現在，在麥加的狹窄的街道上，你可以找到人販子的店舖。高大的屋子外面有的是石梘子，上面陳列着要出賣的男女老少。

除了西門夫人 (Lady Simon) 所開的對證的藥方外，沒有甚麼別的方法可以終止這罪惡。她是英國外相的妻子和禁奴運動的主要人物。她說，『我們只有一個武器，就是公論——在人類進化的路程上，公論是最弱的，同時也是最強的武

器。在靜默的時候它是弱者，但是，當它受了激動，達到了狂怒的頂點時，它却是無可抵禦的偉大力量。」

(Ignatius Phayre 原著)

慈善機關黑幕

默然

在過去的時代，人類心目中最下流的壞蛋，是那種專偷乞丐的東西的竊賊。可是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竟有聰明的人，想出一種更下流的方法。現在有許多存心慈善的人，似乎很願意捐錢給『有價值的慈善事業』，不管它是否真的『有價值』，因此壞蛋覺得沒有再搶窮人的必要了。流氓們祇須組織個現代化的機關，便可以大收其捐款了。

慈善機關騙子最活躍的地方是大城市，尤其是紐約，因為紐約市的法令裏有一條例外規定，對宗教團體特別優待，准許它們自由募集慈善捐款，無須領取許可證。這條規定原本是保護那些合法的團體的，可是事實上却替那些偽善的流氓大開方便之門，騙取巨量的捐款。紐約新近破獲了三個騙人的慈善機關，名叫

聯合救濟協會 (United Relief Association) ，慈悲之門 (The Gates of Mercy) ，和慈善基督教會 (The Charity Church of Christ) ；這三個機關據說每星期可得八千元的捐款。它們除了一點必要的經常費之外，全不必花錢舉辦甚麼『慈善事業』。

比較重要的經常費是僱用一些『電話捐客』，其中有些捐客每星期平均可得一百二十五元的佣金。一九三六年中，在紐約城活動的這種『專門職業者』，總在三百人以上，有時給這個騙人的慈善機關僱用，有時給那個騙人的慈善機關僱用。每個捐客都預備一本簿子，寫上那些容易上當的人的名字。在名字旁邊註明下面一類的話：『以救濟患病的小孩為藉口，最容易騙這個傢伙；』或『以救濟殘廢的小孩或兵士為藉口，最容易使這個傻瓜上當。』

電話捐客每次替某慈善機關去募捐時，總托言自命為某名人的代表。募捐時所說的話總跟節季有點關係——在冬天，總是甚麼窮苦的寡婦沒有煤炭啦，在夏

天；總是甚麼殘廢的小威利需要到某處去調養啦。這種需要總是非常緊急，多等一個鐘頭也不行似的。打電話時，最後兩句話總是『我們馬上派一個信差來向你收款。謝謝你，願上帝庇佑你。』信差去收取捐款，電話捐客拿到佣金，機關裏的騙徒們把捐款吞沒了，至於那窮苦的寡婦和殘廢的小威利得到甚麼，當然是與你我無關咧。

今日騙人的慈善機關，是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慢慢進化出來的。當時有許多人替慈善機關募捐，公然吞沒了一部分捐款，其餘的錢才拿去做慈善事業。這些騙子常常跟一些經濟拮据而不很聞名的慈善機關發生關係，在捐款到手時扣去二成以爲報酬。可是當這種『職業』發達起來時，報酬的百分數也跟着加了。在一九三一年，有個騙子替某機關募捐，把百分之八十七的捐金放進私囊，此外更扣了百分之八做『辦公費』，結果該機關只得百分之五的捐款。

過了不久，有些手段巧妙的騙子膽大了，乾脆獨立行動，不跟任何機關發生

關係；他們僅須想出一個動人的團體名稱——最好跟有地位的慈善機關的名稱相差無幾，可以魚目混珠，使人不易辨別——便可以開始工作了。例如，有一個女騙子以失業演員救濟協會 (Jobless Actors Relief Association) (其實並沒有這麼一個團體) 的名義，在某時期每月騙到一千元捐款。後來演員協會一類的團體跟她『搗蛋』，她便搖身一變而為演員紀念基金會 (The Actors' Memorial Fund) 的代表了。她印了一些很名貴的信紙信封，信紙上列着著名演員的姓名，上頭更用大號字印着 'Contributors' 一字 (有『捐款者』及『投稿者』兩種意義)，而於此字的下面用小號字印着 'To Helen Morgan's Book' (海倫摩根集)。原來海倫摩根集是一部格言集的名字，書中專輯各著名演員的格言。不留心的人看見 'Contributors' 一字，以為下列著名演員均是捐款者；如果有人想拆穿她的騙局，她便可以振振有詞，指着下邊 'To Helen Morgan's Book' 這幾個小號字，說那些演員不過是投稿者吧了。你看她的詭計妙不妙？

有些假的民衆團體派出一些冒充救火員的騙子，到處的銷售救火員跳舞大會（事實上並沒有這種盛會）的入場券。有個騙子冒充服務多年的救火員，到處說跳舞大會將抽籤贈送一幅油畫，每券售價一元，結果騙到一千一百元。此外更有甚麼『以救濟「救護車夫」爲宗旨的一年一度慈善跳舞大會』；事實上並沒有這種跳舞大會，也沒有甚麼以救濟爲宗旨的『救護車夫』的組織，可是天天有一些穿制服——跟『救護車夫』的制服大同小異——的賣票人，跑到各機關各辦公處銷售舞券，獲利甚豐。騙子們這樣活動了幾年，才給當局發覺而取締了。

幾年以前，紐約公安局由各方接到許多控訴書，說有一個叫做合時服務團（Timely Service Society）的機關，常常派『代表』去募捐，所宣稱的捐款用途，也跟該團名稱一樣地含糊不明。公安局實行調查，才曉得是一個大騙局，於是請求市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凡募捐的團體均須有政府的執照。在一九二八年，當局更把這道命令修改一下，使那些真正宗教機關的工作不至受無謂的干涉。那些騙

子又想利用宗教機關的名義，實行他們的詭計。可是不久又給紐約當局發覺而取締。他們沒有辦法，只好跑到其他城市去活動了。

社會人士有保護私人錢袋的義務，更有保障真正社會工作團體的義務。一個人如果不知道某機關的底蘊，絕對不應該馬馬虎虎的讓該機關利用他的名字去活動。有許多社會上的名人，確是被騙子利用了的。美國馬色秋色州有一個議員接到一封電報，請他做勒新頓義勇隊新紀念像的發起人；他不加調查，便滿口答應了。該機關利用這個議員的名字，募集了幾千元的捐款。可是紀念像終究僅僅成爲『計劃』；到應該請雕刻家造像的時候，那些捐款早已變成『募捐辦公費』，而弄得無影無蹤了。

社會人士對於這類事情似乎應該定下幾條規則：（一）對那些以電話募捐的人不要慷慨解囊；如果募捐者說要派人前來收款，更須一口回絕，置之不理。（二）不認識的人如果向你說出一些宗教機關的名稱，不要太相信他的話。（三）

如果有人打電話請你做甚麼募捐運動的發起人，或捐款的監督人，你切不要滿口答應。(四) 如果有甚麼不知名的團體，在文件上用要人或名士的姓名，你應該查一查那些人是否真和該團體發生關係。這些預防的步驟對真正的社會工作機關是有益無害的。它們歡迎各界人士查詢它們的工作計劃和活動情形。

(Kathryne Clole 原著)

婚姻通訊社黑幕

袁學中

將獨身者的心嵌進可愛的洋錢眼裏，這是美國新興事業之一。這事的主持者是誰，很少人知道，他們專業的成功不必靠宣傳廣告。他們只要很少的資本，便可推動這種事業，而獲利却能超過全部投資。這是『藍鷹運動』所沒注意到的一種事業。

千萬個想獲得圓滿婚姻的人，因受了價目公道的引誘走到死路上去。這種事業發生於一些冒牌的『通訊社』裏。這些通訊社從來沒有向政府登記過。他們的總機關永遠只是一隻郵政信箱。

這種通訊社是偉大的美國人的愛情遊戲場。

這種通訊社，究竟有多少，數也數不清。俄亥俄，甘撒斯，印第安那，密蘇

里，依里挪，加利福尼亞，每州都有十幾個，多數以私人的名義出面。他們打倒那種用笨拙的廣告或幼稚的乞憐式的落伍婚姻術，摩登的戀愛是突擊式的，普通那些不識字的人便懂得這心理學原理。他們已知道怎樣趁『壽頭』心裏活裏活動的時候去賺他的錢。那些容易衝動的青年男女，老處女，一大批少年或老年的舞男，是他們最好的主顧。

非常甜蜜，非常關切！譬如一位職員，在他印好給女性的樣信中這樣表示：『當這偉大世界中，有溫和而有爲的男人等着你，要用蓬勃的愛來使你快活時，你爲甚麼要過着寂寞煩悶的生活呢？』只要兩塊錢便能得到一個愛人：一個快樂家庭，和一本銀行支票，……那一個『羅曼司』的渴望者不要呢？

愛神的媒人們都很熱心地說：他們的女主角是世界女性當中最美麗的，最熱情，最忸怩的，最貞淑的典型。而男主角呢，是紳士中最軒昂的，最溫雅的，最忠誠的，更兼有『萬貫家財』。

這種快樂的工作或許會被這些不自私的人做成功呢。梵賽波羅四號信箱，國民通訊社的經理客來輔，用巧妙的方法滿街宣傳着：『如果你因為情場失意而懊喪，請不必灰心，讓我們來試試看。』他出版一份四頁的報紙，並且叫他的記者去留神打聽有銀行存款的人的婚事。下邊是客來輔哲學之一例：

『假使你是一個正在創造事業的青年，而一錢莫名，你為甚麼辛苦一生，到老年仍是兩袖清風呢？為甚麼沒有人幫助你分擔肩頭重荷？這裏有一條康莊的大道。我將告訴你怎樣走。……社會上有一大批孤零零的女性，她們所擁的財產值二十萬元，現在，她們僅和自己的社會發生關係，很少有接近合意男子的機會，所以她們便加入我們這最摩登的婚姻通訊社了。……這是諸位的機會。……』

如果你賜下兩塊錢來登記一下，客來輔將一手包辦，使你可以遇到『合意的女人』，而且和她結婚。

你加入通訊社，目的自然是想結婚，你在雜誌或報章的底頁上可以看到徵求

社員啓事，這種廣告欄並不引人注意。他們由郵寄一小卷複寫的宣傳品給你，上面告訴你說：

『無疑的，你那獨身者的戲也演夠了，很想知道好家庭和賢內助的快樂和滿足。你需要這麼一位，可以信託而能和你共甘苦的人。你一天天地老了。時光偷偷地溜過去了。如可能的話，你應當及時行樂，奮發起來。決定改變現生活吧，當你拋開這封信以前。……將你自己的意見，立刻填入這志願書，乘現在本社特價期間，連登記費從速一併賜下。如要嚴守祕密，請在登記費（原定五元，特價三元）中附加一元。』

這就是俄亥俄鉄芬一二八號信箱，通信社經理渴爾思給你的忠告。他的話可以代表這種通訊社的宣傳大綱。

你依該社特價辦法，寄出兩元，三元，或五元了。過了不久，你必定會收到通知信，說『你的不快活，沒有愛，無人賞識的期間快要過去了，因為有一位美

「女已愛上你了。」換一句話說，你可出一張印着幾百個名字的名單，選擇你所喜歡的人。當你選好要寫信給女士或先生時，有一頁指導書叫『情書作法』可以幫助你。如果仍寫不下去，可參考另一份『追求方略』。『本社的辦事員很小心地讀你的意見和要求，準備着千把張卡片，把你的姓名，住址，意見，記錄下來』，然後『固封』寄出。於是『那個愛上你的便會寫信給你，並附上他們的照片』。

在不知不覺之中，你以為新婚燕爾的日子就要來臨了。且慢，事情或者不這麼順利呢。因為那第一批的千把人收到你的情書時，對你並不特別注意，雖然你描寫得也夠使人欽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得向另一組人作同樣的追求呀。自然，郵費，印刷費都要加錢，所以你也不必為通訊社『特別工作』的六元附加費來打如意算盤。你如『送來八元』的話，那麼，還可以『附印一百張既漂亮又清晰的你的玉照。』

萬事俱備，你每天早上等郵差把一捆捆的信送到吧。

有人因加入這種通訊社而發生悲劇，像勃郎克斯的女傭安娜·窩爾孫那樣。安娜曾在某主人家裏辛苦地做了十四年工作。工資很少。她把工錢全部存在銀行裏。雖然她是粗手粗脚的農民出身，但出落得並不粗俗。她能勉強地讀書寫字，她感到青春已逝，便想得到男子的憐愛，組織一個家庭，於是便看中了現已停閉的愛神指導社。

她的拙劣的信發出以後，便得到一封複寫的信，叫她在一星期中填下她的志願。她很興奮，填出她的身長，體重，膚色，丈夫標準，及她所有的財產數，並且附了一張嶄新的五元鈔票寄去。

愛神指導社很漂亮的社長的回信立刻來了，說他非常的快活，有一位這麼溫柔美麗的新社員。他担保她的婚姻在一二月內成功，還寄到一張社員證，上面畫着許多愛神和許多刺着箭的心。附註裏叫她再寄五塊錢去，社裏可以用非常秘密

的辦法，替她很謹慎地發出她寫給求婚者的情書。安娜自然不要人家知道她的冒險。便又送了五塊錢去。

信開始來了。雖然蓋着國內各地的郵戳，但字句却大體相似。安娜不知道通訊社的代理者各處都有，以一元一百張的代價來印鉛印信並寄回信。回信很多，但是都不很動人。有一位密尼蘇坦州的獨身農夫，願獻出六百英畝田來博安娜歡心，並且仍讓她處理自己的錢。他是個六十歲的跛子，但却有一顆良善的心。安娜不歡喜他送她的照片上那一雙『桃花眼』。南部一個大學生直截了當地說，他不管她是否比他大二十歲，他可以娶她，只要她捐兩千元給一個圖書館，供他作生物學的研究。安娜不懂他說的是甚麼話。

她加入這個通訊社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於是又寫了一封亂七八糟的短信給社長。回信說如果她變馬上就成功，必須將她的照片送去，要和原來一樣美麗的。自然囉，他說，照相是貴的，但社裏可以廉價添印，只需十塊錢一打。

安娜自己並沒有照片，於是便送了一張掛在牆壁上的已弄污了的瑪麗璧克馥（按 Mary Pickford 係美國著名電影女明星）的去。還是很早很早不知那個送她的，並且寄去二十元血汗錢要添印兩打，附郵費一元二角。愛神指導社的辦事員們原是認識璧克馥的，但他們也沒有異議。安娜並不想騙誰。她只要一個丈夫，馬上要。在社裏寄出第一批印刷信以前，她在她選過的末一組的名單中得到一位了。

這位恩人的信上說，他是個開礦的工程師，將離開墨西哥去經營一個大礦。他在那裏生活很孤寂。他看到了安娜的信，愛上她了。他有錢，問她可願意要一個粗笨的戶外工作者做丈夫？他叫約翰司登，送上一張自己的照片，非常像雷克斯·比契（Rex Beach 亦係美國電影明星）。問安娜可願意到阿爾卑尼去會面，在那兒結婚，再到阿地隆大克的冬天營幕中去度蜜月？最好把她的存款帶走，他們可以馬上離開墨西哥。但這是小事。

安娜由銀行領出她的五千塊錢，辭去職業，破題兒第一遭搭火車到紐約去。她只和主人最小的女兒說她要走了。六個月後，音息毫無。後來她的屍體被一位獵戶在北方森林中發現了。她的丈夫，一個同社的社員，始終沒有找到。

這種騙人的事業不怕任何城市的法律；繼續不斷地在引誘一般易受衝動的未婚人士。不曉得政府爲甚麼充耳不聞，不加取締？

(Perrion Maxwell 原著)

好萊塢的騙局

夏楚

爲了不少人想投身影界，好萊塢就有許多電影學校，指點男女老幼如何可以上銀幕。有許多學校是很規矩的，有許多却完全是賺錢性質，本文就想談談那些騙錢的學校。

那些學校招徠生意的工具，便是報紙上的廣告。廣告辭句做得極巧妙，第一他們決不自稱這是一所學校，因爲提到學校，人們就想到時間和金錢，而大多數人却預備兩樣都不花費，便可進身影界的。那些廣告做得使人相信，他們可以立刻給你一張騰雲帕，坐在上面便可得到名譽和光榮了。裏面總是說甚麼：「影界需要新人，求業有望，無需經驗，免費試驗鏡頭」等話，好像意思包括很多，其實一樣也沒有答應你甚麼。他們答應是答應的，並且樣樣都肯答應，可是只是

口頭上的，從來不會在書面上。就是口頭上所答應的話，亦不會在別人面前對你說的，——這樣使你抓不住把柄，無法去對付他們，控告他們，這就是他們能存在的祕訣。

幾個月以前，我的妻子的朋友曼麗，自商業學校畢業出來，在做事之前，她姑母給了她一千五百塊錢叫她去作一次旅行。她預備到檀香山去，就從在東部的家鄉出發，向西方而行。她在火車上看到像上面所說的一段廣告，當然她不是傻瓜，可是她亦同其他廿歲的姑娘一樣，認為電影事業是頂羅曼蒂克的了。她本來計劃，要在好萊塢我家牯欄幾天，現在不要了，在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偷偷的到那學校裏去。她想，如果那免費鏡頭試驗是成功的，她做下去，結果將要給別人如何的驚奇啊。如果失敗了，再照原計劃實行，亦未為遲。總之，兩條路對她都沒有壞處，不是那廣告上說，鏡頭試驗是免費的嗎？

在那學校裏，她受到很深刻的印象。她進校長室的當兒，校長先生正在打電

話：『好，如果米高梅要她，他們每週該出一千二百五十塊錢的薪水。不肯嗎，她下禮拜一定要到華納去了，他們已肯出一千塊錢了。你要曉得，我們這裏出來的人，從來沒有拿到一千塊以下的報酬的。』

曼麗如何曉得，校長先生對空電話的說話，富麗的裝璜，緊張的動作，莊嚴的談話（在這裏面，他們已知道她頗有點錢了）完全是一場要騙她的把戲罷了。

到指定的時候，曼麗就在開末拉面前照指導的那樣做表情了。她並不曉得開末拉裏沒有裝軟片，其實有許多學校連開末拉還沒有哩。校長說，當夜他要在放映室看她成績如何，叫她明天早上等回音。

第二天，曼麗心卜卜的跳，眼睛放着光彩，聽他關於她試驗的意見。他說她的演技，自然很幼稚，不老練。她既然沒有經驗，這亦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他已經看到一些天才的火花了，這當然只有一些些，但是只要加以訓練，加以發揚

光大，他說，這點熊熊的火花一定會變或極大的名譽和光榮的火花，光榮將照耀到地球的各處。

這學校願給她一個特別的好機會，他們來教導她一星期，此後將再給她個試驗，看進步如何。一星期的個別教練只要二百五十元已夠。這數目亦許相當可觀，但一想到許多明星，拍一部戲就有好幾千塊錢進賬，現在本錢只要出區區二百五十元，這當然只好算很小的數目。

工作嗎？當然有。訓練時期過後，她可以在學校自己攝製的影片中擔任一個角色，領薪水。此後，他們要把她和一家大公司簽訂合同，那些公司非常歡迎受過他們特別訓練的演員呢。現在，只須二百五十元，請在這兒簽一個字。啊，還有，她還要幾張呆照，要做大明星，呆照是免不掉的，這學校可以替她辦到，只要一百塊錢好了。

一星期過去了，曼麗又受了一次試驗，她聽說她已經有了十分希奇的進步。

天才的火花的確有的，並且已漸漸燒旺起來了。但是，還得需要煽一下。現在，還得要一星期的訓練——

她在好萊塢過了四星期，有一夜到我家裏來，只剩了兩塊大洋錢和一個破碎的心。一面潸泣，一面把她的經歷講給我們聽。

第二天，我陪她到那學校裏去辦交涉，我說，「你們已拿去她近一千三百塊錢了，你們既然答應給她工作做，那麼讓她做吧，否則還她的錢！」他們的態度很平和，給我看她簽好字的入學志願書，叫我讀第一章第三節。「簽字人深知本社當局並未許余職業，故本社任何人並不負有介紹余任何職業之責。」

我的妻子只好給她些車錢，讓她回家了。

有許多有錢人，亦許不去看到他們那些廣告。他們却另有巧計。

我認識的一位年輕母親，帶了她五歲的女兒，在鞋店買鞋子。另外有一個年輕女人，亦在試鞋子。她們坐得很近，那女人時時講起這位寶寶。最後她對寶寶

的母親說：『你有一個很標緻，很聰明的好小姐，我如果沒弄錯的話，我好像在影戲裏看見過她的。』

『沒有啊，』母親說，『她從沒拍過影戲。』

『呵呵，多可惜，』那女人很失望的說，『這樣標緻的一個寶貝，有這樣的個性，應該上銀幕的。她如果進電影界，你可反對嗎？』

『這我倒沒想到過。』

『你該想到的，』那女人接下去說。『我有一個小姪女，那是遠沒有你這位寶寶標緻的，她現在已經賺到七十五塊錢一天了。你爲甚麼不叫她亦來呢？誰曉得？她亦許會是第二個秀蘭鄧波兒 (Shirley Temple) 或者金蕙漱 (Jane Withers) 呢！』

那媽媽說，她不懂如何進行。於是那女人告訴她那姪女的『經理人』的姓名地址，叫她去見他。

母女二人拿了那張卡片，去見經理人了。他很堅決地說，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美麗，這樣有個性，有希望的小孩的。照規矩，經理人得拿她薪水的十分之一，但在他領她到影片公司去之前，他得要訓練她一下，只要一個禮拜便夠了，訓練費八十五元。

十個星期過去了，那母親已付掉八百五十塊錢了，才覺得他並不是甚麼經理人，不過是一個騙錢學校的老板，拿「經理人」做幌子罷了。她所碰的那位年輕女人，乃是他的妻子。後來經告發後，夫婦二人終於雙雙入獄了。

每輛進洛杉磯的火車，總載着不少想做明星的影迷，還有不少坐汽車來的。其中恐怕很多人受過那些學校的欺騙了吧。他們一年之中能騙着多少錢，我亦無法知道，總之這數目必定很大。據洛杉磯偵緝局的史溫中慰對我說，有所學校。開了六個月，就被查封，老板被捕，在這短短的時期內，他們已經賺了不止十萬塊錢了。他又破獲過另一所學校，有四十個女人在受「訓練」，每人出了五百塊

局。 錢。

騙錢的學校去了又來，但是那許多過份輕信的人們，却永遠在支持這些騙

(Wesley Barer 原著)

紳士國的走私

朱 綺

在今日的報紙上走私的新聞是風頭甚健的。時裝店和女服舖的主人已受了嚴厲的監視。在近幾個月中，稅關人員常常到倫敦幾家舖子裏去檢查。他們要求查看商店簿冊和一切進貨與交易的證據。再拿這些和海關的記錄比較。

許多婦女——而且常常是很有錢的——以為逃避關稅是很聰明的事情。她們到巴黎去，出了很高的代價買珠寶首飾，但是她們會用各種計策來欺騙稅關人員。男子不是巧妙的偷運者，他們常常被稅關人員的詢問所難倒。但是女人！稅關人員說她們是比較聰明的說謊者。

稅關人員都有偵探的神祕本能。他們只要看一眼，就能從二十個無辜的旅客中提出一個偷運者來。

箱篋或衣服的拿法常常使偷運者暴露祕密。譬如一個從南非回來的旅客，上岸後緊緊抓住一袋高爾夫球棒。他並不把它們隨意地放在稅關棧邊，反時時刻緊抓着不放。這難免引人疑心了。辦事員抽出一根棒來，發現所有的棒都鋸掉了半截，高爾夫棒的下半截藏著金銀。結果該旅客所應付給的關稅竟達一萬餘金鎊之多。

另一旅客否認他袋裏那個瓶中的東西是威士忌。他發誓說這不過是茶而已。稅關人員起了疑心，就去搜查他的行李。他們尋到了好幾瓶！那人要是承認了他瓶裏的東西是酒，也許倒可以逃脫了，因為僅是瓶裏那一點酒是用不着付稅的。

輸入英國的麻醉藥品是越來越多了。這一類貨物常常由空中轉運，用油布包裹，加上軟木，使它們掉下水去後仍能浮起。在這時候巡哨海岸的人或者還在很遠的地方呢。

酒，酒精，烟葉的大規模的私運盛行於南部海岸，如威得島 (Isle of Wight) 和羅姆納馬區司 (Romney Marshes) 等地，以及捕魚港如格梭姆司倍 (Grimsby) 和赫兒 (Hull) 等地。

運私貨的人挨門到小旅店及其他地方，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白蘭地酒和甜酒——只要五先令就可以買到一瓶最好的酒。分銷處是設在鄉間房屋的。

從馬賽運來了超等的香檳，從安特衛普 (Antwerp) 運來了大批的烟葉。有時這些東西裝在小船中，顯然是指定運到其他大陸的港口去的。官廳就給了他們證書，又貼上封皮。一入海後，這些船就轉換路徑到英國去，封皮是揭去了，小船偷偷駛入僻靜的小港灣中，運貨車已等在那裏了。

偷運烟葉比較危險，因為那種純粹佛及尼亞烟葉有一種辛辣衝鼻的氣味。可是大約每月私運到英國境內的烟葉至少有十噸之多，這在稅關上便是八千金鎊的損失了。

偷運者密藏珍飾一類小物件的地方真是異想天開，不可思議的。這些東西有時會隱匿在肥皂塊中，傘柄中，粉盒中，寵愛的狗或猴子的項圈中，剝製過的鳥獸和小塑像中。一粒珍貴的寶石可以繫在一件衣服上，這樣看上去就像一件不值錢的裝飾品了。英國某船上有一個膳務員常常在空的攪乳器中私藏幾瓶香檳酒，帶上岸去。

在禁止通貨輸出的國家中，做生意的人把錢隱藏在幾桶普通的破銅爛鐵中寄到英國去。稅關人員有一次破露了價值一千二百金鎊的貨幣。

最點巧的是一個擁有一粒貴重鑽石的漂亮少年騙子了。當他的船近紐約時，他知道在那邊會碰到偵探，所以他騙船員們，說他是個著名人物，隱姓埋名地出來旅行的。他宣稱：『我要避免新聞記者的纏擾。』水手們結果設法把他裝在一襲又髒又舊的汽鍋套中偷運上岸，他就這樣逃掉了。

有幾粒藍鑽石是放在一支剃刀柄中偷運入英國的。有一個人因為眼睛壞了，

裝了一個玻璃眼；偷運者於是雇用他偷運一粒著名的寶石到美國去。玻璃眼後面鑽了一個孔，那寶石就嵌在那裏面。

一個女人有偷運香料的嫌疑，緝私員上船來審訊她，她把香水精奪去都丟進海中。她勝利地說道：『現在我一點都沒有了。』但是依照法律，那些丟掉了的香水精還是她的，因此被處了很大的罰金。

(節譯自上海字林西報)

走私妙法

黃中

德國元首希特勒，因想保持馬克的價值，不久以前曾下令禁止現金出國，許多有錢的人，於是想盡方法逃出這個難關，走私方法無奇不有，下面就是幾個例子，我們看後，不能不欽佩那些大腹便便的德國富翁的神通廣大了。

最近德國一個機關報上忽然發現某大鋼鐵公司經理徵求私人祕書的廣告，言明凡有志應徵者應將履歷表寄往該報社某號信箱，過了一會，該報社接到一個電話，是那位登廣告徵求私人祕書的先生打來的。他問報社可否將應徵的信郵轉到瑞士某地去，因他有事急欲到那兒去辦理。次日這位鋼鐵公司的經理在瑞士的耶立克收到了他的包裹。德國邊防局官吏深信這報社不致私運現金出境，所以就毫不懷疑地放它過去。這一位富豪經理至是目的已達，在耶立克的旅社中將包裹

啓開，置二百餘封信於不顧。將其餘的二百多封小心翼翼地開啓了，從裏面取出大批現金來。

又有一人從銀行裏把他的存款全部取出，毫不在意地將它換買一套上等的汽車零件，那些東西全是用白金製成的。一天，他靜悄悄地開車越過邊界，車中滿裝置白金質的零件，簡直沒有人理會他，也不曾注視過他的汽車的零件。不但如此，如果那些邊防官兵會檢查過他和他的車輛，他們也找不出甚麼可疑的地方，原來那些白金製的零件上滿塗着油膏和污物。

還有一人將他的遺囑及一張國家彩票放在信封裏，信封上用大字標明，『待我死時，才可啓開。』幾個月以後，這個人在德國鄰近一處山村旅行。有一天，那人走進國社黨公使館內，向使館人員說，他想更改他的遺囑，但是他的醫生囑咐他不要長途跋涉再回祖國去，因為他的身體太弱。他請問公使再來時能不能順便替他將信封帶來，公使當時就一口答應了。

當公使把他那遺囑的信封帶來時，他五體投地向他申謝。公使既然身爲國社黨要員，過境時當然不受檢查，因此不知不覺替那人私運出百萬馬克了。

也許下述的走私方法比前者還要巧妙，不同凡響。不久以前，德國中央銀行總理史迦德公告說，凡私運現金出國的人犯，只要能悔改，自動於短期間將所私運之現金送回本國，可免除罪過。過後不久，有一位服飾闊綽的紳士，形色慌張地跑來法庭，申說他已私運五萬馬克出國，現存在耶立克的一個保險箱內，法官聞訊之後，就要他說出錢藏在那裏，以便通知駐耶立克的領事去取。那人說，麻煩就在此，因耶立克銀行除存款者本人外，不許任何人開啓那保險箱。他說他願意馬上到耶立克去把錢取回，法官不放心，只好折衷行事，允許那人同一個國社黨官員去，於是他們兩人便乘那紳士的私人汽車向耶立克出發了。因爲車上有國社黨員，他們便可以暢行無阻。但剛走入瑞士境界，車就停止了，那人開車門向官員說：『滾吧！快點，請轉告柏林的官吏，我沒有甚麼保險箱存放在耶立克，

却有二百萬馬克藏在這車內，謝謝你護送我一路平安到此，而免除關稅人員的檢查，再見。」

(節譯自“Reader’s Digest”)

口頭宣傳廣告術

熊正瑾

你坐過擠滿着人的火車嗎？僥倖的旅客佔得坐位，躲在晚報底下。不幸的站在中間。你以為這個場所平淡無味嗎？啊哈！它是個戰場，市場，獵場啦。火車壁上及報紙上的廣告就是獵者。它們擺下了迷魂陣，但是旅客不進來。它們的鳥鎗手發出許多子彈，但是旅客皮厚，彈不易入。廣告者費了很多火藥子彈，而射中者少。他們覺得『此路不通』，應該想出一些更廉捷而可靠的方法。

但是『此路』並不是完全『不通』。有些旅客看了廣告下車後，心裏想買，想買上車時不想買的東西。

美國人費很多時間去做買賣。你看見站在你旁邊的兩個人吧。那穿制服的汽車夫向那個戴八角眼鏡的大腹賈說：『是的，白先生，「天賜牌」汽車輪是最好

的。」

大腹賈說：「真的嗎，約翰？它可走幾千里？」

這兩個人有很響亮的聲音。靠近的幾個旅客機械地瞟了他們一眼，好像在聽他們……

火車開到郊野了。（外景也有很多廣告。）幾十個旅客，也許因為沒事做，也許真的關心這段談話，側耳傾聽這兩個很響亮的聲音。

「我買的「天賜牌」車輪走了二萬二千哩之後，還是同新的一樣。花紋都沒有壞呢。」

「真的嗎！我的汽車也得裝一套。你是內行，當然不會錯的。你剛才說是甚麼牌子？」

「「天賜牌」，「天官賜福」的「天賜」。」

這個汽車夫說的是經驗之談。大腹賈被他說動了，要買「天賜牌」車輪了。

旁聽的人也不免聽在心裏。有些人會去看看這個道地貨。因為在公共場所偶然聽到的經驗談，有些人也要買這個牌子。「天賜牌」的銷路必然大增。口頭宣傳比紙上宣傳效力更大。買主事後間接的宣傳，比賣者的直接宣傳效力更大。

火車停了。大腹賈說，「我在這裏下車。」

汽車夫說，「我也下去，白先生。」

他們下車了，在人叢裏擠了一會。啊呀，一定是丟了甚麼東西；他們又回來了。但是他們不走進剛才那一輛車。他們從兩頭進來，在中間會齊。

大腹賈說：「你在這兒呀，約翰，我以為今天天氣這麼好，你一定會載你的老板兜風去了。」

其餘的旅客一定聽到這句話的。

汽車夫說：「我剛才在大馬路買了一套「天賜牌」車輪。」

「「天賜牌」是好牌子嗎？我的車輪快要破了。」

『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小姐那輛汽車的輪子走了二萬二千里，花紋還沒有壞呢。』

『這倒是好消息——你剛才說是甚麼牌子？』

依然是我們在那輛車裏聽到的那套話。旅客個個側耳細聽。他們也有汽車，將來都要買車輪的。

如果我們緊跟他們，我們就可以看見他們從這輛車跑到那輛車，把這齣戲演了又演。

他們做甚麼呢？他們是祕密營業的口頭宣傳團的團員啦。廣告的技術愈是進步，買主的抵抗力愈大。於是乎有新組織的輕快坦克車隊，在烟幕下混進敵境，拋擲宣傳的炸彈，再悄悄地回後方來。

如果我們用慧眼去觀察那些似乎在隨便對話的人，我們便會發覺幾個可疑之點：他們的聲音過於響亮，他們把貨物牌子重複着說了幾遍。他們的眼睛向四圍

瞧，他們看見熟面孔就停住不說，而繼續在新聽衆之前表演。

有訓練的口頭宣傳員現在還不多，但是他們的前途是大可發展的。現在已經有很多廣告社運用口頭宣傳術。剛才那兩個人只是一對，推銷一種車輪——『天賜牌』。在其他火車上，地中電車上，高層電車上，也有許多對宣傳員在工作。當天有成千成萬的旅客聽見很響亮的私語，一個制服整齊的汽車夫同一位大腹賈熱心地贊美非常便宜而可靠的車輪。在其他城市，有一些宣傳員也許正用同樣方法，把稱贊貨物的話，送進你那對天真無防的耳朵裏。

這種方法是很有見地的。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會被大眾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朋友的話，偶然聽到的隨便私語，就聽在心裏。有意的口頭宣傳比尋常的推銷術效力更大。

雇用約翰及白先生的廣告社可以在二十一天之內用十個人遍傳『天賜牌』車輪於費拉德城。紐約也許需要一個多月。一個城市一定有幾個地點是車輪買主的

聚集所。印刷的廣告不但不能隨兩隻腳走，而且又須佔據較大的面積。廣告社開起賬來：每對每天十五元，外加車費雜費。一個監督員專司報告及調查，每天十七元半。天賜牌車輪廠在全費城三星期所用口頭宣傳費還不及二千元——大報兩全頁的廣告費一天就得花這麼多。

宣傳團員每天得四元。他們是由別處雇來的，免得被本地人認識。他們須受訓練，說話自然，化裝活像。如果廣告社包工宣傳時裝貨品，宣傳團員必須容貌漂亮。如果當事人是製牙膏的，宣傳團員自己必須有潔白的牙齒。貨物，牙醫，娛樂，都可用活人去宣傳。

這些宣傳到底有甚麼功效，很不容易說。因為廣告社及當事人都嚴守祕密，不敢對衆自誇。上當的人聽到，有些會笑，多半會生氣。

但是有兩個例子是確實的。兩處都是百貨店。百貨店有各種比較的方法，可以查出何種廣告效力最大。第一例：一個百貨店屯了許多雨衣賣不出去，於是請

廣告社用口頭宣傳團員。他們混在升降機，電車，高層電車裏，開口閉口總是說雨衣。該公司在星期內就賣掉七千件。

第二例更妙，並且可以看出有錢甚麼事都做得出來。一個女手套製造家覺得他的貨（暫叫施麗手套）不容易賣。口頭宣傳員活動起來了——工作很簡單，代價大概不大。每天有幾百個婦女到頭等百貨店手套櫃前來問，『你們有施麗手套嗎？甚麼？沒有施麗手套！我要買一雙施麗手套！』

商店的定貨部聽到大衆的要求，就趕快定了幾千雙施麗手套。

如果製造家及廣告社到此就停漿不搖，店家一定會以為要求施麗手套的婦女忽然出洋了。

於是那些担任口頭宣傳工作的婦女，戴着製造家的新手套，說廣告社的話，成變成對地跑進升降機，電車，戲院：『這種施麗手套是我平生用得最好的了。你看我的施麗手套！我真愛我的施麗手套！』在很短期間手套全賣出去了。

這種方法，你也許認爲不道德。宣傳員是變了形的。她們能使人相信，因爲她們跟那些貨物好像沒有利害關係。關於這點，廣告社用辯護的口氣說：

「我們不覺得我們的方法和別的廣告術有甚麼不同。第五街一個時裝店要宣傳他的時裝，雇模特兒在店外混於頭等旅館，戲院，和跑馬場。她們不戴他的招牌，人家以爲她們是交際花。在雜誌裏我們往往看見大老板的照片，贊成某種貨品。如果圖中人不是一個大老板，只是照像館的模特兒，誰去管它呢？在廣播節目裏，我們聽花園路某某太太贊美某種面膏——只因爲說話的是一個暫雇的女演員，有人起來反對嗎？我們口頭宣傳者，同別的商人一樣，不過是受訓練過的角兒，用正當的方法在宣傳非禁品而已。」

最有名的宣傳社常推美國唐尼蒙公司。它在紐約，芝加哥，愛第蘭泰，托弄，都有分行。它用這種方法幫助商人推銷貨物，但是它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倒是用口頭宣傳去解決罷工問題。

唐氏解決罷工的方法是這樣的。罷工工人住宅區裏來了許多挨戶賣東西的小販。工人的老婆多數沒有錢買；於是這些喬裝的宣傳者便同情地說：

「我很明白您爲甚麼沒有錢買這些便宜貨。您的當家的在罷工，是不是？這當然不關我的事，但是我覺得有點不平：您買不起便宜的日用品，却讓那些組織罷工的人拿大薪水，坐大汽車。我從前也是工會的工人，現在不是了。您瞧罷工給我甚麼好處：挨戶賣東西！您知道組織工會者的薪水嗎？平日每星期只二十五元。在您當家的罷工的期間，他們的薪水就漲到一百多元，此外還有辦公費。您曉得嗎？」

於是娘兒們也在家裏罷工，反對丈夫罷工。最近在阿埃阿州發生一次長期的罷工。挨戶宣傳員工作三天就把工潮解決了。

約翰及白先生的方法當然也有其缺點。少用爲妙，多用則被大眾發覺而不相信。任何批評貨物的話將被認爲推銷術的餌。美國人樂談的題目，如你的汽車比

鄰居的好，對收音機，香烟，高爾夫球，電影的意見，你一談起來，就要受人瀆疑。行銷已久的牌子大家將不敢談。談者就有被認為推銷員的危險。美國人談話的題目或將轉移到宗教，政治，歐洲——或者，天氣。

(Robert Littell and John J. McCarthy 合著)

第三輯 文明的疾病

防病未然

壽者

十一年前，洛杉磯有一位很紅的外科醫生，名羅克利 (Dr. H. Clifford Loos) 的，因為自己很辛苦的從事醫業，已二十年，宜從此退休，於是將醫藥的器具收拾起來，將應診處給關了。可是幸運得很，羅醫生此舉並不是他事業的結束，實在是他事業的開始。現在羅醫生負責診治的病人，已有六萬人。因為他發明了一種方法，將醫藥費減低，結果雖最佳的醫藥治療，那費用連工資頂微的窮人都能擔負得起。

原來羅醫生退休後不久，有一天和一個鄰居一齊談天，這人是在水電局內做事的。

鄰人問羅醫生道：『你們這班醫生，為甚麼不能想一個辦法，澈底為病人服

務，同時將費用降低，使普通一班人擔負得起呢？」

羅醫生道：「我們可以做得到，不過普通一班人不要罷了。」

鄰人說：「我知道有許多人，都需要這種設施。那麼，費用一共須多少呢？」

羅醫生以爲：一人每月若能繳一塊半錢，他就可以照顧一羣長期包看的病人，一切診察，出診，手術，以及醫院中的病牀，藥品的費用，都可以包括在內。

於是不到一個月，那鄰人在水電局內，已約了五百個人，都簽好了名，情願繳納診費，請羅醫生看護。此時全要羅醫生出力去做了，他本來想過點閒逸的生活的，這一來把這念頭也給打消了，他和魯道納醫生 (Dr. Donald E. Ross) 合作，僱了一位看護，開了一個新診所，即定名爲魯羅醫診團 (Ross Loos Medical Group)。

去年這醫診團，一共醫治過六十七萬七千三百十三起病症，動手術的，在二千六百起以上。羅醫生和魯醫生，以及他們的同事們，從來不會花過一文錢去作廣告，去招攬病人；病人們經治愈後，覺得滿意，於是口頭交相讚頌，所有的病人都是被他們招致得來的。

可是不久羅魯等就知道：每個定戶每月出一塊半錢，實在不夠包括一切的費用。於是第二年將每月的醫藥費增加到兩塊半錢，這一來連職員的薪水，診所的雜用，以及院中醫藥的供給，都包括在內了。此後定戶的數目繼續增加，到後來除了那所四層樓的大廈外，魯羅醫診團在洛杉磯郊外一共辦了十個診所。開始時祇有兩位醫生，後來內外科的醫生，一共常年請了六十五位。

就醫診團包訂診治的人中，有二千五百個學校教師，有該城警局中大部分的官吏，有救火會中的人員，有兩間大學的教職員，電話局中有一千七百人，其他集團的訂戶，大大小小，估五十家公司之多，此外尚有其他機關中集團的訂

戶。

此後就有四十來個城市，都派代表團來研究這種組織，有的代表團很遠的來自國外，在米爾瓦基（Milwaukee）與西雅圖二地，還有些醫生，聯合起來，也模效這種醫院的組織。因為普通一班人都希望有充分的醫藥治療，同時要費用不太貴，而這種組織非但可使這班人得如願以償，更稱了一班醫生的心意，他們但求有相當可靠的收入，這一來也成功了。

魯羅醫診團內的醫生，薪水都是固定的，不論所看的病人多少，總拿那麼些錢。醫生最低的薪俸，每年三千六百美金，最高的有一萬二千美金。而加州醫生的薪金，平均每年僅三千五百七十七元，就這個數目中，還要提出一部分來，充應診室內的費用。在已往的十年中，魯羅醫診團每年還可得贏利，贏利中百分之六十都分配與職員們，作為紅利。醫診團的股東，本來祇有魯羅兩位醫師，現在全部已屬於十八位年長的醫師，但是當他們退休時，每人必須將自己的一份利益

售讓與該團中一位年紀較輕的職員。

魯羅醫診團內的醫生，每星期工作四十四小時，時間再也不加多。至於夜間應診，自有一班指定的人去值班。醫生們每年都有兩個星期的例假，同時照樣拿薪金，醫生中一班老輩，每年還有三個月的假期，讓他們去休息，或去作學理上更深的研究。

在那二萬三百個定戶中，每人一月中可隨意請多少次醫生，他去看醫生時，也可以憑自己的意思去選擇，不過事前須預先約定而已。如未預先約定，臨時去醫院內，那祇有空着的醫生來替你看，對於一班定戶們，無論要動甚麼手術，醫生都得替他們設法，務期恢復他們的健康，在天使女皇醫院內，魯羅醫診團設有兩層樓面，以及其他需用動手術的診室，凡是長期的訂戶，都不另取資，不過每人每年住院的時間不得超過三月，住至三個月以上，病牀或病室就得另徵點費用了。

定戶的妻兒子女，或其他有關係的人，如需醫治，也可依照這種辦法，不過他們每次診察時，須付五角，請醫生出診時，須付一元。他們若需動小手術，每人祇要付十二元半；手術費，病牀費，看護費，藥品費，一切的費用都包括在內了；若要動大手術，每人一共也祇須付二十五元。婦女到院中來產孩子，每人祇須付二十元，凡是產前的照料，接生的手術，以及產後對於產婦與嬰孩的看護，一切費用，都算在內。其他疾病的治療，其費用之低，也與此相似。定戶的家屬來醫診團就醫的，其數目已超過原來的定戶。比例爲一與二之比。

魯羅醫診團本來祇收團體定戶，個人定戶是不收的，因爲對學校的教師電話局的職工，每月收費時，手術費可以省了。但是後來有許多經治愈的病人，現在已不再屬於團體的定戶了，禁不住他們的要求，醫診團在去年十一月間祇得除去例禁，讓他們也加入。不過這類單獨的定戶，加入時須行體格檢驗，每月付會費三元、多的那五角錢，是徵收會費時的手術費。

醫診團的業務有時也有些障礙，並非一帆風順，譬如五年前吧，魯羅二位醫生就被洛杉磯地方醫生聯合會控告，說他們『做不道德的行爲』，該會將兩人一齊開除會籍。他們並且不容魯羅二人替自己辯護，魯羅於是祇得上訴於加州州立醫生聯合會，該會仍維持原判，同時魯羅二位醫生再上訴於美國全國醫生聯合總會中，總會才將開除會籍的事取消，並駁斥地方醫生聯合會與州立醫生聯合會的舉動，判決魯羅醫診團的醫生的受爵爲無辜。

從此事發生以後，就有人繼續要求魯羅醫診團在洛杉磯郊外開辦診所。有許多醫生，從前曾極力反對該團的，後來也加入這些醫院中工作，而加州州立醫生協會，從前曾判定魯羅二人做不道德的行爲的，去年也介紹整批的醫生，來爲該團服務了。但是魯羅醫診團的醫生却情願將自己的經驗貢獻與任何醫生團體，甚至於與他們競爭的團體，他們也不加歧視。

羅克利醫生曾說過：『這種組織，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可以施行，使普通一

班人家，得到更充分的醫藥照料，減輕醫藥費的負擔，同時使普通一班醫生們，工作的時間減少，得到的薪給增多。並且在醫藥治療中，這是最好的防病未然的方法。假使你要趁毛病未厲害時，就趕忙醫愈它，那麼你必須使請醫生成爲一件容易的事，使大家都很不費事的去就醫才行。」

(Frank F. Taylor 原著)

醫院療疾記

藍萍心

我是個做社會工作的人，常常有許多『顧客』來找我。當他們生病的時候，我總勸他們到公共醫院去就醫，可是他們却頑強不化，情願在喧雜不潔的家裏受苦，不願到現代醫院井井有條的恬靜環境中去治療。這使我很不高興。上個月我自己病了。我不時受一種有麻痺性的痛苦所侵襲，後來只好去找醫生。我揀了一間醫術高明，設備現代化的公共醫院。

我於午後十二點半到醫院去，兩小時後依然枯坐在硬板凳上。我每次走到辦公檯邊去，便有人命令我『坐下』。房裏擠滿病人，我不知道四週的人是否也和我一樣地等待得很不耐煩。他們看來都是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你對公共醫院的規矩不久就會慣了的！』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女人對我說。

後來有人喊我的名字，一個女職員向我指一指，另一個女職員叫我過去，一邊問我，一邊把我的話填在幾張印就的表格上，接着製就幾張有色的卡片。她始終不會抬起頭來望我。她慢吞吞地叫我到二樓去給醫生診視。我在二樓的硬板凳上又和十幾個不幸的人坐了兩個鐘頭。

突然有個看護婦把一根熱度針插進我的嘴裏，同時計數我的脈搏。她一語不發，命令我和另一個等於『自動機器』的病人去量體重。他始終沒說一句話，或表現一點人類的情感。一個女書記坐在辦公檯邊，用一種譏笑的憎惡態度，在觀察跟前的人類渣滓。一個黑種女人剛由隔壁醫生的辦公室出來，走近這女書記，詢問下次就診的時間。

『下星期二，時間和今天相同，』女書記不費思索地說。

那女人侷促不安地站在那裏。『我別時來不可以嗎？我每天下午須去做工，少賺一個銅板都不成的。我須養育我的孩子。如果我有一個下午不去做工，我的

「老板也許會停我生意的。」

「不可以！我們不管你的私事。叫你甚麼時候來你就甚麼時候來。星期二。」

接着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走進診病室時已是下午四點鐘。一個青年的醫科學生叫我坐下。

「你身體那一部分作痛，」這四小時等候所得到的獎品問我說。

我把三次發痛的情形告訴他。他很忙碌地寫着。他好整以暇，不厭求詳地問我說，「你服用麻醉藥品嗎？」「沒有。」「你服用高根嗎？」「你服用嗎啡嗎？」

「海洛因嗎？」我答復一大串的問題，使他知道我曾患過甚麼病。他用正楷字一字一字地寫下來，寫滿幾張紙。這倒不要緊。可是這時他又拿起另一種表格，再問我許多問題：「你沒患過肺病嗎？」然後寫下「未患肺病」四字。「你沒患過花柳病嗎？」……每個答案都詳細記載下來，不作簡體字，也不用「同上」

等字。而無情的時光已經飛過去了。

後來他把四張大表格整理好，拿着這寶貝出去。一個看護婦走進房來，命令我脫衣服受檢驗。我脫去上衣。「快點，快點！」她嚷着說，好像我是個絕無人性的東西似的。

醫生終於在四時三刻走進來了。他很冷淡地檢驗我的血壓，察看我的牙齒，眼睛，和喉嚨，用手按我的腹部，便算完事。「這病的徵候很不明顯，我一時找不出來。下一次病痛發作時，跳進一部汽車，開到醫院來吧。」

我說我的病痛也許和婦人病有關。醫生聽見這話便說，先作這方面的檢驗也不妨事。他約我下星期三再來見他。

我一生不曾有一天遇到這麼多的挫折。像一個損壞的輪齒那樣地給人遞來遞去！羞辱和憤怒的熱淚在我的眼睛裏燃燒着。人家曾對我說，「你的感覺太靈敏了。那些感覺遲鈍的病人視醫院的待遇爲家常便飯呢。他們和你不同。」哼，如

果有些病人這樣，他們却不是生來就這樣的。

雖然如此，我到星期三還是回醫院去。照例靜候幾個鐘頭之後，我終於給職員領進婦科部的一間小房了。職員命令我脫去衣服，一個漂亮的胖女人正站在我前面脫一條有花邊的綠色短褲。汗染的胸衣，褪色的襯衫，和凌亂的衣服，表示先我而至的病人已經不少。那地方的空氣充滿着汗酸味，汗濁而鬱悶。

我穿上醫院的白衫，坐在更衣室外，和一些病人在那裏等候——又是在等候醫生的召喚。我覺得胸中作惡，鬱鬱不快。我覺得其他的病人似乎都在憂慮的緊張和興奮中。婦科的檢驗給人一種親切而又苦惱的感覺；同情的空氣幾乎是絕對必要的。

一些年青的醫科學生坐在一列小桌邊，面對着一羣病人。他們的任務是直接把病人所敘述的婦科症狀記錄下來。這種絕不尊重個人私情的診病手續，使我憤恨填胸。然而這種病人歷史的研究法，僅是下一個手續的適當準備呢。

我被叫進檢驗室去。那裏有兩張檯子，我那在更衣時碰到的胖朋友躺在一張檯上。我好容易擠過她和檢驗她的醫生的身邊，然後躺在第二張檯上。一個醫生正在閱讀我的病狀報告。我覺得如果醫生能夠直接聽我的病狀敘述，而不去靠醫科學生一星期前的報告，一切當能比較圓滿的——至少由我這方面說來。

『天啊！』在第一張檯邊的醫生突然叫起來道。『德拉克，到這裏來。把報告放在一邊吧。這女人生了一個大瘤，由子宮一直長到肚臍上去呢。』

那女人呻吟着。

德拉克放下了我的報告，很安閒地漫步過去，去欣賞那個美麗的大瘤。那發見新大陸的傢伙趾高氣揚地轉過頭去問病人說，『你到醫院來診病已有多少時候了？甚麼——五個月——他們怎麼沒看見這個瘤？』

我的醫生默默走回來，開始用手指檢驗我的身體。他那種突然的衝刺動作，使我痛得畏縮起來。『放弛筋肉啊，』他怒吼着。我聽見我發出一種可憐而恐懼

的聲音。「我正在放弛肌肉呢，」我不斷地在軟弱無力和痛苦中哀號着說。

後來他粗暴地對我說，「到醫藥部的醫生那邊去，告訴他說你沒有甚麼毛病。」

我回到更衣室，看見我那可憐的同伴在泣哭。現在醫生不在這裏，她可以盡情一哭了。

「我到這裏就醫已經五個月，而他們現在又說須開刀了。」

醫生不管病人的感覺如何，任意把診斷報告很公開地丟來丟去；這種無情的行爲似乎是不必要的殘忍。

我經過了這許多麻煩，仍無一點結果，雖然心裏憤懣不堪，但還決定於下星期再去。可是在下星期三還未到的時候，我的劇痛突然又發作了，我連忙忍着痛苦趕去找醫生。

我拿着診病掛號證，在人叢中擠到醫藥部去。我坐在那裏等了兩個鐘頭，痛

得幾乎失掉知覺，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後來有個看護婦導我到檢驗室去，給我躺在一張檯上。一個青年醫生在疑惑中慌張地團團轉，請主任醫生來，兩人在我的跟前討論各種疾病的可能性——脾臟患瘰病，痛，或急性盲腸炎。

他們決定讓我在院住宿一夜，以便檢驗，不久我便躺在普通病房裏了。這是一間通風的大房間，放着十五張床，各床間由玻璃隔開，使一個看護婦可以看護全房的病人。當我躺在病床上給人送進房去時，我聽見一個由迷藥中醒過來的女人底呻吟聲。房中無論甚麼聲音都是要給大家享受的。呼喊、呻吟、泣哭、祈禱——病人在生理上或情感上的任何表現，都無從守一點秘密。

我在被單裏把身體縮成一團，徒然希望找到一個逃避所，使我的身體和人格不至於這麼無情地在大庭廣衆之間赤裸裸顯露出來。被單的單薄使我不能靜靜地自省着。當我躺在神志不甯與寒冷中戰慄着時，一個看護婦跑來給我灌腸。這灌腸的手續是十分公開的，醫生們在我的腳邊若無其事地走來走去，對我所受的痛

苦漠不關心，好像把汽油放進引擎似的。

我那夜清醒地躺在床上，開始在一陣叫喊，痛哭，呻吟，咳嗽，和吐痰的混亂中，研究那一個聲音是從那一個病人發出來的。那個患扁桃腺炎的病人每次嘔吐，我都知道。那個剛割好腺炎的黑種少女每次嘆氣，我都知道。聲音最大的是一个頸上生瘤的女人哀求『聖母瑪利亞救我』的呼喊。她的痛苦永遠沒有減少，雖則那看護整夜給她換藥，又幾次請醫生來看她。我聽見他們在討論她所患的傳染病的沈重，但我不知道這麼一個病人爲甚麼放在普通病房裏。

我吃了些線麵和半冷不熱的清茶當晚餐後，覺得還是很冷。我按鈴想叫看護婦多拿一條被單或浴巾來。我爲此及其他更緊急的需要，按鈴多次，可是絕無應聲。最後我再也捺耐不住，才違背了醫生的嚴令，離床起身。我走到門邊去找看護婦，向她拿一條浴巾。她說我不該起來，但她答應要給我一條浴巾。翌晨十一時，當我剛要到愛克斯光室去時，我領到那條浴巾了。我在戰慄中過了一

夜。

我在深夜細想，我爲甚麼到普通病房來，我覺得連醫生們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吧。據說我到那邊是要受檢驗和休息的。然而沒有人走來檢驗我，至於休息——哼，身體頂健康的人在這裏也睡不着呢。如果病人偶然假寐一會，病房裏便突然來了一陣強烈的燈光，把他弄醒，四週醫生們談論的聲音，歷歷可聞。病房裏的電燈，只有一個總開關，不是每間小房各有一個開關的。

我度過了平生最長的一夜，心中給週遭痛苦聲煩擾得鬱悶不快，頭昏眼花。清晨一到，照例是一根熱度針插進我的嘴裏。這是我過去十二小時所得到的唯一安慰。後來居然有一個醫生到我的床邊來，他提議叫我照一次愛克斯光。

我照過愛克斯光後，又在病房裏等照片晒好。過了一個半鐘頭，有個住院醫生走來叫我出院，約我下星期三再來受檢驗。他說我的胆囊看來也許有點毛病，叫我下星期再來找他。

我想道，『如果我能夠活着出醫院去，我便永遠不到醫院來。』我顯然已經痊癒了。一個看護婦叫我穿好衣服出院。一夜的宿費計共二元五角。我用二元五角，可以在旅館開一個房間，既有浴盆，又有被單，可是我却没有費人家檢驗的權利了。

不知如何，我在醫院裏始終是默從人家的命令的。走到街上時，我被蹂躪的精神才恢復原狀。我覺得我又是人了。我知道我死也不願再踏進公共醫院之門，去呼吸那種空氣，因為那種空氣消滅了人類生存的意義。

我當場決定去找個私家醫生，如果醫藥費無着，去借借也是不要緊的。我去找一個和這醫院有相當關係的專門醫生。他非常慇懃地歡迎我，小心翼翼地診察我的症候，照了一張愛克斯光照相，便馬上施行外科手術。

當我在養病時，『我的』醫生把一封醫院的主任醫生寄來的信給我看：

『病人休息一夜之後，未用麻醉藥品，即離醫院。醫生未作診斷，惟已約病

「人下星期三再來，他爲甚麼沒有回來呢？」

（C. W. W. 譯）

小病化大病

郭聲宏

我在一所大醫院裏當看護，不時目擊人世間死亡和淒慘的悲劇。時日既久，我漸漸相信大多數的疾病痛苦都可以消除，只要我們不輕視小病，不疏忽病勢初起時的徵候。

也許最可憐的忽略者可於孩子病房裏找到：七歲的傑姆一出娘胎腳便患了畸形，到了現在却有點難以矯正了。走路時腳向內跛，踮踮跟跟，搖搖擺擺，每走一步，小小的身體便扭歪得很厲害。這種畸形的病態在他出世十日內就應該矯正的，那時嬰孩骨骼柔弱，把腳矯正不見得怎樣苦楚，到了會走路時，便可伸屈如意了。現在他必須施行手術，躺在牀上忍受數星期的痛苦。

屏風後面躺着四歲的蓓蒂，她患急性腎炎和第二期的心臟病，繃綿牀弟，奄

奄一息了。數月前她還是個肥潤可愛的孩子，現在面部和身體各部都很劇烈的腫脹，患小孩子所少見的白喉症。如果她在九個月時便注射抗毒素，她一生決不會罹這疾病的。

舊蒂鄰牀的孩子患先天梅毒，遍體毒瘡，做了忽略的犧牲品。這孩子未出世前，患梅毒的母親到免費的臨診所診治數星期，未痊癒前醫師竟叫她每星期來診一次，但此病最忌的正是每星期來診一次；現在她的孩子輾轉床第，備嘗痛苦，如果事先好好經過醫師治療，就不會貽害孩子了。婚前血液的檢驗既可控制此種遺傳性，又可減輕無辜孩子的痛苦。

在婦人病房裏有一個患腦膜炎的可愛少女，病勢沉重，失去知覺。數星期前她曾患感冒，隨後感到耳痛。她的母親自作聰明，用溫暖的油和熱水袋放在她的耳邊，但她痛苦更形劇烈，弄到耳膜破裂。這樣的經過好幾天，病勢一發不可收拾，終把醫師請來了。醫師雖急施行手術，但因病已不治，也束手無策了。這是

患病自療，過於大意的結果。

五十歲的白朗太太患了子宮毒瘤病。一年前這婦人的下體常不規則的流紅，這對她似乎是無關重要的徵候。鄰居的曹太太告訴她這大概是經閉，不值得杞人憂天。有這一位女華陀的鄰居做保證，她更不想找醫師診斷了。如果一年前她就醫診斷，病勢還有完全治愈的希望，現在既入膏肓，只好聽天由命了。

我要忠告一般的婦女們：小事會化大事，小病也會化大病；不管胸部有點隆起，不規則的下體流紅，中年後的隔日便結和痢疾，舌痛等，都不應輕加忽視。這幾種病都是初期毒瘤，患了不免要受痛苦的。及早請勝任醫師診治，是免去輪在病牀呻吟的上策。

到我們醫院裏來治療的病人中，最可憐的要算患風濕心病的青年男女了。有一個口唇發熱的二十三歲少女，她坐在床上，用了許多睡枕墊着背部。她不能躺着，睡時頭要伏在床前的小桌上。

她得病的經過說來也平淡無奇：七歲時她聽見她父母說到由小痛而大痛，不曉得這痛苦却是風濕熱病的徵候。那時她的家庭醫師勸她父母把她的扁桃腺割去，而她父母把醫師的勸告當作耳邊風，隨後從發炎的扁桃腺引來的鏈狀球菌潛伏在心臟瓣膜中，組成鱗痕組織，心臟因之膨脹，呼吸須用千鈞之力，甚至坐在床上心臟也跳得非常厲害，因之不能動彈。假使發炎的扁桃腺及早割去，她不至這樣受罪了。

肺結核症也是青年最容易患的病，尤以十八歲到三十五歲的青年，最易死於肺結核症。這一種病易於傳染，患者既如之多，真叫我們防不勝防。預防的上策是保持健康、振作精神。假使你覺得體重日減，輕咳，失眠，下午體溫稍高，夜間出汗，你要曉得這是肺結核症的初期徵候，須趕快去找醫生。

我們現在轉眼看一看男人的病房：這位青年病勢沉重。一星期前常病初起時他覺得腹下右部痛疼，略作嘔吐，但他漠不關心，次日還是照常工作；到了中午

腹痛如絞，嘔吐大作。遂到家裏，他的母親給他吃些蓖麻子油。「這孩子又吃了甚麼東西吧？」她這樣想。

病勢日益危急，最後才由醫生送入醫院，可是已轉成急性腹膜炎，現在生死還不能預卜呢。假使他早點去找醫師，便不會弄到這般地步了。沒有得到醫生許可，使腹痛如絞的瀉藥是萬萬吃不得的。

大廳下面又有一個輕視小病而化大病的傢伙。他是某大團體的領袖，今年六十歲了。他滿頭紮着綳帶，只露出一點臉孔，一眼已瞎，一頰也已腐潰。約摸八個月前，病人覺得上臼齒間的牙肉邊痛疼，直至生出孔隙，膿汁便由那裏流出，到了這樣懸崖勒馬的境地，他還不去找牙醫生。他因百務叢集，沒有片時去找醫生啦。

像這樣又過了好幾個月，最後他才跑去找牙醫生。這時牙床已腫，頸腺脆弱脹腫，用愛克司光一照，發現牙床已生膿瘡，其中一牙早已疽腐。他和醫生商量

後便把病牙拔去，但牙床骨間潛伏的毒性突然發作，這時弄得連醫生也無能爲力了。二月後病人痛疼劇烈，此時祈求早死，不願再活下去了。這教訓是很簡單的：即使一顆牙痛或是牙肉痛疼，都要趁早延醫診治。

，在公共病房裏一張床上躺着一個年青的碼頭小工。他將有好幾天不能工作，也許此生不能幹笨重的工作了。數月前他發現鼠蹊間有一塊小東西隆起；他本患有疝氣症，這隆起的小東西本屬腸的一部份，於下腹壁的微弱地方突出。這疝氣倘若以簡單手術割治便可刀到病除，可是當時他僅把突出的推入腹腔，又繼續工作。

有一天他忽然覺得痛如刀割，他的腸腑流出腹外，變成所謂血脈竅頓疝氣。這次他却不能再用手把腸推進去了。腸的血液供給完全停止，而脫疽又於此時潛入。在此情形之下，假使不立刻割治，則死亡可以立待。不過此種手術有時是不能奏效的。破裂初起時立刻施行比較簡便手術，則可免今朝的險症。然而尚有不可

少人相信『腸疝帶』爲萬靈便藥。這種賣野人頭毫無醫學根據的便藥，對於青年簡直等於劊子手。

在產房裏也有一個輕視小病的可憐者。你看，葛雷先生憂心忡忡的在會客室裏踱來踱去。他的太太正關在大廳下面的一間暗室裏，他不能看見他的太太，因爲稍一不慎，足使他的太太癱瘓。

在懷孕期內，葛雷太太不照慣例到醫生那裏去請教臨產前如何留心。她完全不曉得第一次生產應該如何的慎重；他們家庭經濟本來是很拮据。雖然有的產科醫院對於產婦廉費悉心診斷，可是葛雷太太還是不想挖腰包。她盲目相信『一切都是安全的』。

在懷孕期的第七個月裏，她覺得不時的頭痛頭暈，繼之足踝腫脹，面部也腫脹。有一天她忽然癱瘓起來，腎肝不能正常工作，因之起子痲症。如果她在懷孕期內便去找醫生，則不會罹此不治之症。現在病勢既入膏肓，診治起來母子生命

都有危險。假使孕婦能於產前加以留意，自可除去此種痛苦，而生命也可安全了。

這一幅形形色色，自討苦吃者的悽慘圖畫，着實費盡不少看護的心機。但是也許這些人的遭遇可使你自已或你所愛的人今後對於小病有所警惕，這樣，便不致跑上我們的醫院來受罪了。

(Ellen Sarrick 原著)

文明病

莫淦明

文明對於疾病的影響從來沒有甚麼確定的理論。醫士在研究某種特殊疾病時，拿它去解釋特異的問題。報刊主筆在尋求『文明』對落後民族的關係時便主張：『要免除疾病只有過着原始式的生活。很多人以為體育或某些還不大清楚的『適宜條件』，可增進民族健康。另外一些人又相信：食品不足或不均是一切病症的根由。』

通常的見解認為未開化土人是在過着極健康，毫無疾病的生活，其實這是一種虛構的想像。未開化的土人何嘗不是染着很多在文明國家已經消滅了的疾病。不過，假如拿文明社會裏的健康狀況與未開化的相比，我還得承認：未開化的是較勝一籌。

疾病之中有四種是和文化最有關係的：高血壓，糖尿病，突眼性鵝喉病和胃潰瘍，通常這四種可視作不相關涉，而它們在文明國度裏却是日在增加着，它們好像自成一個階級似的，侵害智識份子多於勞工份子。雖則這由遺傳所影響的程度還很有限，但却常是重要的因素。所以它們也很顯然地有生於同一病者的身上的趨向。

我也曾研究過僻處非洲的土人的血壓。檢查過一千個健康男子，年齡從十五到八十。土人很少知道自己的年歲，所以這裏的歲數完全是我個人的估計。

血壓的高度在非洲人直到四十歲也與白種人無異，四十以後便逐漸降低；而白種人却仍然繼續增加以達八十歲。至於愛斯基摩人 (Eskimo)，患高血壓病的人極少，但在日本却很普遍。居於美洲的非人也常見，他們的正常血壓比美洲的白種人高，其因年齡長進而增加的血壓也較快。歐洲人則在熱帶生高血壓病與在溫帶一樣容易。

由此可見高血壓病在未開化的民族中患者絕少。它因城市與教育發達以後才逐漸增加，所以只有在美洲的非人中會普遍起來。至於美洲與歐洲這病太司空見慣了，用不着去找證據。

高血壓是一個人下半生的疾病。三十歲以下的人很少有，四十歲以下的也不常遇着。很多學者根據家族史的研究指出遺傳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據幾個報告，在一家族史中，患者竟佔百分之六十。

身體過重和高血壓好像有些關係。食物假如在這方面也成甚麼因由的話，那只能是偶然的，只是全體營養過量的結果。高血壓病生在慣坐者，勞心者和活動商家身上的特別多；在勞働者較少。主婦也常常是患者。病人有一種活躍，緊張和躁急的傾向。專門名詞上常常稱之爲『心智重壓』(mental stress) 或『高壓力的生活』(high pressure life)。

血壓升高也許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一個是血流 (blood-stream) 內毒素的

刺激作用；一個是因感情作用使動血管系（vasomotor system）產生過度的反應。

因情感刺激而致的血壓升高症常被稱爲耕農氏急變反應（Cannon's emergency reaction）。這時腎上腺髓素（adrenaline）大量輸進血流內引起全體的血管收縮，升高血壓和血內糖份，增加血中細胞含量，抑制消化管的運動與分泌。在感情激動之下（如恐懼）便會發生這種反應，使動物準備作劇烈的運動。

要解釋爲甚麼文明人這樣容易患高血壓病，而土人却可免除，理由有一部份是這樣：因爲原始生活的土人在接受了一個足以引起急變反應的刺激以後，便立刻繼以強烈的運動；但文明社會中能如此的却不易得。運動可使分佈於肌肉內的血管擴張，造成一種天然的調節，把升高了的血壓立刻降低。文明環境下不能避免喚起這類反應的刺激，只可以別些反應代之，這樣繼之而生的安全調節也便消失，以致在相當時期內血壓仍留在高度。

臨床醫生常常覺到高血壓病者的品性是別具一格的。他們對某些一定的習性顯出強烈趨向。他們是高度緊張性的人物，易突發脾氣，無故興奮，感覺敏銳，常因小事致傷。年青時——甚或至年老時——動輒臉紅，易煩惱，太過胆小，談到生活上時，無論事情怎樣小，他們却看得異常嚴重，煩惱很多……在家內或辦公室中作事總比平常人快，食東西快，說話急速。總而言之，他們在家事，職業和交際中是極賣力的。

隨文明的進步，食物習慣也有了顯著的變遷。品質方面的變更大概有三種。第一，因運輸、商業、園藝和工業的改良，食物的種類日益繁多；其次，因食物製法，烹調術，食品保存儲藏的技术精巧，使食物品質改變；此外，食物外表的引誘力及調味品的使用亦較前大為增進。土族中很少能有這樣的長時期的大量食物。在土人求得食物是需要勞作的，但是在文明景况之下過量的消受是垂手可得的。食物外表的引誘和調味品的使用使食量大為激增。

那些確實是由於營養不足而致的疾病，除了軟骨症之外，並不是直接因文明而產生的。

從別方面看來，過量營養却與糖尿病有很顯明的關係，和高血壓反較少。

適度運動在這一種情形之下（高血壓）無疑地是有益的。不過要在一定限度之內才有益處。站在攝生法上觀之，運動太多却無益處。那些含有競爭意味或以破紀錄為目的之運動常會發生感情作用，結果只是有害無益。

單純性鵝喉病 (simple goiter) 是一種地域性的病症，對各種族都有侵害可能。毒性或突眼性鵝喉病 (toxic or exophthalmic goiter) 又名格福氏病 (Grave's disease) 則大都與文明有淵源。關於它這種作用的記載，多半醫學教科中皆可找到。

照統計上看，慢性胃潰瘍發生於未開化的種族間者甚少，只有在接近文明的種族中才比較多。美洲黑人患者大概僅及白人之一半。全英國的成人患者約佔百

分之十。這病常是一個使城市居民失却康健的根原，特別是那些要執行職務，滿足慾望，身心勞動的市民。

高血壓，胃潰瘍和突眼性鵝喉症都可以產生同樣影響心理的因子。

(一) 最重要的便是那些引起『心靈重壓』或『心靈震盪』的因子。它們與這種心境同時發生。但却不能把這種因子視作這種心境的起源。因為體質方面的因素還得算入。

(二) 體質因素包括對高度反應性的傾向。而這種心境的主要原因也就全在這高度反應的狀況。

(三) 高度反應性有在家族中遺傳的趨勢。

關於這，博郎少佐發表過一個重要的見解，他是剛亞的行政官員，與土人熟處多年。下面是他的意見：

『一個顯著的特點……在多數非洲部落中是很普遍，但其重要性却未為人所

注意。因而我得把它申明：非洲人的心理應當以羣衆心理學的觀點去研究。誠然，近代開化社會的境況也造成了一個使各個體常常互相接觸的集團。不過，它能否比得上非洲村落却是疑問。土人的生活差不多老是在一個集體中，不但在自家內，幾乎作甚麼事情都與別人在一起。或許我們可以說：大城市的工人有這類的情形，但無論如何他們仍有離開團體的可能；而土人却沒有。

『自然，這種境遇對於土人的心意和人生態度都有深切的影響。所以研究他們的心理時最要緊記着：從羣衆心理學入手而不是從個人心理學入手。』

在原始社會中，個人的情感，願望和思想完全要服從團體的情感，願望和思想。遇到有甚麼爭鬥時，個人最少也會明白：他是在抗拒着甚麼東西。至於文明人所作的却完全要迎合在繁複的經濟定則，社會習慣和專制倫理的意義。

個人的聲價與成就就是基於他那種獲取財富的本領和機會的。『貧窮』已與『失敗』意義相同。但在原始社會中，經濟機構乃建築在『以物易物』上頭，貧

窮這一回事是很罕見的。

非洲土人的平均壽命較短於白種人已無疑義。因此他們只有少數人能達到生癆症的年齡（關於癌與年齡的關係，西風第十八期二月號癌瘤一文中也曾提及——譯者。）

學者大都相信：在文化水準高的種族中精神病也較水準低的為普遍。這些種族是較便於研究，而且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較深，因而這個觀念的準確性便不難肯定。未開化的土人在與西方文明的教育習慣接觸後便易起精神病的反應。那麼通常認為心理的精神病和文明有密切關係亦不為無理。

非洲考察者的報告常說及土人牙齒如何優美。其實當我們把這些羣衆愈作有系統的檢查時，便愈感到這些觀察是錯誤的。有一個系統檢查的報告指出：剛亞岸邊的兩部落中，患齒疽的都有百分之四十；小孩則一為百分二十，一為百分十六。膿漏症在成人為百分八十三和七十；小孩則百分十八和六。據我自己在剛亞

的經驗也和這報告不相上下。

膿漏症在未開化種族中似乎比文明的多些。潰瘍症在未開化社會中也比文明社會中的野蠻種族爲多。

(C. P. Donnison 原著)

可怕的梅毒

國聲

一種每年使五十萬美國人變成殘廢的瘟疫；一種比小兒麻痺症可怕百倍的瘟疫；一種無時不在摧殘生命，破壞家庭幸福的瘟疫，叫世界各國充塞了癡狂，盲目，意志薄弱或是不配雇用的可憐虫——這就是梅毒。梅毒真可稱為美國最大的疾病。

要是我們不被一種普遍的錯誤觀念所阻撓，以為上等人不應該及梅毒，上等人不會有梅毒，上等人不應當幫助梅毒病人，我們事實上是可以掃除這種病的。這種全國緘口隱瞞的政策，同時也隱瞞了幾件事實：梅毒同癌症，結核，肺炎，同為殺害人類的四大金剛；梅毒病人裏面，或許有一半是無辜受到傳染的；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二十一歲以上的青年男女中，祇有少數沒有被梅毒傳染的危險。

記着，一次接吻已足以傳染病菌。最近美國東部有一位衛生官查出，有十七個人的梅毒，是在一次茶會中玩一種接吻遊戲時傳染的。

在一九三四年，美國汽車失事案使十萬七千人變成永久殘廢。同年，梅毒使多五倍的人變成殘廢。梅毒直接造成百分之十的瘋狂病人，百分之十八的心臟及血管病，並且叫無數嬰孩產出就死，或是在產後一星期中死去。

直到最近，還不會有人以梅毒爲公共衛生的威脅來作過公開討論。在無線電廣播台上，梅毒這個名詞是被禁止使用的。有一部德國影片，灌輸中學生以關於梅毒常識，其中一點也沒有失大雅或是違背教育原則的地方，却被紐約州禁止放映。很明顯地，一切自由的討論既被禁止，要教導人民怎樣避免梅毒，怎樣留意梅毒的初期症狀，如何醫治梅毒，當然是一件困難的事了。我們要弄一筆公家款項，像用在研究結核病一般地用來控制梅毒，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其實用以治療一個結核病人的金錢，儘足醫治五個梅毒病人了。同時，爲了普遍的不聞不問態

度，一般慈善家也裹足不前，不敢將款項捐助梅毒的研究。

梅毒研究進步遲緩的一個大原因，是因為有一大部份的公民，其中有不少有公益心的婦女，以為祇有娼妓和嫖客才跟梅毒有關係。無疑地，他們是錯了。商業化的娼妓不過影響到整個問題的百分之廿五。即使我們承認梅毒的大本營祇限於下級社會，但是遲早也會浸潤到社會的較高層的。依我個人統計所得，患梅毒者有一半是無辜得病的——大部份由婚後傳染或先天遺傳。還有許多從極偶然的接觸中得到傳染。譬如去用一隻剛被沾污的茶杯，烟斗，香烟；或者接受有梅毒的保姆，理髮匠，美容師的服務。還有醫師，看護婦，牙醫等在對有梅毒的病人工作的時候，也有受到病人傳染的可能。

現在讓我們冷眼地，科學化地來討論這個問題。所有的事實都證明控制梅毒比控制結核來得更容易，掃除梅毒也比掃除腸傷寒更有效。造成梅毒的螺旋體，是一種脆弱的微生物，不能抵抗乾燥，祇能生存在潮濕面，所以在人體外很快就

死亡。不像蚊蟲所傳帶的瘧疾，或是虱所傳帶的斑疹傷寒，梅毒並無中間宿主，所以除了人類之外，別無其他傳染的大本營。梅毒最初的症狀，是在接觸傳染的局部生一個瘡。它在傳染後十二天到四十天發現，常不十分痛，而不立刻就好，往往延長到三星期到八星期。這一個時期叫做血清陰性時期（按這時期用華氏方法診斷梅毒，所得反應爲陰性）。要是在這一期就開始適當的治療，百分之八十六可以完全根治。只要遲延幾天或幾星期，到血液變成華氏反應陽性時，痊癒的可能性就從百分之八十降到六十四。

梅毒第二期最顯明症狀是皮膚發疹。看上去有點像麻疹，也有點像風症塊，或是輕的水痘。除此以外，或許同時會有毛髮脫落，發熱，口瘡，頭痛，消化不良等症狀。但是男子每五個中，女子每三個中，總有一個人早期症狀消失得很快，所以往往連病人自己也沒有注意到。不過這時華氏反應却仍是陽性。如果醫生在檢驗體格時，都應用華氏反應，一定可以發現許多不曾疑心的梅毒。到了

梅毒的後期，才是奧司婁博士所謂的『大摹仿家』時期，因為梅毒在這時期，能摹仿每種病的症狀。梅毒病菌到身體那處，那處組織就被破壞，血管，腦，骨都是它喜歡活動的地方。一九一五年英國國民的死亡原因中，梅毒列第十位；但奧司婁博士認為這病實際上所造成的死亡，比任何其他傳染病為多。

在梅毒暴行的記錄上，有兩種病人當是最可憐的了：第一種是年青人自己疑心傳染了梅毒，立刻到醫生那邊去檢驗。那時華氏反應還是陰性，同時醫生又沒有做暗景檢查，便貿然說沒有病，反而叫病人不必疑慮；還有一種病人，初期症狀十分輕微，弄得自己也沒有注意到。在這兩種情形之下，病人一點也沒有疑慮甚麼，直到可怕的梅毒後期症狀發作：或許一個先天梅毒的嬰孩出世了，或許保險公司因為發現有機質心臟病，拒絕人壽保險。或許運動性失調的搖搖擺擺的步行姿勢出現，或許發生麻痺性癱瘓的幻覺現象，或者視覺漸漸退化，以致兩眼俱盲。病勢一息不斷地進行，最後病人心臟血管受損，容色蒼白，或是成為滿臉被

毒瘡剝蝕了的可憐虫，或許成爲鉄窗下的殺人的瘋子。

到了梅毒後期，醫生祇能減輕病人的症狀，雖然麻痺性癱呆的病人，還有百分之三十有完全痊癒的希望。可是從公共衛生的立場上看來，所需要倒並不是醫好每一個病人。控制梅毒的最大關鍵，是在打斷梅毒傳染鏈索中最弱的一點——就是梅毒早期。很幸運地，梅毒一到能傳染旁人的時期，就能很容易地被診斷出來。那時我們祇消用 Arspenamime（譯者註：卽俗稱六〇六等是）類的藥品，就能很快地把傳染停止。這種 Arspenamime 藥類能在人體或血液中殺死梅毒螺旋體，而不加害於病人。所以我們唯一的責任，是要趁早尋出早期的病人，停止傳染。我們另一部份責任，是去醫治所有患梅毒的妊娠婦人，因爲我們有方法可絕對防止產婦把梅毒傳給胎兒。這幾種步驟是近代國家在公共衛生上應負的責任，唯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控制梅毒。

在瑞典，挪威，丹麥，和英國，梅毒控制是得到相當成功的。在前三國中，

人民都明瞭這病的本態，並不顧忌討論這病的一切，並且了解早期治療的重要。同時對於治療的地點時間，都有充分的公佈。例如在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熱鬧廣場，電影院，公園，都高張着花柳科各門診所的名單。在英國呢，政府並不強迫人民去受治療，但用種種方法，使免費而良好的治療，到處皆是。

要減低梅毒的比率，我們必須首先糾正中古時代的觀念，把梅毒當一種罪惡的報應。我們必須像對付其他任何傳染病一樣地來對付梅毒。在處理鼠疫，黃熱病，天花，或是小兒性麻痺症時，公共衛生官同開業醫師總是聯合起來，一方面迅速地防護旁人再受傳染，一方面立刻對病人施行合理與合人道的治療。我們並不因為病人不當心，無辜地得到傳染，便去責問他；同時我們對病人何處得病，以及曾否傳染給別人，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我們也不計較他是否能償付治療費。

要得到良好的成績，常需要一兩年的治療，但是有許多病人，經濟不足。如果醫生不願担負這筆經費，那麼唯一的辦法，就得多多提倡醫院附設免費或半費

門診了。

有一部份醫院，祇在體格檢查覺得可疑時，才施用華氏反應；結果在一萬九千四百十一個產婦中，祇有十二人發現梅毒。另一部份醫院，對每個產婦都施行華氏反應，結果發現在二千五百五十九個產婦中，竟有一百十二人有梅毒。

現在產科門診部大都施行華氏反應。如果一個有梅毒的產婦，能在懷孕四個月內，就開始治療梅毒，那麼她十分之九可以產下一個健康的孩子。如果不加治療，那麼生下來不是死孩，就是脆弱得要時時刻刻當心，才能活下去的孩子。尤其不幸的是那些生下來外表正常，以後却慢慢地發現可怕的症狀的了。昨天我剛看見一個美麗而年青的女孩子，又聰明，又嫵媚，一切都好——但是她正在漸漸地變成盲目，因為她母親在十六年前不曾把梅毒醫好。這種先天性梅毒，治療起來並不十分見效。記着，嬰兒妊娠期五個月的治療，比出世以後五年治療有效得多。沒有一個母親反對過用硝酸銀滴在嬰兒眼裏，來預防淋病性盲目。如果

她明瞭這種手續對於嬰兒的重要，她當然也不致反對一次血液梅毒檢查，或是妊娠期中的梅毒治療。真的，如果國家需要每一對夫婦在結婚前來一次血液檢查，那麼她自己的病其實也可以避免的。

控制梅毒不但是公共衛生官的事，而且是全體人民的事。要謀大眾福利的政府，第一件責任是要贊助這種工作。我們該做的事很明顯地是：

- (一) 尋出梅毒——對各種矇矓不明的病者，祇有用華氏反應去檢驗出來；
- (二) 趁早治療梅毒——幾天的遲延或許會成千古恨事；
- (三) 對梅毒病人的家庭及其接觸的人一律施行檢驗；
- (四) 婚前血液檢驗，妊娠早期血液檢驗，以避免先天性梅毒嬰孩的誕生；

(五) 教育人民以關於梅毒一切應知的常識。

無疑地，梅毒將成未來的瘟疫。如果我們用目下所有的工具，還不能在我們

這一代中邊止這種禍患，那麼我們的子孫一定要怪我們不當心，要怪我們無用。

(Thomas Parran. M. D. 原著)

掃除梅毒

葉今醇

在一般的衛生問題當中，使我們最感受威脅的就是梅毒——這在美國殺人最多的劊子手。但是，它也可以像天花一樣有效的加以控制，並且控制它的費用可以比控制肺結核的費用還要低廉。關於撲滅梅毒的方法，一般專家的主張也沒有多大的異點。我們對於這些方法，曉得這麼許多，可是一講到實行，講到替大衆謀福利時，再沒有比撲滅梅毒一事更迂緩的了。別的國家都曾明示我們，說梅毒是可以控制的：在英國，自從一九二零年以後，染梅毒的已減少了一半；在斯干的那維亞諸國，梅毒已成爲少見的症候了。我們這裏的問題就是：要教美國一萬三千萬國民知道，祇要私人 and 政府的代表肯合作，祇需不多的金錢，他們就可平安無事，不致染上這種惡毒致死，極易傳染的疾病。

新近在華盛頓討論花柳病的會議中，醫生，教育家，各州和各城的公共衛生官，一共有九百人，一致發起一個撲滅花柳病的全國運動。會議結果，大家贊成撲滅梅毒應從三方面入手：

第一，應將每個初患梅毒的給尋出來，呈報出來，斷定疾病的由來，再從事搜求與病人接觸的東西，以求避免一切的傳染；第二，應有充分的經費，藥品，和醫生，來治療所有的患者；第三，對於私人的醫生和公共衛生官，我們必須重新給他們一種教育，令他們成功一個聯合的陣線，用科學的方法去掃除梅毒。除此以外，我們尚須教大衆一切應有的預防梅毒的方法。

(一) 怎樣尋出梅毒——在一九三五年，當局曾發現了五十一萬八千個患梅毒的。而已患未曾發覺，或發覺後僅服便藥，請庸醫治療的，大約也不下此數。因爲有許多初期的症狀極爲輕微——僅祇覺得身上有點發痛，出風疹，有時發寒熱——所以一個人實在不曉得自已已患此症，等到毛病已經過了潛伏的時期，有

時常常在數年以後，那時種種可怖的症狀都一齊發現，到了這個時期，治療已較困難了。這般不幸的人們，醫生普通是不注意到他們的，一直要等到他們已患了極重的心臟病，血管病，令他們攜帶着憔悴可憐，患梅毒的嬰孩來求治，令他們顯出種種將發的症狀來，瘋癲，癱瘓，耳聾，眼瞎等。

自己或他人的體內，是否已經潛伏了梅毒？要確知是否有這種危險時，每個人都應自動的去用華塞曼氏試驗 (Wassermann test) 或其他檢血的試驗。這個既然做不到，那麼最好在可能範圍內，實行普通的血液檢驗。有許多醫院對每一個病人，都照例用華塞曼氏反應檢驗。這種習慣應當使之普及到所有醫院中。對每一個孕婦，都應當用這種反應檢驗，因為婦人初懷孕時若即加以治療，可預防小孩受到先天性的梅毒。人壽保險公司在每次檢查身體時，若都施用這種試驗，也是極有益的事，至少一個大公司對於它的顧客，來保二萬元或二萬元以上壽險的，都應當用華塞曼氏試驗來檢查他們的體格。現在已有二十五州禁止患花柳

病的男女結婚，這種法令應當使其更有力量，應當使其推廣到所有其餘諸州。

最好的辦法是：對於公務人員，對一切來求事的，不論他是警士，是郵務局長，或是委員，都應當檢查他們的身體，以免傳染梅毒。有幾家大工業，最顯著的如度彭礦業公司 (Du Ponts)，對雇用職員，都要檢驗身體，必要時命令他們去治療。無論在甚麼工業中，這種人工必將超過代價數倍以上，因為這種人工的效力大，雇工所得的酬報較低。

患梅毒者既經診斷後，就應當像發現了天花，傷寒，或白喉一樣，將他報告給衛生局知道。醫生對於病人，絕對保守秘密，這古傳的習慣是極好的，此地一點都不須更動它。病人的姓名，不必一齊報告出來，但寫他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他生時的月日，或者替他立一個號碼，也儘夠記錄之用了。但是，在尚有傳染他人的危險的時候，假使他竟不繼續求治，或不幫同醫生去尋出他致病的根源來，那麼醫生也不必替他盡保守秘密的責任了。各州亟需採取一個統一的告發梅毒案

件的制度，現在有許多地方，關於梅毒患者的記錄，都混亂重複，有些地方，完全沒有這類的記錄，若這樣一來，這些缺點都可以消除了。

當病人到一個私人的醫生處，或是一個臨診所，去求治時，當下就有兩個問題須解決：第一，必須使他不再傳染別人；第二，假使可能時，必須醫好他的疾病。在撲滅梅毒時，有件令人最興奮的事就是注射幾針 *Asphenamine*（俗稱六〇六等注射針）後，病人就可以停止傳染別人。（他的病並不會治愈，假使在未痊愈之前，他不繼續求治的話，他的病又會復發，又會傳染給別人的。）從公共衛生的觀點上講來，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梅毒傳染時，好似一條銜接的鎖鏈，這一來其中一節是被切斷了。至於第二個問題，也是一樣的重要，這就是尋出病人被傳染的根源來。斷定這個病源不致再傳染別人，這乃是醫生們的責任，這事通常都是與公共醫官合作的。這裏關於控制梅毒，有一事是可令人興奮的，就是梅毒永遠是一個傳染給一個的，不會像時疫那樣大量的傳染。

有許多人極熱心地幫助撲滅梅毒，但是做到尋求傳染梅毒的病源的工作時，他們都被嚇退了。所以調查員必須受過特別的訓練，對於保護病人，須加意的小心。病人一經知道醫生是特來救治他們，並不是懲罰他們的，就有很多病人，極力的設法，將原來傳染他們的患者，以及被他所傳染的病人，一齊送來診治了。最近據紐約衛生局拉姆舍博士 (Dr. G. H. Ramsey) 所報告的試驗調查，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臨診所報告的日常經驗，都可以爲此事的明證。

用有效的方法，治療一個患梅毒的，其費用比較起來並不貴。約翰霍金斯臨診所 (Johns Hopkins Clinic) 主任摩爾博士 (Dr. J. E. Moore) 曾估計過，在他臨床診視病人時，用標準的藥劑，經過十八個月（醫愈一個患者，通常所需的時日），五十元儘夠了。其他臨診所統計所得的數字，總在三十元到一百五十元之間。

病人祇要出得起錢時，他們自然寧願請一個手段高明，又關心的私人醫生，

親自診視，我們若一想，患梅毒若不醫治，結果身體必至毀滅，那麼此時無論花多少錢，都不能算貴。但是成千上萬的患者求治時一個錢都出不起，還有多少人祇能出一點錢。可是爲大衆的福利設想時，所有的患者全須爲之醫治，因爲這病在傳染期中，所有的患者全能危及社會，全能給社會威脅，若任他們的梅毒發展到後期，他們大半還要變成社會的負擔。因爲這個緣故，我們遂研究到第二步的工作：

(二) 對於已患梅毒的，須有充分的治療——現在各州每年用來控制梅毒的經費，大半對於每一個人祇攤到一分錢，有的每年實際祇用到一厘錢。去年德拉瓦州 (Delaware) 用來撲除梅毒的經費，平均每個人三分錢。假使我們要根本剷除梅毒的話，我們的經費必須遠過此數，這是很明顯的事。可是，納稅的人們聽見這費用時，也不必嚇一大跳，我們在預防時雖多花點錢，但是患梅毒的若醫遲時，就無法治愈，就需錢救濟；這樣一來，這筆費用就可以大大的減省了。

大眾的健康是可以購買到的。從前瘟疫猖獗，曾摧殘了多少人口，但是卒因大眾的關懷而撲滅，這已往的事可以證明此言非虛。但是我們若要使梅毒愈迹，治療梅毒的設備，差不多隨處都要改良。有許多地方，這種設備必須從頭建設起來。從大體上看來，花柳病臨診所的組織是不完善的，而其中的人數也不夠。最近有人考慮過，以為若使他們的工作有效時，他們治療的人數祇能限於現在全數的患者百分之二十五以下，假若疾病猖獗時，治療的人數祇能限於全體的患者百分之十以下。假使能供給私人醫生免費的藥料，有可靠的實驗室讓他們使用，有許多病人，他們剛巧祇出得起那一點診費的，就可以去尋自己熟悉的醫生診治，用不着轉到那素不相識的公共臨診所去求治了。

若要重新建設臨診所的設備，我們需要時日，需要合作，須謹慎使用我們的經費。我們須特別注意的就是以下應採的步驟：（甲）每個大城，及每州的衛生處，其中關於花柳病的一部，都應當請一個久經訓練，有經驗的衛生官管理，他

手下的職員也必須充分夠行使職務之用。(乙)各州對於醫治梅毒的藥品，以及實驗室的使用，必須慷慨的援助。(丙)各地的團體，須大量的增多免費或只收半費的臨診所，採取種種合理有效的制度，這些制度包括：替與我們合作的患者保守祕密，積極的搜求傳染的病源，設一個統一的告發制度，須有一個中央清算所，及受過訓練的人員。

(三)對私人醫生和公眾應施的教育——在控制梅毒時，我們不能過分着重私人醫生，但是普通的醫生必須這樣坦白的問一問自己：我有資格診斷治療梅毒的患者嗎？我對於通用的藥品和治梅毒的技術，有充分的了解嗎？在美國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醫生都不管治梅毒，但是每個醫生至少須能夠診斷這毛病。為重新授醫生們這種教育起見，現在較進步的大學醫科內，已設有梅毒學一課程，而醫科學校內的課程表也重新改過。本來梅毒不過被看作是一種皮膚病，現在已知道這病和醫學中各種專門的學術有密切的關係，知道這病可以影響人身上所有的器官

了。

末了，我們尚需要大量的普及教育，使梅毒的患者除去一切羞恥的心理，墮落的觀念。關於梅毒這毛病，向來雜着一種道德的觀念，假若不將這觀念除去，我們對於撲滅梅毒的工作，總不會有特殊的進展的。我們必須用科學的眼光，將梅毒看作一種危險的疾病，不要用道德的觀念，將它視為罪惡的懲罰，因為它常常並不是如此的。我們大家——醫生，公務員，和民衆——必須曉得：撲滅梅毒是我們每人應做的事；梅毒使人人都受到損害；不論是否曾患這病，人人都受損失；要替我們人人服務，一個組織的單獨行動是不夠的，不論它的範圍多大，辦事多麼敏捷，它是不能勝任的。

最後尚有一點，那就是我們必須注重實際。人道主義者說人們已經有許多獲救，痛苦已減少，室家安堵，沒有流亡離散的事，我們必須將這些話丟在腦後。撲滅梅毒，這工作自會得到酬報的，它還要得到『紅利』呢。現在若沒有這些遭

梅毒塗炭的民衆，給社會分外的擔負，我們現在所受的經濟壓迫是不會有的。梅毒是不能在一年內，或一二十年內給撲滅的，但是我們已經將這螺旋形的，制人於死命的鬼怪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它，也是可以征服的，我們若再不能克服它，那真是一件奇事了。

(Thomas Parra 原著)

花柳病

會維明

在個人方面，花柳病是極端嚴重的問題。如果人人能用明哲的理解去對付這些問題，如果患者願意順從醫生的命令而實行根本的治療，這些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

花柳病在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種種問題上，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爲了花柳病的緣故，婚姻不能舉行了，家庭破裂了，孩子生出來就死了或殘廢了。花柳病減低年富力強的人的工作效能，促短人類的壽命，使社會增加了對於身心不健全者的負擔。

關於花柳病的問題，個人和社會所應做的事情，彼此間是發生極微妙的聯繫的。兩方面的活動和努力都是必要的，可是在過去都是疏忽不注意的。

我認爲花柳病是今日國家最重要最迫切的公共衛生問題。第一，患花柳病者爲數極多，如果他們不加治療或不作適當的治療，結果他們本身將遇到很大的危險，而社會也將遭受嚴重的損失。第二，花柳病是會傳染的疾病。初期的患者如果不加治療，和他接近或往來的人都有染病的危險。第三，花柳病是公共衛生上最重要的問題，因爲我們雖知道用甚麼方法去撲滅它，可是還沒有這樣實行。

對治療花柳病有相當經驗的醫生都承認，患花柳病者至少有一半沒有及早發覺出來。這些不幸者跑來看醫生時，常常已經發生沉重的心臟病和血管病，有的等到有全身麻痺病的徵候時，才由親戚抬來找醫生。這種因花柳病而起的疾病，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八不會受過任何治療。

此外也有許多患花柳病的人是偶然無意中發見的。在驗屍的時候才發見的爲數甚多。在這種病案中，花柳病無疑地使病情更爲沉重，使病人死得更快，可是花柳病居然給其他的病徵掩蔽了去，完全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

醫生如果作極詳細而澈底的身體檢驗——包括『華塞曼氏試驗』(譯者按：

Wassermann test 係德國細菌學家華塞曼氏 August Von Wassermann 所創之一種複雜梅毒檢查法，根據『補體固定法』“Complement fixation”以診斷人體內有無花柳病者，)——就可以發見許多尙未有症候的，尙在潛伏期的花柳病的案件。這種病情結果如何，沒有人預料得到。有些患者免不了會受到許多痛苦，結果早死。另外一些患者(甚麼人屬於這一類，或多少人屬於這一類，不得而知)則能帶着這種病菌活下去，身體之內生出了一種『免疫質』(immunin)，換句話說，生出一種抵抗這種病菌的力量。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後者這種幸運兒乃屬例外，爲數甚少；大多數的花柳病患者如果不受治療或不受適當的治療，後來便會產生嚴重的病情，遭遇無限的痛苦，壽命亦因之而促短。

由另一方面說來，早期的花柳病如果從速醫治，痊愈的希望最大，可是百分

之六十至八十的病人在尚有傳染可能的時候，在尙未完全斷根的時候，即停止治療，絕足不到醫生的地方去，結果病菌依然猖獗，遺害無窮。

這種半途停止治療的原因是不難明瞭的。有許多患花柳病者是不很貧窮也不很富有的人。如果是窮人的話，他們便可以一文不花，讓公立醫院或慈善機關的醫生去作根本的治療。如果是富翁的話，他們便可以花錢請技術高明的醫生，悉心調治。至於那種不貧不富的病人呢，他們的儲蓄是極有限的。他們大都情願花一些錢去做醫藥費，可是沒有充足的經濟能力，不能長期請醫生診治服藥，而花柳病是需要長期治療的。

早期花柳病人半途停止治療的第二個原因，就是花柳病是一種隱伏的病症。在良好的治療之下，早期花柳病的徵候便消失了，因此即使是明理懂事的病人，也會以為病已經完全好了。可是事實上，病菌並沒有澈底撲滅，不過是暫時隱伏着吧了。至於不懂事的病人，如果有醫生說他須受半年的治療，他一定會以為是

醫生要敲他的竹槓。

不但如此，病人在受診治時也許會感到一些痛苦。如果他到醫院去受診治，他也許覺得時間不便，地址太遠。擁擠的病人，不夠銳利的注射針，漠不關心的醫生，討厭的看護——在花柳病徵候消失的時候，隨便一點不快的原因都會使病人半途停止治療。

這個時期的病人，如果存着懼怕花柳病的心理，是比較有根治的希望。你一方面應該使他感到病情的嚴重，願意繼續作長期的治療，另一方面應該使他相當樂觀，以便在治療的期間保持平常的處世精神；這種支配病人心理的妙技恐怕只有專門心理學家才有，忙碌的醫生是無力或無暇及此的。

依一般專家的調查，不但後期的花柳病多數不會受過治療，不但初期的花柳病多數半途停止治療，而且有一個病人受醫生治療時，至少有另一被傳染的病人完沒有受過治療。

事實上，一個花柳病人平均會使幾個別人有受傳染的危險。病人的丈夫或老婆，兒女，和家人，因為與病人時常接觸，隨時有染上花柳病的可能。

此外更有其他的接觸，如病人與家庭以外的人接吻，或發生肉體上的關係，都是散播花柳病菌的良好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作一個穩健可靠的推測：受花柳病傳染的人，至少比患早期花柳病而受治療的人多了一倍。同時，花柳病人用自療法或找『江湖醫生』者，至少跟那些由正當醫生和醫院治療者一樣多。這大約是因為一般人以為患花柳病是可羞的事情。

我們不妨暫把道德問題放在一邊。不管你的花柳病是由不道德或不正當的行為得來的，或無意中偶然得來的，你身上的花柳病菌終究是有傳染性的。你身上所帶的無論是花柳病菌或傷寒病菌，對那些日常和你接觸的人是一樣危險的。不但如此，染上花柳病是比染上傷寒症更可怕，更有害的；因為花柳病如果不加適

當的治療，大多數會使病人身心殘廢，壽命促短。壽命雖會促短，可是並不能立刻就死，所以你還得忍受多年的痛苦呢。

爲明瞭花柳病的流行真相起見，美國醫學界曾以「發塞曼氏試驗」，在美國各地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結果發見在花柳病人中，受治療者不過佔一小部分。

在隔離的鄉村社會裏，一萬居民中只有十八人患花柳病。在工業興盛的城市裏，一萬居民中有五百人至七百五十人患花柳病。在南部各州的黑人區域裏，花柳病最爲猖獗，一萬居民中竟有二千人以上患花柳病。

花柳病傳染日廣，失業者便日益增加，社會的負擔也日益加重。依專家的正確統計，美國今日有六百萬人以上患花柳病，十個成人之中有一個已經患花柳病，或即將患花柳病。

如果患急性花柳病的人，會像患天花的人那樣，趕快向當局報告，或投院就

醫，那麼我們所發見的花柳病人，一定會比麻疹病人更多，比肺癆病人多一倍，比小兒麻痺症多一百倍。

百分之十的瘋狂症，百分之十五的瞎眼症，百分之五十的出世即盲的嬰孩，都是因花柳病而生的。死胎和嬰兒出世數週內夭亡的主要原因，也是由於花柳病。

為研究花柳病盛行的情形起見，我們會估計美國新舊花柳病人的數目。我們又曾估計每年有若干人新受傳染。

據我們的統計，在一九三五年中，患初期花柳病而找正當醫生診治者，共有五十一萬八千人，其中十萬人是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忌疾諱醫的初期花柳病患者有多少人，暫且不去管它，單是這些找過醫生的初期患者，其人數已經比新患猩紅熱者更多了。找過醫生的新花柳病人，比白喉病人多了十三倍，比傷寒病人多了二十八倍，比新患肺癆病者多了半倍。可是多數的花柳病人却是諱疾忌醫，無

人知道的！所以找過醫生的花柳病人事實上只是一小部分吧了。

受花柳病傳染的人有一半是二十歲至三十歲的青年。花柳病跟肺癆一樣，最喜歡尋找年富力強，生產力豐富的人；生利者，年輕的母親，從事專門職業的男女青年，都是理想的犧牲者。男人患花柳病的比女人更多，其比數約爲六與四之比。黑人患花柳病者比白人多了六倍。城市居民患花柳病者比鄉村居民多了四倍。

除白濁和平常的感冒之外，花柳病是最流行的傳染病。花柳病如果不加以治療，其所傷害的人是比其他任何疾病更多的。由量的方面說起來，花柳病給社會的負擔是比其他任何疾病更重的。

以上所說的話是不能使人樂觀的。花柳病的陰影籠罩着大地各處。以美國而言，南部各州及工商業大城市，是花柳病最猖獗的地方。在那邊，這可怕的傳染病似乎專門向年富力強的人襲擊着，使他們的工作日子減少一半，使他們的晚年

在患難痛苦之中挨過去。

然而這一大片的陰影也不是絕對無法戳破的。當衛生機關開始認真攻擊花柳病時，花柳病菌便也稍爲斂跡。例如，美國陸軍機關會施行預防法和統制法，結果成效卓著，在一九一〇年，一萬個兵士之中，患花柳病者佔二百三十七人，到一九三五年，一萬個兵士之中，只有八十二人患花柳病。海軍方面也有進步，雖則花柳病傳染率沒有跌落得這麼快。在一九一〇年，一萬個水兵之中，患花柳病者佔二百二十五人，到一九三五年，一萬個水兵之中，還有一百四十一人患花柳病。

當一州或一市的衛生當局設立機關，從事花柳病的治療和預防時，它們的努力在幾年之內便可以見效。可惜美國在過去對花柳病只在實行游擊戰，還不會作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戰爭，所以花柳病菌依然敢橫行無忌，到處害人。

在世界各國中，挪威，瑞典這些北歐國家，對撲滅花柳病的工作最爲努力，

成績也最爲優良。在這些國度裏政府製定了撲滅花柳病的長期計劃，雷厲風行人民亦與政府澈底合作，雙方打成一片，所以到今天，花柳病已經變成罕有的病症了。

我們應該知道花柳病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知道花柳病比許多較小的瘟疫和傳染病更重要，更可怕；然而我們對那些較小的瘟疫和傳染病似乎更加注意，這是不很合理的。我並不是主張我們不要提防較小的瘟疫和傳染病。我們在這方面依然應該不斷地從事撲滅工作。可是我覺得花柳病是一種最流行的傳染病，個人，社會，和國家都應該給予最大的注意。

(Thomas Parlan 原著)

花柳病院訪問記

巖六椿

梅毒在被視為羞恥病之前，是一種貴族病！最初大都犯成貴族間，不被人注意。直到路易斐立普（Louis Philippe）朝代起，花柳癩才流行各階級，被看作羞恥的病症，因此患此病的人都偷偷摸摸地不敢告人。加以在那時沒有治療的實際方法，祇賴一班江湖郎中的處方，造成了可怕的慘禍，死於這病症的人很多很多，並且因缺乏預防的知識，傳染得很廣，相傳至今，權受此災的人有數百萬之鉅。梅毒簡直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危害甚於戰爭！此病非特能傳染給同時代的人，也能遺染給子孫。所以，花柳病直到二十世紀初，越發盛行，蹂躪了極大的幅員。

自巴斯德（Pasteur）創立了細菌學說之後，一八七九年奈珊（Neisser）發現

了淋菌，一八八九年杜克萊（Ducey）發現了連環狀球菌，一九〇五年蓄錠（Schaudinn）發現了螺旋菌後，方始確切地區分了各種來歷不同的性病，各以合理的方法治療之。所以現在對於花柳病已有有效的療法，梅毒可癒，已成鐵的事實。

梅毒在法國，尤其於大戰後，蔓延得更廣，醫藥界與政府當局見到這點，遂增加關於抵抗此病的組織。到今天，對於花柳病的預防及醫治方面，已設有一千五百個大規模的服務處和五百六十所施診所，每年經費總計一千五百萬法郎。單就巴黎一城，關於梅毒的中心醫治地點，有阿弗來·富尼埃研究所（Institut Alfred-Fournier）、預防病院（Institut Prophylactique）和聖路易醫院（Hospital Saint-Louis）。後者是全世界一等的防止梅毒的中心治療所之一，設有六種皮膚病科，每年治癒無數病人。

現在單來談一談聖路易醫院和顧日洛教授（Gouzerot）罷。

聖路易醫院的主任醫師是顧日洛教授，他的辦公處在該院附設的巡迴施醫局裏。（那施醫局令人一見了想起聖殿——希望之聖殿；因有無數男女似進香般的向它投來，獲得意料之外的治癒。）他以研究和著述，跟花柳病騷奮鬥許多年，他創立了梅毒的切實診治方法。顧日洛教授在一間裝璜平淡而陽光滿照的室內招待我。

我問道：『梅毒是能夠治癒的嗎？』

『當然能夠，那是毫無疑義的。只要長時間的治療，長時間的監護就行。倘患者一染到花柳病就來求治，那必然沒有意外，而且容易痊癒。反之，如果病人起初疏忽，待病重時才來就醫，那當然須費更多的日子，並且延擱太久的病人，有時會造成不可補救的內傷，以致釀成巨害，無法可想。因為，治療方法雖多，但換腦補目之術，究竟還未發明，手指爛壞了，也無法使它再生長。』

『我個人對於花柳病，分五點來處理：（一）治療期，這一時期醫治那些顯

著的和隱藏的病變，先以驗血或驗腦脊髓液 (Liquide céphalorachidien) 來對症下藥。(二) 穩固期，是穩定前期治療的結果。(三) 收集那些痊癒的標本。(四) 以各種方法保證治好者於幾年內不會復發。(五) 監護，將針藥期已終了的患者，作臨床檢查和驗血，看他是否確已痊癒。

『所有的醫生，對這幾點無不贊同，除非第四點大都不做。至於第五點，不要以為這種監護是單對花柳病人的嚴厲措置，這實與預防醫務有關。這種預防醫務我們要用於一切的人，不限定顯著的梅毒患者，我們要施用於曾經患過別種病症的人，以及一切形式上沒有疾病的法國人。』

我懷疑地問道：『如此說來，克拿克博士 (Knock) 說的「一個外表上健康的人，也許是一個不自知的病人。」倒是至理名言了。』

顧日洛教授毫不猶豫，懇切地答道：『對啊，克拿克博士底話是對的。這也是預防醫務的原則之一，由這上面得到益處很多。唯有這種預防醫務，可以救起

那些人。每年我們在許多不自知有病的人身上檢獲了潛伏的梅毒。爲了這道理，我們必須要推行預防醫務，我以為每個人，每年至少應該受驗一次。因爲及時發現，及時醫治，才極易痊癒。總之，預防醫務的目的，是把尙未造成內傷或剛成內傷而輕微可醫的梅毒，檢查出來，趕緊替它醫好。」

「梅毒會遺傳，這一說是可信的嗎？」我問。

「當然，」顧教授回答道：「梅毒可遺傳三四代是確實的。但我們的探究不能追溯到更遠，因爲一則沒有健康記錄簿可資稽考，二則在一八八〇年前，花柳病還不大流行，認識的人很少，並且那時期還沒有驗血等方法。」

「我希望健康記錄簿普及起來，這種記錄簿可作檢查和治療遺染梅毒等之助。」

顧日洛教授略停片刻，以更宏亮而謹嚴的聲音結束着說：「任何家庭裏發覺了花柳病的徵兆或可疑點，應該設法撲滅它才對。因這種徵兆和可疑點曾經發生

了廣大無限的病痛，可是，那些患者往往掩藏了起來，或者沒有經過合理的醫治。」

說罷，他站起來，預備去工作。但是他先領導我到社會部去。我在那放着許多抽斗和卡片的辦公室裏坐下，坐了不多一會兒，已來了許多病人，其中老人，少年，小布爾喬亞，工人商賈，財主……各色各樣的人都有。

一個女助手向我說：「每星期三上午，我們平均有四百以上的病人。」

隔了片刻，她又對我解釋監護病人及預防梅毒方面的情形：「通常到聖路易來就診的那些人，有些以爲一點兒濕疹沒有多大意思；有些只受到一點微傷，粗看起來並不重要；有些僅有一點自己斷定的小不適意而已。可是經醫師仔細檢查驗血之後，往往會發現是一種梅毒的舊病或遺傳梅毒所致。於是他們被本院的六大皮膚病科之一管理着。當下醫師替每個病人填寫一張醫藥卡片，詳敘病狀和他的診斷，以及有次序的療法與用藥等。這張卡片要編好號碼，永久保存起來。」

當病人有規則地來打針時，便由社會部另填一張卡片，除編號之外，再以字母分類。這一張是記錄病人對於治療上的恆心等事項。每月醫務部和社會部要把這一種卡片對照一下。

『病人來打過一組針後，要休息幾天。直待社會部去信通知他時，再來注射第二組。』

說到這裏，她指着手邊的一張卡片說：『這個病人不理會我們的信，我們發第二封去，他老是不睬。社會部職員就親自去訪問他，好好地誘導他，叫他應該繼續他的治療。這一回，他才再來打針，這一組完畢後，又給他一個月的休息。一月後，社會部又去信叫他來。這一次，他已完全瞭解，翌日即來就診。要是社會部不追緊，不去信召喚，要是我們不親自去訪問，那麼有許多病人，將把他們的治療中途而廢，不再到這裏來。』

『社會部的職司是輔助醫務部的工作，除了監督病人之外，還有一種偵察追

捕的工作，那就是費盡心機地將媒介人找尋出來，並且勸他們也來受梅毒的診斷及治療。譬如有個少婦來就醫，我們就要謹慎地探聽她，傳染這病給她的是誰。是不是她的丈夫。結果，她就老老實實地承認有一個男朋友，並且她自己已是一個主婦，於是，我們非特要勸她的情人來診治，還要她的丈夫也來檢驗。但這還沒有完，我們還須向她的情人探詢誰傳染給他的？這樣地一直追尋上去，將各人說服，叫他們來治療。執行這種任務，非常費事，須引用一點智謀令他們相信自己已犯着病，跑來診療，有益而無所損失。

『犯花柳病的，不一定由於交媾，也可由職業（如助產婦等），意外（如使用患者用過的東西），以及遺染等方面得到。』

『最可憐的是那些小孩子，他們一點都不曉得怎樣去避免傳染。所以爲父母的，要加意留心，勿使這一種可咒詛的病毒加到他們身上。倘使父母中患有梅毒的，便不應該將自己用過的東西用於孩子，並應該帶孩子到醫院裏去檢查。假使

從前患過梅毒的夫婦，在她懷孕期間，應該作特種治療。俟孩子脫胎後，再將嬰孩交給醫師去檢驗一下。

『爲了尚有各種矯飾掩蔽的情形，現在還不能得到一個準確的統計。但我們可以說，在法國患花柳病的大約有十分之一的人民，即四百萬男女，每年有二萬嬰孩夭折在母親的胸前（懷孕六月後至分娩三日內死去），每年至少有四萬起梅毒造成的小產，每年有八萬成人爲此病而死亡。所以，花柳病一症，在法國每年要損失十四萬人口。除此之外，在未死亡者中，可找到由此病引成的許多殘廢癱疾者，如白癡，瞎子，聾子，瘋人，呆子，畸形人……等等，向救濟院和醫院投來。』

我從社會部出來，即往聖路易醫院的陳列室去參觀。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梅毒陳列室，那裏有無數蠟製標本，以及三萬六千張照相的記錄。在那裏，我看見了從未見過的可怕東西，有些新生的嬰孩好像木乃伊，有些孩子沒有鼻子，有些在

面孔中央生一隻眼睛，有些怪物如一串肉；還有那些敞開的傷口，腐蝕的瘡，潰爛的臉，溶解的眼睛，像蟹鉗似的牙齒，和種種最醜陋的東西，種種身體上的變形，令一個完全無疵的人，見了難過起來。

我一邊走出陳列室一邊想着那些怪物和權受此病的鉅大數字，不免寒慄。幸虧我們已有那許多服務處和施診所，患者可得免費的診療。現在的問題是在求患者的明瞭；患梅毒不必害羞，知病而不醫，或知病而不設法防止傳染給他人，那才是罪大惡極的魔鬼，才是人類的公敵。要曉得，已往的大藝術家如范萊納，林寶，悲多汶，才呂攔（Géricault），賽柴納（Cézanne）之流，以及當代的大畫家兼小說家海維安女士（Mlle Louise Hervieu）都是梅毒患者呢！

（Madeliene-Yean Maria 夫人原著）

黑肺

吳明庵

現在有一種破壞都市居民健康的隱患，便是工廠裏放出來的烟灰毒化了的空氣，這種毒化有成爲國禍之勢。

尤其是巴黎，四周有一條工廠地帶圍繞着，廠裏放出來的烟雲氣霧，不絕地散到空氣中去。

巴黎有一位著名的專家說過，「我檢驗屍體的時候，如果發現若干年因呼吸不潔空氣而積着一層污穢的「黑肺」，我便立刻認定死者是一個巴黎人。」

在現在和平時期，巴黎便是一個被「毒氣襲擊」的犧牲品，這種「毒氣襲擊」，因爲居民並無防禦方法，所以更爲可怕。除了損害我們肺部的烟灰以外，我們再試想一想我們吸入的那種烟脂的細點，據說能使人生癌，會引起重大的確

性中毒，換句話說，我們是在不絕地吸進少量的硫酸！

幾個月前，彫刻家巴淑洛米 (Bartholome) 的著名的死者紀念碑揭幕。但是不久，這彫像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病』，那些斜倚着的人像竟像被酸素腐蝕了一樣。這事發現後就發生一種醜聞，據說彫像所用的石是劣等質料。腐蝕下來的碎片經科學家分析後，才知道含有不少硫酸。巴淑洛米也說，他的作品被硫酸破壞了。

後來又有驚人的發現，便是巴黎的一切建築物，從聖母院 (Notre Dame) 的高樓到聖寺 (Sante Chapelle) 的塔尖，在下雨時都像糖一般地溶化下來，原來雨中含有近代工業所產生的毒質酸素和烟灰。含有多量硫質成分的煤灰，在雨中溶化後，就滲入紀念物表面那層稀疏的灰塵裏，經酸化作用，成爲硫酸，於是便像癱一般地在石上腐爛起來了。

補救方法似乎不容易找到，至於罩上不透水的套子，已經試過，結果因爲使

石頭不能呼吸，祇有使它的『病』更加惡化。唯一的補救辦法似乎祇有禁止工業界用煤，而代以焦煤，煤氣，或是電氣。

疫苗的發明人喀米脫 (Calmette) 曾用豚鼠一頭，作過一次奇異的試驗。他把豚鼠的食道束住，使與喉管斷絕，然後把雜有灰塵的食物直接輸入胃中。結果發現煤灰阻滯了腸臟，侵入了血液，並黏附在肺部。

我們吃東西時，食物上附着的煤灰便侵入了我們的肺部，和我們直接吸入而存積着的煤灰結連在一起。這樣便能間接釀成肺中毒，對兒童更其危險。再者，工廠裏放出來的那種烟灰，能夠阻礙我們吸收日光中殺菌的紫外綫，同時能減少令人清醒興奮的臭氧氣成份。

空氣流通的不足，除了幫助傳佈傳染病外，結果又使被汽車洩烟和灰塵沾污了的地面附近，成爲最危險的地點。兒童因爲身材低，所以較成人更易受到此種烟灰的惡果。

但在克利奇 (Cliby) 鎮上新建的摩天樓醫院，已經得到良好的結果，住院的肺病患者能夠享受到不會被工廠和城市中毒烟薰染過的清爽的空氣。

對於抵制這種可怖的近代工業的附屬品，政府方面有甚麼方法呢？辦法就在鼓勵工廠建築在離開熱鬧地點相當距離的場所，這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限制應用硫質和發烟的燃料，監督濼烟的裝置，和禁放化學性毒烟。這便是我們抵制的方法，否則非祇我們過去的寶藏，便是後代的生存都有被侵害的危險呢。

(Pierre Devaux 原著)

痲瘋病人的哀音

藍萍心

當人家向我母親詢問我父親死的情形時，我常常注意到她那對充滿着恐懼表情的眼睛。她一句話也不答，只轉過頭避開去。

她有時在晚上拿了一盞燈到我的床邊來，露着很憂愁的樣子細心視察我的身體各部，使我不由夢中驚醒。她到底在尋找甚麼東西呢？我當時毫不在意，以為天下的母親也許全是這樣的。

我們剛由南美洲某大城回法國來。我父親死在那邊，我母親帶我回來，住在法國加斯科尼省（Gascogne）一個小村裏我祖父母的地方。當時我還是個嬰孩。大家相信我父親是患了熱帶國度常有的熱病而死的。我母親的身體似乎漸漸衰弱下去，到我十一歲時，她終於死了。

過了一年多，我患了「麻疹」。一天下午，當我到河邊去沐浴時，我看見我的臂上有一個奇怪的灰色的白點。那天晚上我發熱了。我祖父母請醫生來，診斷結果說是一種不很要緊的兒童病。過了十天，我的病痊愈了；白點差不多完全消失，只在我的晒黑了的皮膚上，留下一個模糊的痕跡。

自從那時以後，我每到春秋兩季就患熱病，同時皮膚上總生出各式各樣的疹子，結果痊愈後，在身體上留下一些痕跡。醫生對這些疹子，有時診斷為熱疹，有時診斷為水泡疹，有時診斷為濕疹。

在十五歲那一年，我的病越發厲害了。同學們都叫我做「有丘疹的傢伙」。我的臉上和手上常常有一些討厭的「裝飾」。校醫叫我去找一個皮膚病專家。

我在最近幾天內，臉上滿生着小瘤一類的東西。那個皮膚病專家把我的臉孔仔細檢察一番，然後拿一支香烟給我。

他堅決地說，「吸啊。」

我有幾次差不多要把吸了一半的香烟放下來，可是他抗議着說，「不，不，再繼續吸下去。」他開始興高采烈地跟我談話。

我突然高聲大叫起來，我的手指在前天曾生了一些銀灰色的白點，跟從前所生的一樣。我把香烟夾在兩個手指上；我全神貫注在談話中，毫不知道香烟已經燒到我的手指上。到香烟上的火把我的手指灼了一個大洞，我才有點感覺。

醫生說，「我的孩子，你的病需要很長久的時間才醫得好，如果悉心治療，也有痊愈的日子。我要把你送到我一位同事那邊去。」

他把我送到巴黎聖路易醫院 (St. Louis Hospital) 其因色米醫生 (Dr. Jean-seine) 那邊去。這是我第一次的單獨旅行。

這個名醫所說的話跟那個皮膚病專家的一樣神祕莫測；他加上一句說，「你須入醫院去住一會。」

「可是我倒底患了甚麼毛病呢？」我嘆道。

他躊躇着，凝視着我的眼睛。我還不上十五歲啦。

『我們還不曉得，』他沉默一會才開口說，『我們過幾天可以告訴你。』

我到醫院裏一個邊房之後，看見一個老人坐在一隻安樂椅上；他的臉上有一些腫塊，洞孔，和神祕的痛，跟我從前所生的完全一樣。他的有血筋的眼睛是瞎的。

在我的鄰床有兩個男人坐着在談話；其中一個兩隻臂膀都沒有，另一個失掉三隻指頭，兩個人的臉上都有銀灰色的白點。

我傾耳細聽他們所說的話。他們正在談論醫院裏的看護婦。我當時不知道看見女人——看見皮色又紅又白的康健女人——看見十個手指完全完好的女人，是我們這些不幸者覺得頂難堪的事情。

我突然聽見一句話：『我們這些癲瘋病人……！』

在過去一些日子裏，這幾個字已經在我的腦海中縈繞着；當我父親由醫生那

邊回來時，他對我那惶恐萬狀的母親低聲耳語的就是這幾個字；我母親最怕提到的也就是這幾個字。……

自從這時以後，我常常露着很憂慮的樣子向醫院裏的同伴們查問着。他們的年紀多數比我大；有些已經受了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治療，那個瞎眼的老人已經在醫院住了無數年月了。我們大家都有一種極明顯的特性，就是一看見人走近，便覺得憂心忡忡，注視他們的臉上是否有厭惡或恐懼的表情。我們這些癲瘋病人覺得最憂慮痛苦的不是實際的病狀，而是社會排斥我們的態度。在中世紀時代，一切使臉孔和手殘廢的疾病，花柳病，濕疹等等，及一切有傳染性或無傳染性的同類疾病，全歸入癲瘋的名稱裏。今日社會人士却只怕癲瘋，不再怕其他的疾病了。

然而，那些跟癲瘋病人常在一塊兒的人，却都承認癲瘋是不會傳染的，在聖路易醫院開辦的一百年間，癲瘋傳染的事情還不曾發生過一次，雖則有時醫院中

人對衛生極不注意；不但如此，在一九三四年以前，我們天天是和其他的病人混在一起的。

癲瘋病專家對這一點十分明瞭，所以他們讓他們所知道的三個癲瘋病人，在巴黎自由居住生活。

（所以，太太啊，你儘管不寒而慄吧。你所愛的男人也許患着癲瘋病也說不定。你也許不猜疑他，同時他也不承認，因為他知道無論對你怎樣說明，怎樣保證，你終究是會拋棄了他，在憂慮的日子裏過生活，天天在注意你那兩隻美麗的臂膀上是否有銀灰色的白點出現。）

社會人士對癲瘋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一個癲瘋病人要由美國回法國來，居然須等候了兩年之久，因為輪船公司不願買票給他。又有一個癲瘋病人在樹林裏給一羣孩子用石頭打死：在他們的眼中，他不過是一隻應該殺死的可怖的禽獸。

上述這些故事是我的同伴們告訴我的。

『可是癲瘋病人到底可以治愈嗎？』我很憂慮地向同伴們一個一個詢問着，因為我的年紀不過十五歲，還沒有學習做一個聽天由命的癲瘋病人啦。

關於這個問題，意見很不一致。有一個德國醫生在一八九〇年左右由緬甸帶一種油回來；據說癲瘋病用這種油療治兩年，可以得到相當的功效。聖路易醫院用一種皮下注射使癲瘋病人不至於發生劇烈的神經痛苦和熱病，可是這種注射對於眼力的衰弱，只能使之稍微延緩一些時候而已，癲瘋病人的眼睛終究還是會逐漸失明，結果完全瞎了的。癲瘋病人經過了幾年的治療，大多數可以出院去度正常的生活，可是後來往往舊病復發；非回到醫院去不可。

在我入醫院的第十五天，其因色米醫生在醫院的手術室裏舉行一次演講，召我前往參加。原來他們是要我做活模型的，因為演講的題目就是『癲瘋』。兩個男女學生出席聽講。

我從前會到過動物園，可是我跑進動物園的牢籠裏却是破題兒第一遭。那些學生在我的面前高談闊論，肆無忌憚，好像我是動物似的。我聽見四面八方發着厭惡的言論，可是有個女學生却說，『他有美麗的眼睛』；她說這句話也許是要安慰我吧。

其因色米醫生開始演講了。他講得指手劃腳，痛快淋漓，旁徵博引，對我一點也不客氣。我跟那些學生由他知道我的手指會怎樣殘廢下去，一個一個脫掉，接着我的臂膀又會怎樣脫落；我的目力又會怎樣衰弱下去，面孔會變得多麼醜惡可怕，人家一看見我便會惶恐萬狀地避開去。最後我對這一切將不再覺察到，因為我的眼睛將完全瞎了。

這位著名的醫生結束他的演講說，『再下去病人便死了。』

這場演講真是動人極了。聽衆掌聲雷動，讚美不置。

『啊，不錯，死！』我喃喃自語着。死的確是頂好的事情。

可是在某種抑鬱寡歡，無情打彩的時刻，一個人連自殺的勇氣也沒有。所以世界至今還有癡瘋病人。

(Jean Montdidier 原著)

吞「維他命」的傻瓜

潘君牧

「最近風行一時的保健理想是狼吞虎嚥地服補丸，美的理想迷惑了一般人，他們都以爲補丸中有陽光，健康，和快樂……」

就醫學的觀點看來，美國人現在是成了維他命狂了，維他命是最近風行一時的保健理想。他們狼吞虎嚥地服下各種補丸和膠囊，想防止風寒和其他各種可怕的疾病，來保存精神，風姿和力量，家庭裏用維他命肥皂來洗衣，女伶也許用維他命的脂粉來塗她們的皮膚，營養皮膚細胞，永保青春的豐腴，孩子們將來或許也要嚼維他命的口香糖了。

據藥膏的營養統計，維他命製品已由第十位一躍而至第三位；有一張宣傳品寫着「人們已經從藥房中得到大量的製劑來抵抗便秘咳嗽和感冒」。製造商知道

在他們的出品的藥物，食品，或化粧品上加以『內含維他命 A B C D E 等字樣』，貨物銷售時就要快而且容易得多。

巡迴廣告設計者曾寫出這樣使人快活的新聞：『你將得到不可思議的利益，你將感到舒適，你的容顏將更美麗，你更會覺得生命是極快樂的。』

『維他命有神秘的效力！甚麼維他命呢？就是能供給你所需要的每一種維他命，能保障你每日生活的愉快，——使你成爲人所共知的漂亮人。』

百萬以上的美國人，都要有動人的儀表，都要身體健碩，要使人看了欣羨，要活着感到極度的快樂，所以他們每天要吞下不少包藥粉的膠囊，現在紐約夜總會裏賣紙煙的女郎也帶賣維他命補丸了。

話雖說得動人，實效是極可懷疑的，藥商說他們的補丸內含多種維他命，能發生不可思議的效力，然而究竟有無功用，那是一個問題。這還是好的，這誇大宣傳，會使人民忽略飲食和日光的重要，他們以爲只要一瓶補丸，甚麼問題都解

決了。

同時這還鼓勵另一種錯誤觀念，人們在覺得身體狀況不良時，會想自己處方來恢復健康，不知病狀是需要諮詢醫師的。健康情形不良的原因，雖或因缺乏維他命，然而這種盲目的做法會浪費大宗金錢。

醫生對維他命是無異議的，每個男人女人或孩子若要保持身體的正常狀況，必須每天有維他命的正常供應，維他命的缺乏，會釀成醫生所謂的缺乏症；然而在美國缺乏症患者極少；因為大多數人都很容易地從每天合度的三餐中得到所需的維他命，正如我們老祖父的時代，雖不知有維他命，但是也從飲食裏得到了所需的維他命。兒童的食品中加入適量的維他命，却是防止缺乏病的好方法。

市場上的炫耀廣告容易使人誤會維他命是一種藥品，而不是存在於日常食物中，醫生對這個狀況是極不滿意的。加洲大學醫學院的尼拉西蒙斯教授在本年六月曾告訴美國醫藥會說：「這一種宣傳將使人過分相信藥房裏的膠囊，而忽略了

菜蔬舖和屠場裏的日常食物。」

美國藥學聯合會稱：最近風行一時的保健運動就是「榴霰彈射擊式的維他命治療」。他們並發表意見說：「即使吞服補丸的結果無危險，但這種複雜的維他命，製造也是不可忽視的經濟浪費。」這一句話假使說得透澈一些就是：「不要做狂吞維他命補丸的送錢傻瓜。」

製藥者有一個共同傾向，他們都想在一個小小的補丸中加入各種不同的維他命。——他們的生意經是補丸中維他命種類越多，銷路亦越大，有幾個聰明的藥商更在包裝上加上「內含多種礦物質」的封籤來博得顧客的歡心，壓倒同業的競爭，美國醫學會下的化學會議屢次反對將多種維他命攪和在一種裝品中，因為化合混合的結果，有消失或減少內中維他命含量的危險。

維他命究竟是一種甚麼神奇的物質呢？這是極微小的化學品，通常存在於日常的食品中，它的機能是充分發展人類的能力，和保持健全狀態；假使把每天食

物中各種維他命游離出來，其容量約為十分之一克——或是千分之三盎司——然而缺乏一種維他命的結果，立即會發現病態或竟至死亡、軟骨病、貧血症、玉蜀黍疹，腳氣病和其他缺乏之症都是長期極端缺乏某一種微量維他命的結果。

維他命的整個研究是異常繁複，而且研究的範圍有飛速的進展，不時擴大，平常我們祇要記得五種維他命已經夠了，這就是維他命 A B C D E (B₂) 五種，其餘雖然已知道 Y 種，但是可以不必記得。

A. 隱藏於牛油，牛乳，乳酪，乾酪，肝臟，萵苣，菠菜，胡蘿蔔，玉蜀黍，朝鮮薊豌豆，布魯賽爾苗，甜山芋，香蕉，甜瓜，烏梅，海棗中。

B. 與 G. 隱藏於動物的肝，腎，心，菠菜，水獨行菜，青捲心菜，燕青根葉，萵苣，各種穀類，橘子，甜瓜，胡蘿蔔，肉類，和酵母中。

C. 橘汁，蕃茄汁，菠菜，生捲心菜，胡椒，楊梅等。

D. 蛋的繫帶，海產物，鱈魚，或鱈魚肝油，這必須由日光生成。

明顯得很，大多數成年的人能從牛乳，牛油，雞蛋，綠葉蔬菜，和幾種肉食中得到各種的維他命。我們若把菜類植物煮得過沸或過久，維他命的含量就會減少，有時為保持菜蔬蒼翠的色澤而加蘇打同煮，結果也損失一部分的維他命。在冬天我們須多享日光，若不能得這天然營養，我們必須服用魚肝油或其他可吸收性的維他命D製劑。

當然大多數健康的人是不需要維他命A B C D來補充的，也許有錢買補丸的人最無進補的必要，那些不能得到正當食物的人，當然更化不起昂貴的醫藥費，而深受維他命缺乏症的痛苦。

當然醫生在診療治理維他命缺乏症時，是需要高尚藥廠中製出的有價值的維他命膠囊和溶液，維他命補丸決不能無方針地藥石亂投，其功效也決不似藥商宣傳的那樣神奇。

耽惑在維他命誇大說素中的人，大可省下他們的錢另闢一途，在食品中，求

所需的維他命。請記着醫生們的忠告：（他們不但知道維他命補丸，而且更知道在甚麼時候用，）在大多數的情形中，你還是從飲食中，求健康為妙。

（Lois Mattox Miller 原著）

第四輯 文明的毒物

戒烟妙策

羅一山

有人爲了一些好理由而戒烟，又有人爲了一些壞理由而戒烟。這兩種人結果都重新吃起烟來，他們說，上帝痛恨半途而廢，不能貫徹始終的人啦。

老實說，吃烟的人把香烟完全戒絕是不很聰明的。如果你已經長成，高度不再增加，身體又相當的健康，那麼你就有節制地吃點烟，也並不至於縮短你的壽命。對於許多人，一天抽幾根香烟倒頗能增加生活上的樂趣。這幾根香烟甚至於可以幫助消化，養神解悶。香烟跟砒霜一樣，吃了相當的小量是並不至於毒害身體的。

243

烟草中的尼哥丁是一種能夠刺激交感神經系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的植物鹹質，但烟草是否有毒，還沒有人能作確切的斷定。有些醫生相信烟草會

使動脈變硬，血壓增高，引起心臟病或胃潰瘍症，然而這種意見還未能得醫學界的贊同。不過，中尼哥丁毒倒是常有的事。吃烟過多的人有時會患視線潦亂的毛病，尼哥丁毒有時也能影響心臟，呼吸系和消化系。有些人一生烟不離口，倒沒有甚麼事情。

吸烟的人如果想減少烟量，真可以找到許多理由。第一，經濟問題。你如果一天吃一包烟，一年便得花四十七塊錢。據統計，美國每年每人平均消費一千支香烟；換句話說，一人每天還吃不上三支香烟。然而這種統計很容易使人誤會，因為襁褓中的嬰孩和只吸旱烟斗的山中老太婆，都包括在人口統計內。以忠實的吸烟同志而論，一天一包香烟是頗近於平均數的。

如果經濟於你不成問題，那麼想到尼哥丁所引起的審美問題吧。慚愧之感或美的衝動在女人方面效力最大。給尼哥丁薰黃的指頭戴起訂婚戒指來是不很好看的。給烟脂弄黑的牙齒是有力咀嚼工具，可是微笑起來却不很漂亮了。吃烟的

人往往須在鏡前打呵欠的時候，才曉得牙齒的外部給一層污黑蓋蔽着。這層污黑的東西就是用牙膏也是洗不掉的。

吸烟過多有時會發生胃病、頭痛、視綫模糊、食量減少（尼哥丁會使饑餓的感覺遲鈍），有時却不會。如果你少吸些烟，過幾星期你的身體也許更為健康。

科學家對於人類吸烟會提出許多動人的理由。如果你一天到晚嚼留關香糖，那麼當你抽一支香烟銜上口時，你的心境也許可以比較平靜自然吧。如果你的手時常插進袋裏，摸摸頭髮，那麼當你的兩個指頭夾了一支香烟時，你的慾望也許可以滿足了吧。

吸烟的味道和動作，對於人類有很大的魔力，吸烟者多數是因此才上癮的。在胆怯者和坐於廳邊看跳舞的人看來，吸烟真是一種很好的社交習尚。一支香烟可以掩護許多錯誤的舉動。

有個聰明的廣告員替香烟寫了一句很動人的口號：「露着漠不關心的態度

——點起一支莫拉牌 (Murad) 的香烟吧。』許多智窮才竭，手足無措的人是藉香烟做『烟幕』的。你祇須訓練一下，便可以噴出一口濃烟，以替代輕蔑的表情啦。

然而，吸烟太多終究有點不好。如果你想減少烟量的話，下邊有幾點可以注意：

(一) 在人類所吸用的各種烟草中，香烟是頂溫和的，其次是雪茄烟，烟質最濃厚的是烟斗。如果你現在吸烟斗或雪茄烟，你第一步可以改吸香烟，第二步再減少香烟的消費量。

(二) 縮短吸烟噴烟的時間；這不但可使一支香烟吃得長久些，而且可以減少那些侵入呼吸系的尼哥丁，阿摩尼亞，和油脂的分量。烟捲中的烟草可以說是——一種濾滯烟氣的東西。所以，香烟吸得越短，香烟尾所含的尼哥丁越濃厚。千萬不要太慳吝，把香煙屁股吸了又吸，捨不得拋掉。你最後吸進去的幾口烟，其所

含的毒質是比大半段香煙中的毒質還要多。

(三) 使你的心思時常忙着。如果你忙到想不起香烟來，那麼你便不會要香烟吸了。盡可能避開其他的吸烟者。

(四) 決定只在餐後吸烟。餐後吸烟遺害較少。有些醫生相信，在早餐前吸烟，或在胃腸空的時候吸烟，頗有患胃潰瘍症的危險。

(五) 下列的妙策可以幫助你戒烟：在戶外時帶一支手杖；在戶內時，拿一支鉛筆，或其他的東西來代替香烟。當你點起香烟時，吸一兩口後便馬上把火弄熄。要吸烟時再把香烟點起來吸幾口。人類是有相當惰性的，所以這麼一來，你每天所消費的香烟，也許可以減少一半。口裏含一粒咳嗽丸或嚼一片留蘭香糖，可以使你少吸一支烟。你也可以把未點火的香烟或雪茄銜在嘴邊，可是這種『吸乾烟』的方法跟平常的吸烟一樣地不好，而且更不美觀。如果你嚼着未點火的香烟頭，你所吸收的尼哥丁跟吸烟時一樣多。

每天只帶一包或半包香烟。決心在吸完袋裏的烟時，不再買或者向人家借香烟。吸烟時不要把烟夾在手指間；吸了一口之後，把它置在灰盤邊，烟灰盤放得相當的遠，使取吸不便，吸烟的衝動也就可以減少。

(六) 心智上的節制也很有用。美國聖塔基州某個種烟地主有一頭驢子，在田地上工作時每天須嚼二十多磅的青烟葉。地主最後沒有辦法，只好用口套把驢子的嘴籠起來。我們是驢子還是人呢？

尼哥丁跟嗎啡和高根一樣，是一種植物鹹質。你不妨想像你漸漸變成吸食毒品的人；這種念頭有時倒很可以嚇嚇你自己。吸烟太多的人想到這裏是會感到節制的必要的。咳嗽，喉嚨充血，心跳，頭眩等病也許並不是尼哥丁的毒質所造成的，可是尼哥丁却也有造成這些病症的可能。

(七) 用醫病服藥的方法去對付這個問題也無不可。每次餐後用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的硝酸銀 (silver nitrate) 混合物嗽口，這樣試一星期之後，你的喉嚨

便會失掉不爽快的感覺，對香烟也就覺得毫無味道。當吸烟的衝動重現時，嚼嚼龍胆根 (Sertian root)，把汁吞進肚裏，也很有效用。

味道濃郁的食品，酒類，以及其他有刺激性的東西能夠增強吸烟的衝動。少吃些鹽和肉類，禁絕胡椒和芥辣吧。試在三星期中少吃別樣的東西，多吃穀類食物，純麥麵包，牛乳，乳酪，乾酪，硬殼果，和新鮮水果。

在市上行銷的戒烟藥品大都是騙人的，其功效充其量也不過是心理上的。現代醫學界還沒有找到一種可以戒絕烟癮的東西；如果有的話，也許是那種可以毒死人的氫氰酸 (prussic acid) 吧。

如果你是個有烟癮的人，如果你決定要減少烟量，你祇須立下決心，咬緊牙關，照上述的妙策奮鬥下去，包你大功告成。

(Donald G. Cooley 原著)

酒 鬼 須 知

許以牧

喝點酒玩玩倒沒有甚麼弊害。可是如果你因為覺得有需要才去喝酒，可就非常危險。你變成有酒癮的人了。

喝酒不是罪惡的報酬，而是疾病的報酬；這種疾病是心理上的疾病。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德菲博士（Charles H. Durtée）在他的新著喝酒呢還是不喝酒（“To Drink or Not to Drink”）一書裏，敘述他治療酒徒的方法時，所持的論調就是這樣的。

用『酒豪』一語去稱呼病人是不大妥當的，所以德菲博士主張用一個比較廣泛的名詞，“problem drinker”——意思是說，那些喝酒的男女不是故意要喝酒的，而是受內心一種強烈的需求所推迫。

你有些好朋友也許就是這種酒徒。這種人不能由外表上看出來；人類沒有所謂好喝酒的類型。他們不一定是甚麼狂飲者，或終日酩酊大醉的傢伙。事實上『這種酒徒』也許不曾醉過，也許還能決定要不要再喝一杯。如果你要了解這種酒徒，你最好分析他喝酒的理由，和酒類對他的影響。

你是否覺到喝酒是一種極端重要的『日常工作』。——你要喝得酩酊大醉時是否須有一定的時間和場所？

喝完一杯，是否非再來一杯不可？

你每天是否須喝一杯酒來刺激你的神經，以便開始日常的工作？

如果你的答案全是『是』，那麼你喝酒便不是故意的，而是覺得有需要才喝的。

德菲博士警告說，『那杯用以刺激神經的酒，終會使你一失足成千古恨。』

心理學家很堅決地說，無節制的狂飲並不是一種身體上的惡習。這並不是證

明飲酒者是個沒有脊骨的懦夫。一個人如果想逃避現實環境，喝酒也許是最容易的辦法。喝酒過度是人類對生活問題根本不能適應的明證。依據德菲博士的見解，把酒徒關在房間裏，使他們喝不到酒，結果却不能戒除他的酒癮，原因便在這裏。我們所應該對付的不是酒，而是『不能適應生活』的情形。

使人變成酒徒的原因真是多得很。他也許想逃避空閒和無聊的歲月，逃避討厭的環境，逃避過分的成功或者過分的失敗。他也許僅是太會在交際場中博人好感，隨時接受人家的邀請去『喝幾杯』，因為他沒有別的事情好做。

德菲博士說，那些『游手好閒，整天沒事做』的女人，在旅館裏吃午餐，在下午玩紙牌戲，在飯店裏吃晚餐，在這些場合中，喝酒是很時髦的事情。有些中年女人，結果往往喝得醉醺醺地，纏着窘態畢露的堂倌賣弄風情，其原因有二：（一）她們在家庭裏或社會上都缺乏日常的工作或責任。（二）她們覺得青春易逝，祇有喝酒可以使她們暫時保持青春的幻象。

這種酒徒在交際場中不一定是個喧囂吵鬧的人物。德菲博士舉出T教授的事
情來做例證。T教授是一個著名的科學家，為人沉默寡言；他有一種習慣，就是
吃過晚餐後，總要帶着一本書和一杯威士忌酒躲到書房裏去。過了一些日子，他
覺得那杯威士忌酒比那本書更為重要。他每天非喝酒不可；現在他已經不能自己
作主了，喝酒已是一種內心的強烈需求了。

他跑去找德菲博士。這心理學家把他過去的身世研究一番，後來發見這位教
授因為不能適應環境，才不知不覺走上喝酒之路。當他小時，他的父母為人很不
近情，行為謹嚴，不喜交際，父親很專橫，母親自視爲病人，臥牀不起。結果這
教授養成一種向內性格，好沉思默想，不喜說話；只有喝酒才能解除他在社交上
所受的精神壓制。德菲博士終於把他的酒病醫好了。

W雖也是『同一類的酒徒』，可是情形絕對不同。他是個缺乏自信力的人，
而且對內對外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才幹。他如果沒有酒力來支持，對事業和社交便

不能沉着應付。他的妻子想法子使他拿不到酒，可是他却不惜運籌帷幄，弄出許多妙計去達到他的目的，例如用繩子把威士忌酒瓶懸在窗外。後來有一天他突然如夢初醒，覺悟到妻子需要他的幫助，結果他的自尊心大為增加，喝酒的習慣居然也就此戒除。

這種酒徒有時也會走到無可救藥的境地。他如果要把酒戒絕，必須了解自己的情形，創造一種嶄新的人生觀，用一些更重要的新事物去代替酒類。

這種酒徒在家裏也可以得到許多戒酒的機會。一個人如果想戒酒，應該曉得一天中有三個非常危險的時辰，絕對不可喝酒：

(一) 辦公完畢後。這時喝一兩杯酒似乎是一天辛勞的適當報酬。這可用逃避的方法戒掉：例如由辦公處徒步回家，或玩一會手球；也可用替代方法戒掉：例如到酒吧間去和朋友團聚時，不喝威士忌酒，而喝一杯薑水。德菲博士說，酒徒如果不喝酒，只做喝酒時的種種動作，也可以相當滿足內心的要求。

(二) 閒坐着等候晚餐的時候。酒徒如果要避開這個危險的時刻，可以想法子準時在晚餐的時候回到家裏，或小睡一下，以免等候。

(三) 晚餐至上牀的長時間。要戒酒的人，應該得到妻子和家人的幫助，把晚上的時間好好消磨過去，玩紙牌戲，看電影，或散步，均無不可，只要能夠調劑精神，休息腦筋就好了。

妻子的態度對酒徒的戒酒決心影響極大。德菲博士替妻子所定的金科玉律似乎是：『切不可露出猜疑的態度。』

關於子女對好酒的父親的態度，妻子的教育方法當然很有關係。孩子們如果喜欢吹毛求疵，做父親者便會覺得非常難堪。如果酒徒常常聽見他那十歲的兒子說，『那老頭子又在喝酒了，』他無論如何是不會立下決心，由心理方面將一生加以澈底改造的。

對於喝酒這個問題，兒童和成人如果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是很容易產生錯

誤觀念的。例如，有許多成人相信：喝酒多年的人，胃的裏層給酒蝕掉，肝跟馬路上的石頭一樣堅硬。然而，有許多喝酒很多的人跑來給德菲博士醫治，做了幾天勞苦的工作，胃口轉佳後，多數有很健全的身體。酒的影響大抵是官能上的，雖則身體上的器官有時也有崩解的危險。

(譯自“Your Life”雜誌)

英國的賭風

張沛霖

英國消耗於賭博上的錢超過烟酒食品的進口的總數，比海陸軍、衛生、教育各項費用合併起來還多。每年至少要花三萬五千萬鎊。據基督教社會局最近的調查，最高的估計竟達五萬萬鎊之譜。這個數字，任何實業都趕不上它，即採鑛，鐵路，或鋼鐵業也望塵莫及。

近年來賭博業有四種重要的發展，一個比一個更容易教人下注。這四種便是：notes（按：Totes 乃 totalizer 之簡寫，即賽馬總賭金之計算器），跑馬，跑狗和足球賭注。

跑馬已微現衰落之象；跑狗更見受人歡迎。足球賭場則異常蓬勃；這五年以內每年做到四千萬鎊的生意。現在還在繼續增高。也快要達到飽和的程度。四家

人家倒有三家是『賭場迷』了。

目下跑馬仍然是最通俗的一種賭博。據可靠的統計，每年耗費於跑馬的錢共計二萬五千萬鎊。參加『大比』跑馬比賽 (Daddy) 的，上自豪奢闊綽的王公大臣，下迄量入爲出的平民。有一位王公，每年可在跑馬上贏得七萬鎊，獎金除外。

跑馬事業中究竟有多少資本，這是無法統計的。我們只知道堪浦敦有一個跑馬場，每年職員薪金三千鎊，各項捐稅四千鎊，娛樂捐九千鎊。二三年前在堪浦敦設了兩個跑馬場，其建築費共計九萬鎊。

自動賭具（如上海所流行的『吃角子老虎』之類）却抑鬱不得志得很。警廳不喜歡它們，民衆也不信任它們。每年的生意不過一千萬鎊。這數目還不夠兩個大規模醫院的建築及設備費哩。

足球賭場在每年三十八個星期之中博得一千萬人的『投資』。最大的一個賭

場有顧客二百五十萬人，估計本季（指一九三八年春季）所有這些賭場的贏利總額在二百萬鎊左右。

這些賭場的直接雇用人員有三萬名，至於在紙張、印刷、及運輸等間接事業上的工作人員尚不計算在內。它們每星期為郵政局增加近二十五萬鎊的收入——郵票十五萬鎊，匯票稅七萬鎊。

他們『支出』約計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十五作為消費，百分之五作為贏利。倒帳在消費項下開支，與發起人無干。不過倒帳倒底少得很。

每個法國遊戲場的主管人員對於英國的足球賭場一定要側目而視。因為法國遊戲場要把總利益的百分之六十繳給法國政府，外加所得稅，還要繳納百分之十八給地方政府。再，法國遊戲場還有許多用費是足球賭場所沒有的，如音樂隊，花園，遊戲場的那些領班（每年薪金最高的有一千鎊），救火人員，武裝守衛，腳夫，很貴的地毯，酒館，游泳池，和高爾夫球場。

跑狗事業的發達雖僅次於足球賭場，但氣概反而比較安定穩固。自一九二五年有了跑狗事業以後，一向是蒸蒸日上。其中投資的錢將近七百萬鎊，直接雇用的人員共二萬名。直至現在，它所付出的娛樂捐差不多有一百二十五萬鎊，『跑狗迷』共有二千五百萬人。兩個最好的跑狗場（白城和哈林蓋）一值八萬五千鎊，一值十一萬鎊。英國真的在形式上是每況愈下，七零八落（*going to the dogs*）了。

的確有狗便有錢。只要你買得一隻真正好的狗，（每星期食費十至十五先令，）他可以為你贏得一萬四千鎊的獎金。（這是有真實的記錄的。）到了牠『退休』的時候，仍然可以為你賺錢；他的『傳種費』五十鎊（因為小狗如果前途很有希望的話，可以值一百五十鎊，）夠你繳付附加稅而有餘。

這便是『好似英國的最大實業』的賭博的一斑。是好呢，是壞？是否應該禁止？為通過規定足球賭場非法的法案，在下院竟以二八七對二四票被否決了。他

們意在選舉呢，還是在稅收？

賭博業的最可訾議之點便是大量的精力財力的耗費。它好比一個龐大複雜而消耗極大的機構，永不停息的轉動，但甚麼也製造不出。它從極廣大的範圍裏把資本吸收得來，貯藏在最靠不住的地方。賭博在國家金融流通制度上形成許多資本的疑結。

這無疑地是英國政府所以不許人民把金錢耗費在敦橋或哈羅門的法國遊戲場的吧。跑馬，跑狗，足球賭場，Cotes，一切都行！遊戲場，那不行！

(Thomas Inshall 原著)

吃角子老虎

顧造時

在美國下流社會裏，他們叫它『獨臂盜』(One Armed Robber)。在上海，美國海員及水手給它一個適合的名字，叫做『鐵賊』(Iron Thief)。英國的水手有時叫它爲『包鋼鋼琴』(Steel Piano)。中國人叫它爲『吃角子老虎』(Dining Tiger)。

這裏面的一切關鍵全在幾個洞孔中，它用一個極容易的方法，去吸收大家的錢幣。

上海亦備此多量的機器，現在在法租界營業的大概有三百多架，每月錢幣流進這機器中最高數目有一千元，這一種獲厚利的機器大都設在一般飯店、酒吧間、咖啡店以及各種娛樂場所。營此種機器的在上海爲一種很有利的職業，有好

幾十個無事的人，全靠此種事業爲生，甚至于坐汽車，住昂貴的公寓，享受奢華的生活，他們從來不去玩這種機器，他們知道這機器的優劣，他們知道這是沒有機會贏的。

這種『小孔機器』是包贏錢的機器；平時各種賭博中，錢能進而又能出，但是『鐵賊』的本領誰也抵不上它；往往拿了八九角以上的角子，滾進去後一直停留在這機器中，那你再想去討回來，實在是太難了，這是一種非常服從而出自願的一種搶劫。

雖然有時偶然在『小孔機器』中滾出很多的角子來，但是合併起來說還是極少的，在法租界飯店中的侍者，常拿一天所得的小賬，來和這『吃角子老虎』賭博，他希望能得着一個“Jack Pot”（爲小孔機器中跌出銀幣最多者，其數約在八九元），這侍者雖然知道這種賭博是必敗的，但是他依舊要在晚上店舖關門之前，浪費了二元或三元在這『櫻桃、有字的長條、葡萄乾、橘子、鐘』之內。發

怒的顧客時常將他僅有的飯錢擲在這機器裏，從日本到中國來探訪戰事的記者，亦常常拿他每月的薪金來和他賭博。美國與英國的水手亦時常去光顧。

『小孔機器』現在在上海營業，每月最多能賺十萬元，有幾架機器每月能賺五六百元，就是少的至少亦能賺進一百元。平均每架機器大約能賺三百元，有時還不止呢。

十年前有一美國商人孫弗克 (Sam Ficks) 從舊金山帶了三十架芝加哥所做的『小孔機器』運到中國、紐約、維也納與日內瓦。

這單獨的冒險者運送『小孔機器』，從美國出發到歐洲，在路上他已賣去了十五架，他再出發到維也納，亦曾將『小孔機器』售與各飯店、酒吧間等處。維也納警員在孫弗克到之前，已組成了一個掃除團，結果孫弗克和他的機器全被驅逐出奧國的境界。

他後來再到日內瓦，不到幾天，『小孔機器』已分佈於全瑞士，他將『小孔

機器』放在日內瓦，羅守尼 (Lucerne)，皮尼 (Berne) 各飯店與酒吧間中，不到幾個星期，他已獲得了極大的利息。

皮尼的警察局首先注意到這件事，有一天早晨，孫弗克到一個四面圍成圓形的地方，去收取所賺的錢，他看見所有的機器全都倒在牆上，他就召集了許多兒童，叫他們到警察局去請求恢復這種賭博的營業，他自己却不去，於是再把這倒下的機器重新豎起，繼續營業；在皮尼的警察決議之前，羅守尼和日內瓦亦聯合起來反對孫弗克先生；舊金山的青年因為這種職業可以立刻致富，所以也離了本國到中國來；孫弗克離開上海時是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月，他看見中國的城市是一個極好的富源，是『小孔機器』營業的適當場所，所以他將大批的『小孔機器』輸入天津、北平、漢口、上海等地，這事業進行得非常的順利，使他得着極好的收入，不久孫弗克已變成一個有錢的人了，而且也是一切娛樂場所的權威者。

不幸的事終於來臨了，中國的官廳也起來禁止『小孔機器』在內地的城市活動，而公共租界也慢慢地禁止起來，結果他們得着的利益逐漸減少了，孫弗克賣完了他的機器後，就離開中國。孫弗克雖是第一個把『小孔機器』帶入中國來的人，但是這機器並不因他離開中國而消失。所以當舊金山青年到中國時，早已有許多『小孔機器』在中國的各處營業。

孫弗克用“Jack-Pot”和別的贏錢方法去引誘許多人來購買這機器，使他在專業上得着極大的成功，因為他們很知道顧客們現在真正的注意力，並不在平時一般的小進出，他們唯一的希望便是想能得到“Jack-Pot”。

現在上海公共租界內不許再設立『小孔機器』，但是在法租界內，仍是繼續營業，不過每架機器要付一定的執照費，這執照為六個月一期，每一張要二百二十元。假使一架『小孔機器』每月賺不到七十五元，那麼他們認為這架機器不值得再營業了，因為『小孔機器』一定要把自己所賺的錢，分給與各該酒店或飯

店，作爲安置費，此外得又付執照費，結果所餘的却很少，那他們一定會感到失望的。假使每月能得着二百元以上的利益，那麼即使付了飯店或酒店的安置費和執照費之外，依舊能得着比較厚大的利息；今年一月一日，法工部局要將每架『小孔機器』的執照費增加一倍，希望藉此可以減少它的營業。

根據法工部局的新規定，凡捐過執照的機器，至少在六個月之內不准移動，若在三個月之內認爲營業不佳，而需要換一個較優的地方，那麼它得重新再付一次執照費。現在法租界內的『小孔機器』也漸漸地減少了，不過這種營業在公共娛樂場所仍是一種極賺錢的事業，有幾個大飯店內往往擁有三四架『小孔機器』，每月的收入是很可觀的。

霞飛路上有許多飯店、酒店、全經營着『小孔機器』，他們因此所得的利息當比他們正常的營業好，譬如在某一個娛樂場中有兩架『小孔機器』，平均每一天能賺一百元，一個月就能賺三千元，『小孔機器』把它所賺的錢付了執照費以

後，這娛樂場的主人就要把餘下的錢拿一半作為佣金，再餘下的錢就是「小孔機器」的淨賺了。在法租界比較下等的飯店中，他們也很看重「小孔機器」，在這些地方，常能看見客人們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為了一個「Jack-Pot」而浪費了三四十元。

前幾天我看見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在一個飯店中拿了五十元和「小孔機器」賭，後來他問他的朋友借到最後的二角錢，而且這二角錢又是他那朋友僅有的飯錢，結果也完全送給「小孔機器」了。我知道有許多在上海的外國人、水手、兵士、常常專去玩這個東西，而結果總是使「小孔機器」的主人得着一個極舒適的生活。

這機器的確是帶有欺詐性質的，這裏面有許多複雜的構造，使賭者的錢滾進去後，永遠討不回來。這機器若不損壞的話，那你出五十元就只有一次十元一門的「Jack-Pot」。換言之，誰費了一百元，「小孔機器」就能賺八十元。這「櫻

桃和三隻橘子，葡萄乾和鐘」只不過是藉此吸引顧客的標記，裏面的一切是誰也不能看破它的。有一般人認爲玩『小孔機器』只要化費二角就夠了，並且認爲這是唯一能贏錢的方法，即使是輸了，也不過是一個很小的數目。的確，假使你費了極多的錢，而想去贏它，那你輸的命運便決定了。

(Carroll Alcott 原著)

賭徒的懺悔

洪 鵠

心理學家先生：我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年三十六歲，有一個十歲的兒子。我的妻子是很可人的，也極善於體貼。我非常愛她，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我不配有一個這種妻子；因為我賭博。我向來被認為頗聰明的人，我有許多朋友，商界的人也都看得起我。我一直設法掙得相當數量的錢，足夠供養一個頗舒服的家庭。

我賭博的習慣是在結婚以前就有的。我積聚了約五千塊錢，掙錢的能力約每年四千塊錢。這是十三年前的事。我開始賭博，結果失去了積蓄，失去了生意，也失去了朋友。我想再也不賭錢了。我在一九二六年於完全破產的情形之下結了婚，建立了一樁好生意，六年沒有賭博。這時由於一個朋友的誘惑，我又賭博

了，結果是重覆了一遍，我失去了錢，失去了生意，失去了我一切的朋友，因為我對他們不起，最後竟到失去自尊心的地步了。爲了賭博的緣故，我把家裏的一切都花完了。我曉得這是錯的，可是我已經失去抵抗誘惑的意志了。我曉得這是錯的，可是我總有一個想把錢贏回來的希望。

最痛心的是賭博是山窮水盡，毫無希望的。我的妻子真恨透我了，可是因爲沒有別條出路，所以祇好忍耐，我想要拯救自己，可是不曉得要怎麼辦，要從那裏做起，不曉得我是廢人呢，還是我腦子有病了？請先生指教。

美國紐約某某（簽名）上

★

★

★

當一個男人或女人提到不能自己如中瘋魔的賭博熱時，他們接着總是和這個人一樣，指出那些不幸的結果。失去了金錢，失去了職業，毀壞了家庭生活，自尊心崩潰了，自輕心高漲了——這些往往都是賭博的結果。賭博雖有這種不幸的

結果，可是其實賭博並不是一種原因。賭博本身就是一種結果。賭博是一種內心痛苦的象徵。

舊式的道學家提到賭徒的進步，和酒鬼的進步一樣，是逐漸向下的。道學家往往指出妻子的失望和痛苦，兒女失去敬愛父親之心，輸錢時的種種害處，以及贏錢時的種種害處，因為得錢容易花錢快，結果造成奢侈浪費的習慣，賭徒有時候甚而偷錢去繼續賭博了。這種現象當然是很可悲的，可是照這樣看來，賭徒變成一種故意破壞自己所愛的東西的怪物了，他要停止賭博，彷彿是和繼續賭博一樣容易似的。

道學家眼中的賭徒，是夠準確的，可是這種看法對我們並沒有多大用處。我們是要研究賭徒的心理。我們要看賭博病徵的後面，我們要檢討賭徒心緒的惡劣與欠調整，以致產生這封信中所說的結果。酗酒成習與某種犯罪的行為，也應該作此看法，我們應該研究其個性的不調協，以致產生這種不幸行為的結果。賭博

往往是尤其令人不解的，因為賭徒除了沉迷於賭博之外，在其他方面，仍是一個頗為健全的人，一個可親的友伴，一個工作者，一個丈夫和父親。

碰運氣的游戏之魔力是很普遍的。不論是黃種人，白種人，或黑種人，不論老人與青年，不論上古人類或文明人類，都酷嗜這種遊戲。抽籤，彩票，跑馬，獎券，形形色色，莫不俱備，真可說是洋洋乎大觀。這種玩意兒有時候是慈善性質的。可是不論如何，普通不被『碰運氣』的魔力所引誘的，可說是很少很少。可是偶然碰運氣，並不會叫人家變成賭徒。許多人花了一塊錢買一條獎券，可是這並不會就叫他們變成賭徒。這種賭博的起因多半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

走過繁忙的百貨商店的女人，一天有幾千個。當店員在忙着應付別位顧客的時候，任誰都有這裏偷一條手巾，那邊偷一本袖珍簿的機會。可是多數女人並沒有這種意念。百貨商店的偵探，把顧客抓到經理室裏去的事情，是罕有的。可是

有些女人竊物成習；這種女人，往往不是買不起東西的。這種女人偷東西，並不是因為那些東西的誘惑，也不是因為貧窮的壓迫。偷竊的原因是在這些女人本身的；她們爲了偷竊時的刺激而偷竊，她們爲了危險的激動而偷竊，她們爲了偷竊成功的滿足而偷竊。有時候偷竊並沒有危險存在着，因爲患偷竊狂者的家人，往往和店員講好，凡是偷去的東西都照價付值。

爲了內心中根深蒂固缺乏調整，患偷竊狂者『需要』偷竊，正和賭徒『需要』賭博一樣，被發覺並不能使偷竊狂者停止偷東西，輸錢也不能使賭徒不賭博。這種反社會的行動，往往與性的問題有關係，可是我們不能在這裏討論，因爲這種問題並不是簡單的，需要精神病的醫生與病人談話，詳細檢討他的生活，分析他的夢，以找出其病根的所在。這種病根，往往埋伏在病者兒童時代的生活中，不是病者個人所能自己看得出來或感覺到的。

我們每個人多少幾乎都有一種不能自持的強制習慣。有這種不能自持的強制

習慣，並不能說是腦子壞了的。有許多人在回家去的時候，都要敲敲木頭或摸摸電桿，或是回去看門可會鎖上；我們大多有憑空被繞樑的歌聲所纏擾的經驗。我們這種常有的經驗，與中賭熱或患偷竊狂者比較起來，祇不過是厲害程度的不同而已。

有些人不能自持，時常自然而然地想到性慾方面的事，有些人憑空看見某種影像，或是聽見甚麼話，叫他們感覺非常的痛苦。據說有些犯罪的行為，也是不能自持的強迫行動。酗酒成習者或賭徒，也往往說：『我沒有辦法，我不想這樣做，我曉得這是愚蠢的，可是我不能不做。』這種不能自主的強迫行為，是一種代替的行為，是一種消除內心緊張的企圖，心理學家就是要在他的早期生活中，找出這種緊張的根源的。外界的環境，失業，失戀，或是死了小孩，都會造成這種內心衝突的病徵。所以總括來說，賭博的習慣是生活缺乏調整的結果。要改除賭博的惡習，應該先找出需要調整的地方，從改良生活做起才是根本的

辦法。

(譯自美國體育雜誌)

殺人不見血的毒物

郭聲宏

不久以前，芝加哥有個少女從窗口跌到行人道上，跌得粉身碎骨而死。人們都說這是自殺，但實際上是謀殺，兇手是『尼哥丁』！在美國叫做『瑪利紫安納』（Marijuana），歷史上稱之為『喝血』（hashish），是一種製成捲烟式樣的麻醉藥，於美國是新近發現的，其毒猶如蛇蝎。

青年人最易犯的謀殺，自殺，搶劫，瘋狂的案子，有許多是由此物所造成。這種麻醉香烟於許多團體中幾乎流行無阻，這禍根大部份是由於當局者輕視其效力所致。

『瑪利紫安納』香煙是『尼哥丁』中間一種很神祕的質素。當一個人吃起來時，他自己不知將成哲學家，縱飲者，瘋狂的無知者，或是暗殺者。

上面說的少女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她偶然聽見美國青年在談論着最近流行的有刺激性的香煙，能給予吸者一種意想不到的反應，而事後又毫無害處。於是在一個夜間吃煙會裏，她和她幾個朋友實地試吃了。

試吃的結果是很奇怪的：有幾個捧腹大笑，有幾個音樂才能平庸的人都變成了音樂家，鋼琴彈個不停。還有幾個把平日不易解決的大問題一旦解決到頭頭是道。這少女則縱情歡樂，通宵跳舞，全不感到疲倦。

隨後她又參加了好幾次其他的吃煙會。一天，這少女正因功課落後，心中悶悶不樂時，這類的集會又舉行了。正在吞雲吐霧時，剛才想不出的問題迎刃而解了。她絕不遲疑地走到窗口，向外縱身一躍，便跌死了。這樣瘋瘋狂狂的「瑪利紫安納」香煙就解決了一個人的困難，它絕不警告人們：這效力對於人類腦筋究竟有何害處。

去年保鐵摩亞 (Baltimore) 地方有個吃「瑪利紫安納」香煙的青年，因侵犯

一個十歲少女而被絞殺。芝加哥有兩個患同樣嗜好的青年暗殺一個警察。佛樂尼台 (Florida) 地方的警察發現一個青年正在他自己家裏實行大屠殺。他用斧頭斫死他的父親，母親，兩個兄弟，一個姊妹。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闖下滔天大禍。他平日是個神智清醒，簡直是很鎮靜的青年，自從吃了『瑪利紫安納』香煙後，便發了狂。在最近謀殺或下流犯罪的案件中，至少有二十幾件是因吃『瑪利紫安納』香煙所造成的。

沃海沃 (Ohio) 有七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因為吃了『瑪利紫安納』香煙，連續三十八次攔劫路人。其中有一個說，他們吃的香煙是向學校門首的小販買來的，他又說到好些婦女預備簡陋的房間，在那裏有不少青年男女在吃這種香煙啦。

這青年記不起他所犯的罪，他只說：『當你吃得神魂顛倒時，要想不向邪路走是很難的。一經橫下心腸，甚麼事情我都不知道。有時於下手後是尙未離房門

一步，我已明白自己在鬧亂子了。』

我們對於這種殘害青年的『瑪利紫安納』香煙，真覺得非常痛心。這種香煙對於智識淺薄的青年是種劇烈刺戟劑。現在此類事件已經發生不少。有個阿鐵蘭泰 (Allen) 地方的孩子，從他父親保險箱裏偷出現金珠寶一共值數千元。他正當中學學齡，行爲一向認爲誠實可靠，可是，他的父親漸漸覺得他的兒子變了常態，一連幾次態度輕浮，縱情大笑，談話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後來竟偷起金錢珠寶來。他的父親到了此時才竭力探究原委，結果給他探出一個賣『瑪利紫安納』香煙的小販，常在學校附近做生意。

洛杉磯 (Los Angeles) 有個十七歲的青年殺死一個警察，死者還是這青年的老友啦。又有一個十五歲少女曾逃出家庭，後來在尼士依特城 (Detroit) 某煙窟裏和其他五個青年一起被警察救出。芝加哥有一個女人於她女兒吃『瑪利紫安納』香煙致死後，對警吏說，至少還有五十個她女兒的朋友也吃過這煙。美國許

多城市關於同樣情形的報告正源源而來。在紐奧蘭 (New Orleans) 四百三十七個不同年齡的犯人中，一百二十五人是吃過『瑪利紫安納』香煙的，三十七個謀殺犯中有十七人吸這香煙。

古代希臘人都知道『瑪利紫安納』這東西。大詩人荷馬曾寫道：人們吃了這香煙會忘却自己的家庭並變成豬獠。一〇九〇年波斯有種軍事宗教暗殺團，專幹殺人不眨眼的把戲，團員都使用『喝血』，這阿刺伯叫做『喝血精』(Basbabin)，這一種麻醉藥吃了會使摩洛斯和馬來人熱血奔騰，勇於廝殺。

『瑪利紫安納』香煙雖於古代已有，其猖獗的情形在美國却是近來才有的。這種煙是由墨西哥進口的，在美國蔓延之速着實驚人。一九三一年，美國尼哥丁局關於『瑪利紫安納』香煙的文件還是很少，而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間數量突增，到了今日，關於這香煙的文件已積案盈箱，據這些文件的報告，一般高級學校學生都做了那些劊子手小販的犧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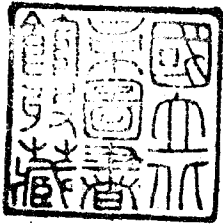
最先吃『瑪利紫安納』香煙的是一般南方音樂師，隨着他們的熱情和音樂之潮，這麻醉藥的香煙也到北方去了。因為這種音樂需要傑出技能，須精於臨奏竄改曲子，在墨西哥邊境和南海口一帶，城市的人都知道這香煙對於音樂感覺性有極希奇的增強效力。吃這香煙的音樂師覺得他的音樂拍子來得很慢，因此他能夠從容不迫的竄改插曲，事實上他是用極高的速度在彈奏的。

一般青年都以爲這香烟吃了會使人辦任何平常做不到的事，這簡直是忍入非非。一個少女會和毫不相識的孩子私奔，她還極相信這種行爲完全合理，不會引起不幸的結果。叫吃醉這香烟的人在地上爬行學狗吠，他也會欣然從命，毫想不到這種行爲是荒謬絕倫的。不管怎樣瘋狂的事，在他們看來都是無所不可的。

據各方面的報告，截至目前爲止，『瑪利紫安納』香烟的販賣權還未完全落於匪黨之手，爲的來源過多，這一般老傢伙要想操縱來路實在很難，我們希望在他們目的達到之前，這種恐怖早已掃除淨盡了。

『瑪利紫安納』野生於美國西部，種子碩大耐寒，屬印度大麻藥科，葉類鋸齒劍形，結成巧小紫紫的花，不管田地，花園，空地，都種得活。一九三六年單以紐約一州，已除去二百噸正在生長的種子。魯易士安納州 (Louisiana) 附近除掉五十萬株，其他各州也都在竭力撲滅。

(H. F. Anslinger 原著)



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文明病

每冊實價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編輯者 西風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五

書紙價飛漲暫加五成發售

#154
106073

~~106073~~

10/27/73



10/27/73
10/27/73
10/27/73